
冥王的約會
馮嘉著


冥王的約會
馮嘉著

# 冥王的約會



作者：馮　嘉
主編：馮雁梅
封面設計：李　岳
出版：創藝出版社
香港軒尼詩道三九三至四〇七號
東區商業大廈一五〇四室
發行：吳興記書報社
香港樂古道六十八號地下
電話：五－四五〇七六六
售價：每本港幣十五元
一九八六年四月

# 目錄

# 銀狼

這個炎熱的夜晚下着毛毛細雨，路面濕而滑，也許正是因爲如此，那部大貨車才失去控制，而在那部紅色的日本製跑車型房車的尾巴上撞了一下。「砰」的一聲，紅房車給撞得也失去了控制，駕車那個美麗的女郎手忙脚亂，把持不住，車子亦跳上了路邊，車頭撞在路欄上，停了下來。這看來是一件意外。

大貨車亦停了下來了。本來，車子一撞，是理應大家都停着不動，交涉一下損失問題的。但是這部大貨車却開動了，退後。似乎大貨車的司機是想逃避責任而離去。但是，這個推測却是還不如眞相的嚴重性。因爲，大貨車退後了一段，乃是爲了準備再向紅車撞去。後面遠遠來的一部車中的駕駛人及時看到情形不妙，狂按號角。

但是大貨車的司機仍毫不理會，繼續向前衝。車頭又在紅車的身上一撞，車中那個美麗的摩登女郎飛了出來，在地上一滾。不過她却不是因爲被撞而飛出來的。她是因爲看見貨車撞過來而連忙下車，也及時下來了，但是行人路上因爲雨濕而滑，她站不穩便滑倒在地上。大貨車撞着了空車，路欄亦給撞斷了。

紅車有一半給撞得伸了出去，幾乎要跌出去而跌下路邊之外的山崖。但即使沒有跌下去，車子也給撞得變了形，假如那個女郎是還在車中的話，情況就會很不妙。那個女郎爬了起身，慌張地尖叫，因爲她現在知道這個人是要取她的性命。那部大貨車又再度退後，這一次看來是要撞人了。不過，那部號角大鳴的車子已趕到。

這是一部名貴的西德跑車，一攔就攔到了大貨車的前面。大貨車上的司機的兇狠眞是令人難以置信。既然有人來干涉，他就決定把這個干涉的人亦解決掉。所以他亦沒有慢下來，又向這部西德跑車直撞。「隆！」跑車亦給撞着了。不過，跑車上的駕車人亦已跳了出來。

這個英俊健碩的來者，打扮亦是很摩登而高級趣味的，而且身手不凡。他對那個女郎叫道：「快跑到路的對面去，躲在那堆石頭後面，那裏車子是撞不到的！」

這個女郎哭泣着，但是也不是臨時就軟了手脚的那種女人，她仍能依言而行，跑到了跑

車的對面。

那裏的路邊之外有一堆石頭，雖然祇有齊腰那麼高，但是是從地下伸出來的，可能乃是一塊巨石的尖端，大貨車衝過來亦不能夠把這石撞開，就撞不着她了。

她在石後看見那部貨車又退後了，跟着又衝前，這一次則是撞向那個干涉此事的男人。但是貨車不及一個徒步的人那麼靈活，特別是這個人又是特別靈活的。他向旁邊一跳就閃開了，貨車在他的身邊經過。貨車司機立即又停車，準備退後再撞這個人。

但是這個人並不給他機會這樣做。貨車一停，他就衝上前去，踏上貨車旁邊的踏板，一手扳住車窗。這樣，大貨車不能夠再撞他，反而給他纏住了。大貨車的司機慌忙開車，硬兜一個圈，沿路馳行。這個人的位置並不穩，所以要等貨車穩定下來了之後才能動。他伸手抓住門柄，要打開車門爬進車內。

這却不是易事，因爲他不是站在地上，車門打開，他必須讓出空位，但是他一讓出空位就要跌下去了。開貨車的那司機亦伸手過來「助他一臂」，就是把車門一推推開。這樣，車門就等於把他撞開，撞到沒有立足點的空間。他不得不抓緊車窗，就這樣掛在車門上。他却是在車門的另一邊，所以門口雖然開着，也有一門之隔。

他不能夠跳進車頭之內對付貨車司機。貨車司機亦故意把車子擺動，使他掛在車門上更爲狼狽。

這個人亦不是硬來的，他也明白他什麼時候應該收手。他知道爬不進車中，就放棄了，放手，縮成一球，在地上一滾。他滾了幾滾，才一彈而起，這樣，他雖然滾在堅硬的路面上，亦沒有受傷。大貨車則已是絕塵而去。

這個救星回頭望望那個女郎，那個女郎兩手叉着腰站在那裏，他跑回她身邊問道：「妳沒什麼吧？」

「沒有什麼，」她說，「不過車子却是壞掉了，你那部才可惜呢，那樣名貴的車子！」

「不要緊，」他說，「保險公司會賠的。問題是，我們沒有車子開回家了，又正在下雨，程小姐！」

「總有車子經過可以載我們一程的，」她說，「但你怎知我姓什麼？」

「你是大明星程珍小姐，」他說，「雖然我不愛看電影，但是宣傳這麼大，也不可能不認得你。在下是方廷，今天很有幸可以結識到一位大明星，」

她與他握手說：「可惜你沒有捉住那傢伙！」

「沒有辦法，」方廷說，「事情發生得太快了！」

「我記得那車牌，」程珍說。

「我也記得，」方廷說，「不過這未必有用，車子可能是偷來的，是一部失車！」他可惜地踢自己那部車。

「呀，對了，」程珍說，「劇本也常是這樣寫！」

「看你的樣子眞輕鬆，你不知道有人要殺你？」

「人總有死的一天了，要死也沒有辦法，」程珍說，「不過，眞巧，碰着你這樣一個了不起的人，否則我也許已經死掉了。你是幹什麼的？」

在方廷未及回答之前，前路出現車頭燈光，程珍說：「讓我來截吧，美麗的女人截車會容易一些的！」她說着走到路中心去揮手。

那車疾馳而來，司機是一定已經看見了程珍的了，但是並沒有慢下來的企圖。而天雨路滑，假如此時不慢車，煞掣也是來不及的了。方廷一跳出去，拉住程珍一扯。路滑倒是有一個好處的，程珍好像脚下穿了溜冰鞋似的，給他拖着，就滑到了路的對面。那部車僅可在他們身邊擦過，而且離開了應有的行車綫。

假如他們不是又躲到了那堆石頭後面，車子不得不避前頭，那是可能撞着他們的。方廷叫道：「又來了，貨車通知了開車的同件，又要撞你了！」

「媽的，」程珍吐出一連串相當難聽的咒駡，那是影人在銀幕之下的習慣，「我有槍的話就打死他們了！」

那車子吵鬧地煞住，因而擺橫了。

但如此則是更方便掉頭。車子一掉頭又再向他們撞過來。方廷忙把程珍推到那堆石頭後面，以使車子不可能撞着她，自己則站到石堆的前面。程珍還是揮着拳頭在駡着，叫道：「有種的就下車來打！」

對方則顯然認爲用車作武器較佳，所以並不下車而是向方廷直撞。方廷在最後一刻一跳跳開。

車子不能如他那麼靈活地轉向，所以就經過了。駕車的人又立即煞車，以便掉頭再撞過來。但這一着顯然是方廷早料到的，所以方廷一閃開了之後就快步退前。車子要掉頭，當然要停一停。一停，方廷已追到，伸手去拉開後座的車門。車中的駕車人猙獰地瞥了他一眼，開動車子，方廷拉不開車門，原來車門是在內下了鎖掣的。

假如給方廷上了後座，那開車的人的形勢就不妙之至了。那車駛前了一段，使方廷追不到它，又掉頭再衝過來。此人眞是志在必得，仍不打算逃掉再謀下次。

它再撞過來時，方廷又已準備好了，這一次他是撞取難度極高的動作，就是一跳跳了起來，一脚踏在車頭上，另一脚則在車子的擋風玻璃上一踢。

隨即，他就彈開了，在地上一滾。這一下眞不容易，假如踢得輕，車頭玻璃不破，踢得太重，他的脚又會插進了破洞內。現在他則是把玻璃踢破了，人却能飛開，打了兩個滾又跳起身。那車頭玻璃一破就整塊都不透明，開車的人慌了手脚，亂衝一通，在前頭衝上路邊，撞在路欄上，把路欄撞破而跌了下去。那邊却是跨海的橋。

那部車子就是跌向橋下面的海中。方廷匆匆跑到路欄的破口處向下望，却因爲下着毛毛雨，太黑暗了，路燈的光就像裹了一重相當厚的紗，使人看不到下面的水裏究竟發生什麼，祇是看到一片灰黑而已。

程珍亦已趕到來了。她說：「他掉下了水底！」

「看來是了。」方廷說，「我聽不到隆然一聲！」

他就是想下去救人也沒有辦法，那裏的水不知有多深，假如太淺，那麼人跳下去就等於

是自殺。而且在那一片黑暗之中，方廷亦是沒有救人的把握的。

他轉對程珍說：「這人的運氣太壞了。這件事情，我們報警？」

「不！」程珍搖着頭。

「有人要殺你，」方廷說，「你就這樣算數嗎？」

「這樣的宣傳不大好，」程珍說，「我正在拍好幾部片子，還有幾部片要上映，這有損我的形象！」她執着他的手臂，「這件事情不能鬧得太大！我們當然報警，但祇是報告交通失事！你得幫我的忙——」

「又有車來了！」方廷叫道。

這一次，他不敢怠慢，把程珍推到安全的地方，由他揮手截車。不過這一次，來的車子却是正經的人所駕的。這人看見撞車撞得那麼厲害，也不忍心不停車，雖然他也明知如此會給他惹上不少麻煩。

他把方廷和程珍這兩個給雨淋得混身濕透的人接了，載到警局去報案。報告交通失事。

第二天的報紙上的報導也說這是交通失事。是連環的撞車。程珍的車子先給一部大貨車撞了，方廷的車子在後跟隨着，因而亦受到影響，也撞了，跟着再有一部車子來，也爲了閃

避而撞破橋欄，掉下了海中。那部大貨車出了事，却不顧而去。這是方廷和程珍的供辭，又沒有別人在場目擊，所以就當作是事實了。

方廷在程珍的背後說：「這宣傳對你倒非常有利！」

這時程珍是參加一個高尚的園遊會，紳商名流雲集，而天公造美，天氣出奇地好。程珍嚇了一跳，轉身：「噢，是你！你在這裏幹什麼？」

「程珍，一個嬌小可憐的玉女，」方廷說，「大難不死。假如說是給謀殺未遂，就不符你的形象了！」

「你在這裏幹什麼？」程珍臉上露着給記者們看的笑容，但聲綫却是很不客氣，就像方廷乃是來向她求借的。

「你可以來，我也可以來，」方廷說，「我在這裏出現而沒有給人趕跑，我就不是混進來的，」

「你究竟想怎樣？」程珍問。

「對救命恩人講話是這樣的嗎？」方廷說。

「我已經多謝過你了，」程珍說，「你還想怎樣？我陪你上床嗎？」

「我倒沒有過這樣的幻想，」方廷說，「因爲你是玉女！但好一個玉女，居然講得出這樣的話！我是在擔心會不會再有人對妳不利！」

程珍說：「別痲煩我！滾開吧！」

她一扭頭走開了。也許她是做了個什麼手勢暗號之類，亦可能與她無關。她過去與一些名女人打招呼時，就有兩條手臂搭住方廷的肩，兩個打扮斯文「在這個地方出現當然非打扮斯文不可」的大漢分左右扶着方廷，說：「朋友，到洗手間去吧！」

「你們不知道洗手間在什麼地方，要我領路嗎？」方廷問。

這二個大漢毫無幽默感，祇是押着他走。進入洗手間，他們把方廷一推，使方廷扑在地上，一個人把門反鎖，另一個則踏步上前，伸脚踢向方廷的肋骨。但是，方廷之所以肯扑在地上，乃是因爲地上有隻塑膠的水桶。他抓起了水桶向這一人的脚一迎，這人的脚就踢進了桶中。這却是一隻小桶，脚一進去就軋住了，拔不出來。

方廷把這隻桶子一送出去，這人就向後跌。他連忙把脚在地上放下來，要站穩身子，但這却是一個錯誤，因爲那隻小桶子的直徑是小過他的脚的長度的，一脚踁下去，就把脚抑一下，脚在裏面陷得更深，他也痛得叫了起來，坐倒在地上。他衹剩一隻脚可用，一時也是不

能夠站起身的了。方廷轉向另一人。

這人也是正向方廷撲過來的，本來他是早就可以到達的，但是給他的同伴跌倒阻了一下，他不能不閃開，就遲了一步。而方廷却也沒有站起身來與他對打，祇是抓起剛才放在桶邊地上的一隻塑膠的刷子，一丟過去，丟中了那人的脚脛，那人也是痛得呱呱叫，捧着被擲中的那隻痛脚，一跳一跳的。

打架，是不擇手段，以取勝爲上的，尤其是在以一對二的時候，也尤其是未知道對方身上有些什麼武器之前，方廷就怕他們還會拿出武器來。假如是的話，他還有另一件秘密武器，就是地上的另一隻塑膠桶。這一隻桶子則不是空的，而是裝着肥皂水。

那二個人却並沒有拿出武器來。

他們一個是一跳一跳，一個則企圖把軋緊在脚上的桶子弄下來。他們此時還沒有取出武器來，身上就是沒有武器的了。於是方廷就一跳跳起身來，跳過去捉住那個脚脛被擲中的人，一拖一甩，那人打了一個轉，撞開厠所的門，跌了進去，坐在馬桶上。他是少有的連褲子坐馬桶的人，而且這樣猛的一坐，要爬起身來也不容易。

這就像一隻塞子塞進了酒瓶的瓶口。

方廷又一手執住那個一脚被膠桶所困的人。

那人忙大聲求饒地叫起來說：「不要！不要！」他這樣的脚，假如也打一個轉飛過去，眞要痛死了。

「好，」方廷說，「你們究竟是什麼人？把我哄進洗手間來幹什麼？」

「我們是程珍小姐的保鏢，」那人連忙說，「你騷擾她，我們是要勸你不要！」

「你們的說服力太差，」方廷說，「武器也沒有，算什麼保鏢？」

「這個地方不容易有槍，」那人說，「假如帶刀子——又不像樣。而且，我們是不殺人的！」

「爲什麼程小姐忽然要保鏢？」方廷問。

「是羅金先生吩咐的！」那人說。

「羅金先生？哦，那位大製片家，」方廷說，「爲什麼羅金先生忽然認爲程小姐需要保鏢呢？」

「我們沒有問，」那人說，「他叫我們這樣做，我們就這樣做吧了！」

「好，」方廷說，「你們認着我吧，我不算是騷擾她的人，所以我以後不在你們制止之

列！」

「朋友！」坐在馬桶中那人叫道，「我們不是好惹的。你惹了我們，你以後就麻煩了，」

「是嗎？」方廷說着一跳過去，一脚就踢向那人。那人大吃一驚，又被馬桶困着，無法閃避。

但方廷却不是踢他，而是一脚踏在冲水的水掣上。這樣一踏，水就冲出來了。於是那人就褲子盡濕，大爲狼狽。

方廷走出了洗手間，再回到外面的園遊會中，却發覺不見了程珍。他忙拉住一個捧酒的侍者，問道：「程珍小姐呢？」

大明星的好處就是多人認得。

「她走了，」侍者說，「是霍大龍開車載她走的！」

「噢！」方廷說，「希表霍大龍能保護她！」

「我也不知道，霍大龍究竟是不是眞能打的！」那侍者說。因爲，霍大龍是武打明星，傳說武功高强。

侍者是完全不明白此事的嚴重性的。方廷擔心的是，那部掉下水中的車中並沒有屍體，

兇手是逃脫了的。

程珍到什麼地方去了呢？難道她不知道自己是繼續會有危險的？方廷向製片家羅金那邊望了一眼，羅金也正在看着他。羅金的臉亦不是朝着方廷，這却並非表示他不在着，似乎他的眼是斜的，他臉朝的方向，也正好不是他所望的方向。跟着，其中一個保鑣就出來了，一拐一拐的，是那個脚軋進了水桶中的。

他的同伴則還未出來，大概不是還未從馬桶中脫出來，而是褲子污了，不好出現在大庭廣衆中。

這個保鑣低頭對羅金報告在洗手間裏的遭遇，又伸手向方廷一指。他們再向方廷這邊望過來，但是此時方廷却不見了。他們四面望望，這是沒有辦法再找到方廷。方廷是已經走掉了。

程珍這時果然是與霍大龍一起走了。霍大龍開着他那部自購的名貴平治房車載走程珍。他的車子在路上飛馳着，說：「妳趕着回家嗎？」

「不趕。」程珍搖搖頭。

「我不如送妳回家吧！」霍大龍涎臉而笑。

「我說我不回家呀！」程珍說。

「妳今天晚上要拍戲，」霍大龍說，「需要休息！」

「多謝你的關心！」程珍說，「但，難道你祇是想着趕我回家，不想跟我在一起嗎？」

「不，」霍大龍說，「我是想陪妳一起休息，幫妳推推穴道，妳就可以睡得更好！」

「你在開玩笑，」程珍說着把他伸到大腿上來的手打開。

「英雄配美人，」霍大龍說，「這有什麼不好？」

霍大龍好色也是出了名的，但是倒料不到他急色到這程度。程珍望望後面，說：「你是不是英雄，很快就可以証明了，有人正跟在後面！」

「別傻吧，」霍大龍說，「這是偵探片嗎？」

但是却眞有一部汽車追了上來，很險地過頭。

霍大龍連忙煞車以避，因爲對方那是一部舊欵的日本車，亦已相當殘舊了，與霍大龍這簇新的車子一揩的話，吃虧的就是霍大龍了。

那車子過了頭，後座上一個青年對霍大龍獰笑。霍大龍大聲咒罵起來。那人却還做了一個問候他的上一代的手勢。這使霍大龍也忘記了保護新車，而加速追前。

「你眞能打才好！」程珍說。

「你以為我的功夫是假的嗎？」霍大龍說，「我就打給妳看好了，」

他的車子追上前，要向對方的車尾撞去，但對方的車子一轉就轉進一條荒野小路。

程珍急忙叫道：「不要追呀！」

但是霍大龍不理她的反對，亦開車追進去。那部車已在空地上停了下來。霍大龍亦停車，推開車門跳下來。

那邊的車上下來了三個穿牛仔褲的青年。

霍大龍走上前去，叉着腰，破口大罵起來，滿口黑語，顯示他是有黑社會勢力的。但是那三個人則沒有給他這些話嚇倒。他們三人成品字形圍住霍大龍。

其中一人說：「朋友，旣然是跑碼頭吃飯的人就幫幫忙好了，我們沒有錢開飯，你把錢和腕錶金鍊留下，」

霍大龍說了一句粗話，那三個人立即動手圍攻。霍大龍靈活地招架，那三個人一時居然不能碰他，看來霍大龍主演武俠片而又兼任武術指導，並非花拳綉腿，而是有眞功夫支持的。

但示了幾下手，三個人忽然向背後一摸，就摸出了長長的刀子。霍大龍大驚，因爲這不是電影，武功雖好，赤手對刀，還是三對一，就不妙得很。霍大龍也算機警，立刻抓起地上一根枯枝。當棒揮動起來。三個人的刀子，一時亦不易近身。但是他們却忽然變陣，兩人纏住霍大龍，第三人就揮着刀子衝向留在車中的程珍。

霍大龍更加吃驚，祇能夠呱呱叫，而沒有辦法脫身過來制止。他僅能與這二個持刀的兇客戰個平手。

那第三個刀客很快就到達了車子，伸手要去拉開車門，却拉不開。他連忙繞到另一度車門去拉，還是拉不開。原來程珍也不笨，她已把車門都鎖上了，並絞起了車窗的玻璃，而把自己留在車中。

那個刀客有如老鼠拉龜，無從入手，兇性大發，刀子一砍砍在一片窗玻璃上，玻璃出現了裂痕。

他再舉刀劈下，眼看第二刀就要把玻璃搗碎，他也可以伸手進去把車門拉開了。但是沒有機會這樣做。程珍這時就把車子開動了。他揮刀追在後面，叫罵着，但人是跑不過車子的，車子飛馳而去，棄下霍大龍不顧。

那人看看追不到程珍的車子，便也轉身跑回來，跑向他們自己的車子，跳了上車，開動了。不過他又不是開車去追程珍。也許他明白，程珍不會把車開到荒涼的地方去的，在熱鬧的地方，就是追上了，亦不方便對付程珍。

於是他就開着車子，直向霍大龍衝過去。

霍大龍一身冷汗，因此對抗那二個刀客已不容易了。

車子衝過來，那二個刀客就連忙向旁跳開。

霍大龍看見情形不妙，就連忙拔步逃走，沒命地向不遠之處的樹林逃去。他明白車子不易追進樹林內，他逃進樹林就可免被車所撞。

但那部車子亦並沒有苦苦追逼，而是停下來接載自己的二個同伴。

那二個刀客跳了上車，車子也開走了。

空地上就剩下了霍大龍一個人，呆在那裏，身上那套名貴的新裝已給刀子割破了好幾處，還好人則總算是並未受傷。

霍大龍咬牙切齒地罵了一陣，沒有辦法，也祇好步行着沿小路走回出去。

他相信他要截車回市區了，不過到了路口，他自己的車子又開來了。是程珍把車子開回

來了。

程珍把車子在他的身邊停下，霍大龍連忙上車，程珍說：「謝謝天他們沒有把你宰了。」

「妳有報案嗎？」霍大龍問。

「沒有，」程珍說，「我相信報警也來不及！」

「噢！」霍大龍說。

「不過現在我們倒可以去報警了！」程珍說。

「不——不必了，」霍大龍說，「我不想麻煩！」

程珍淡淡地微笑：「哦，我們都是需要爲自己的形象設想的。譬如你，霍大龍，自認武功蓋世，却給幾個無名小卒打倒，那就英名喪盡了！」

「他們並沒有把我打倒！」霍大龍說，「不過，以我的勢力，他們居然敢在太歲頭上動土，也實在太狂妄了！我一定要查淸楚這件事！我找到他們，就要把他們的皮也剝下來！」

「我現在却要回家休息了，」程珍說，「你還有興趣陪我休息嗎？」

「呃——改天吧，」霍大龍說，「這件事情我一定要弄淸楚，我要叫我的徒弟們去查！現在我先送妳回家去好了！」

程珍也不反對。霍大龍開車把程珍送回了她所住的大厦，還親自送她上樓，才乘升降機回到樓下。程珍剛掏出門匙要開門，樓梯間就轉出來了一個人。

程珍嚇得叫一聲，連門匙也丟掉了。

那人一手把門匙接住。他就是方廷。

方廷微笑道：「原來妳也會害怕的！」

「你在這裏幹什麼？」程珍問。

「妳跟霍大龍大打架嗎？」方廷問，「看他衣服破掉了，車子也破掉了！」

「我問你在這裏幹什麼？」程珍說。

「妳失踪了，」方廷說，「我找不到妳，祇好在妳家門口等着了，妳是一個規矩的玉女，一定回家的！」

「唔，玉女！」程珍揮揮手，輕蔑地笑起來，隨即又說，「我不是失踪，我到什麼地方去，關你什麼事？」

「我擔心妳的安全呀，怎樣，我可以進來嗎？」

程珍看了他一陣，聳聳肩：「好，進來吧！」

她開門讓他進去了。她的家中是有一個年輕的女僕人的，所以假如方廷對她有什麼桃色的企圖的話，可並不容易，除非她把女僕人遣走。她沒有把女僕人遣走，祇是叫女僕人奉茶，她自己卻是斟了一杯白蘭地。

方廷說：「這個時間喝酒，太早一點吧？」

「你以爲我眞是玉女嗎？」程珍靠在沙發上冷笑。

「酒多喝了還是沒有好處的。」方廷說。

「你放心好了，」程珍說，「我是不會醉的，你不知道我是什麼出身？我喝酒也許多過喝茶！」

「你倒是對我相當坦白的。」方廷說，「不過，妳似乎不很擔心妳自己的安全！」

「擔心又有什麼辦法？」程珍說。

「假如妳不介意，」方廷說，「我可以保護妳？」

「在妳有難時，我們碰上了，」方廷說，「這似乎是天意呢！」

「你是幹什麼的？」程珍問。

「我就是不幹什麼，」方廷說，「太空閒了！」

「你不怕你是碰到了一件大到你管不來的事情嗎？」程珍問道。

「我這一輩子還未碰到過一件大到我管不來的事情，」方廷說着，把她的酒瓶拿走了，不讓她再添酒。

「你有錢嗎？」程珍問。

「我爲你而撞了的那部跑車不是偷回來的。」

「讓我考慮一下！」程珍說。

這時，有一個男人進來了。剛剛方廷已聽到門鈴響，知道有客來，這時看見來客，還是感到詫異。這是一個非常强壯的男人，穿着運動裝，提着一隻體育袋，他的手臂可能有方廷的大腿那麼粗，面相則是硬硬笨笨的。

「哦，讓我來介紹，這是羅拔陳，我的按摩師！」

「妳的什麼？」方廷愕然。

「我的按摩師，」程珍說，「我神經太緊張了，一天不按摩，就全身都痛，」

「唔，荷里活的習慣妳也學了。」方廷說。

「事實上這正是我遊荷李活時學來的，」她說，「這個時代也沒有什麼所謂了，而且羅

拔是很正經的，」

「妳按摩，我在這裏等妳？」方廷問。

「不，」程珍說，「你晚上八點再來，我們再談，」

方廷祇好離開了。程珍進她家中的健身房去準備。她脫掉衣服，身上祇剩一條內褲，身上蓋一條毛巾，叫了羅拔陳進來。羅拔陳在她的肩上揑了一下。

「噢！很痛！」程珍說。

「今天妳特別緊張！」羅拔陳說。

「我永遠都是那麼緊張的，」程珍說，「我快死了！」

這時，方廷已到了樓下，正慢慢地在街上走着。他並不急，由於他並不是趕着到什麼地方去。而且，正如他自己所講的，他似乎相當空閒。也正明他所說，他太空閒了，找事做，他也找到了。一個人忽然凌空飛撲而下。

這個人是跳上了一部停在路邊的汽車車頂，然後迎頭向他撲下來的。在空中時，脚就向方廷頭部一踢。這姿勢好看却不大實用。方廷祇是向後跳了兩步，他便完全踢空了，而由於人在空中，就不能再踢，要落在地上。這人一落地又起脚踢向方廷的頭部。這仍是好看而不

大實用。因爲頭部太遠了，踢得中的話，踢其他部份也一樣的。

「唏，」方廷一面退讓着一面叫道，「你們有沒有認錯？這是幹什麼的？」

那人並沒有回答，而此時又有另外二個人好像鳥似的從路邊所停的車子後面跳上車頂，再飛下來。三個人圍着方廷進攻，還是以那種近乎花拳綉腿的招式。不過他們都是強壯的人，以三敵一，就使方廷頗爲吃力。

跟着方廷就看到了還有兩個人正在旁邊觀戰。這兩個人正是被那製片家派去在園遊會中保護程珍的保鑣。此時方廷就知道不是認錯人了，這二個人乃是帶二人來到向方廷尋仇的。他們在洗手間裏吃了方廷的虧，認爲有仇不報非君子，就多帶些人來尋仇。他們似乎認爲以多欺少是不要緊的，總之要贏。這就是現代人的英雄價值。

「喂，」方廷說，「你們是保護程小姐的，我也是保護程小姐的，還是不要打吧！」

「有我們保護夠了，」其中一個保鑣說，「用不着你了！」

方廷相信他們仍是來負責保護程珍的，所以會在這裏出現，既然見了方廷，就順便復仇了。

方廷不喜歡以寡敵衆，即使把對方都打倒，自己也總是要吃上幾拳的，於是他就採取走

爲上着的戰術。一個人向他的臉部飛來一脚，方廷接住這隻脚，再向上一托，托得更高，這人剩下來站在地上的一隻脚就無法維持平衡，而跌倒了。方廷就乘機衝出重圍，拔腿就走，那些人紛紛追來。這樣一追一逃，方廷就把他們分散了。

方廷祇要與追得接近的一個交手就行。

他就這樣向程珍樓下再逃回去，途中忽然一轉身，輪到他飛起一脚，又擊倒了一個。但那些人不肯罷休，還是死命追纏。

而此時，在樓上，程珍正在接受按摩，開始覺得情形很不妙了。羅拔陳不但第一下太重，而且每一下都太重。

跟着，羅拔陳忽然用一條毛巾一勒勒住程珍的面部，使程珍不能呼吸。程珍拚命掙扎，但羅拔陳這個巨人的氣力是非常之大的。程珍却是一個狡猾的人。她忽然一滾身，離開了那張按摩床，跌向地下，而她是故意讓自己跌下去的。這樣，勒住面部的毛巾就滑脫了。至於鋪在身上遮住的那條毛巾亦滑脫而露出肉體，她也顧不得了。

羅拔陳的動作非常迅速，一跳又過來，在程珍未有機會叫喊之前，毛巾又把她的臉勒住，而且一坐坐到了程珍的背上。程珍伏在地上，背上壓着這樣重的一個人，就再也無法掙

脫了。她衹有用雙脚亂踢，踢在那張按摩床的邊緣上，踢得蓬蓬地響。但除此之外，她就不能幹什麼了。而她因爲不能呼吸，很快就軟弱下來。

不過，她踢的聲音却驚動了女僕，女僕推門進來一看，驚叫起來，說：「嘩！攪什麼鬼！」

羅拔陳放了程珍，一跳面前。那個年輕女僕人連忙轉身逃走，却快不過他，而且氣力亦遠遠不及。羅拔陳一手執住她一隻手，把她一扯就扯得飛了回來，就像她衹是一隻布製的洋娃娃似的。

跟着他一拳擊在女僕的臉上，女僕就像風車似的飛開，倒在地上，暈了過去。羅拔陳再轉向程珍，程珍此時才剛恢復了呼吸，仍然很軟弱，爬到窗子旁邊，羅拔陳一跳過去，又用毛巾把她的臉勒住。旁邊一架裝飲品的車子給碰跌了，杯子瓶子跌得一地都是。程珍抓起了一隻果汁瓶子，揮舞着。

但羅拔陳仍是壓在她的背上，使她伏在地上，這隻瓶子就無法擊得到他……

在樓下，方廷仍與那些人在纏鬥。這時，一部車子飛馳而來了。是霍大龍的車子。霍大龍一跳下來，叫道：「停手！」

他這一句很有力，那些人立刻停手了。

「霍先生，」方廷說，「我跟你沒有什麼過不去，希望這些人不是你主使的！」

「你是開罪了他們！」霍大龍指指那二個程珍的保鑣，「他們是龍虎武師，他們是團結才能吃飯的，你開罪了他們，他們就要你付出代價！」

方廷明白了，而他記起霍大龍也是龍虎武師出身的。

霍大龍竄紅了，賺錢多，作風也豪爽，跟他吃飯的人多，所以他能夠把這些人指住。方廷說：「這祇是一場誤會，我希望我們可以好好地談談，解決問題！」

「是的，」霍大龍說，「我聽說你救過程珍一命！」

「哦？」方廷說，「是誰告訴你的呢？」

就在此時，一隻瓶子忽然從上跌下，落地開花。

那些龍虎武師們差點給擲中，都大爲生氣，向上叫罵，方廷則是跳後幾步，向上望。他看見樓上有一隻窗子的玻璃破了一個洞。他立即叫道：「是程珍的屋子！快上去！情形不對！」同時他又大聲叫道：「程珍！程珍，我們上來了！」

霍大龍亦立即衝進去乘升降機。

方廷追前，揮着手叫道：「留下兩個人！截住下來的人！特別是那個按摩的羅拔陳！」

方廷那一叫，倒是甚爲有效的。這可以說是程珍的生死之差。那個羅拔陳已經把程珍勒到幾乎氣絕了，而程珍的最後一擊並不是用那隻酒瓶去擊打羅拔陳，而是向窗子擲去，瓶子擲破了玻璃而跌下去。

這是會引起樓下行人的注意的，雖然，假如樓下不是有方廷在等着，可能就衹是罵而不會上樓。方廷叫出了他要上樓，羅拔陳的想法就不同了。他連忙把手巾放鬆了，並且還把程珍反轉過來，幫助她運動！希望她不會死掉而活轉過來。羅拔陳的頭腦是比較純而簡單的，他是在想，沒有殺人而給人捉到，他就不會那麼大罪。

程珍辛苦地喘着氣，咳嗽着，看來是可以活的。而羅拔陳此時才想到逃走。他急急把他的按摩用品塞回他那隻袋子裏，準備離開。這時，霍大龍與方廷已經乘升降機上來了。霍大龍作了一個姿勢。

方廷說：「不要，你踢不開的！」因爲看霍大龍的姿勢就知道他是要衝過去把那度大門踢開。

那是一度很結實的門，並不是電影中那種輕木的佈景，這樣一脚是很難踢開的。

但霍大龍也許是演戲時踢慣了，還是大喝一聲，衝前兩步，一跳起身，雙脚就向那度門揮過去。方廷苦着臉，相信霍大龍也許會給那度門彈回來。而，即使霍大龍能把門踢破一個洞，雙脚軋住，拔不出來，那就更糟了。

但霍大龍倒是一個福星，他飛了半路，羅拔陳就打開了門，於是霍大龍就不是踢中了那度門，而是踢中了羅拔陳。他們拍戲都習慣了用華而不實的招式，不過又不是全無勁度的，羅拔陳這個巨人的腹部被踢中了，「達」的一聲，整個人飛回了屋內，跌在一張沙發上，又給沙發彈回來，整個飛起，仆在地毡上，捧着肚子呻吟起來。

方廷已經領先衝進了按摩房中，霍大龍亦跟了進來。方廷此時已用毛巾把半裸的程珍包了起來，程珍的身子軟軟的，呻吟着說：「他……他要殺我！」

霍大龍罵了一句粗話，衝出去，方廷忙叫道：「不要亂打，我們還要問他口供！」

也好在方廷這樣講，霍大龍才忍住了氣。

他執住羅拔陳的頭髮，把他拖了起身。此時，方廷則已把程珍扶了出來。程珍指着地上那個女僕人，說：「救……救她！」

方廷扶程珍坐下了，走到浴室中，找來了藥油，替那個女僕人擦，也把她救醒了。那些

龍虎武師們亦已趕上來，霍大龍則叫他們到樓下去守住。

羅拔陳這個按摩師雖然是一個巨人，卻是一個不善打架的巨人，祇是空有一股蠻力而已，而他的抵抗力也是並不怎麼好，給霍大龍踢了那一下，仍然拖着肚子彎着腰。霍大龍一放手，他就在地上坐倒，暈了過去。方廷對那個女僕人說：「這件事讓我們來管吧，妳回到妳的房間去休息！」

那個女僕人哭着走了。

方廷轉對霍大龍。霍大龍對他說：「我剛剛知道了你昨夜與程珍撞車的事情，就連忙趕回來了。我還以爲那些人是要對付我的！」

「什麼人對付你？」方廷問。方廷也是還未有機會知道霍大龍與方廷開車郊遊而遇襲的事情的，他祇是知道李大龍開車載程珍回家的時候，車窗已破了。

霍大龍也把經過情形告訴了他。

方廷說：「你又怎麼知道我與程珍撞車的眞相呢？」

「我打電話跟羅製片——羅金先生講我遇到的這件事情——」霍大龍說。

程珍補充道：「在這裏應該沒有人敢在霍大龍的太歲頭上動土的，羅金消息靈通，也許

會知道。」

「唔，」方廷說，「聽講羅金是黑白兩道都通的『教父』，是嗎？」

霍大龍說：「他也是我的頂爺！他告訴了我程珍這件事情，我就趕快回來了，我怕她沒有受到保護！」

「我們都算來得及時，」方廷說，「假如不來，程珍小姐就已經上了天堂了」

「我認爲我是會下地獄的。」程珍說。

「妳究竟怎麼攪的？」霍大龍說，「爲什麼有人會這樣急於殺死妳呢？」

「羅金沒有對你講嗎？」程珍問。

「羅金也不知道。」霍大龍說。

「教父不知道，我怎知道呢？」程珍說。

「程小姐不大願意合作，」方廷說，「她對她自己的性命似乎是不大重視的。」

「性命是我的，」程珍說，「你們難道想陪我送命嗎？事不關己，己不勞心！」

「我們可以問羅拔陳！」方廷說。現在他與霍大龍倒是相處得相當好了，而霍大龍亦不把他當情敵——暫時。

「你們隨便問吧，」程珍說，「我要去穿上一點衣服，」由於她的身上祗有一條大毛巾。

霍大龍和方廷面面相覷，都覺得出奇。程珍對自己的性命似乎毫不緊張，反而是他們兩個人在緊張。

但是他們也沒有辦法。方廷走過去從冰箱中取出一瓶冰水來，倒在羅拔陳的臉上。

羅拔陳醒過來了。方廷讓霍大龍去對付他。霍大龍執住他的頭髮，在他的臉上摑了兩掌。羅拔陳嗚咽着說：「不要！不要！」

「為什麼你要來殺人？」霍大龍問，「講！是誰教你的？講！是誰叫你來的？」

「是……是……我的女朋友！」羅拔陳說。

「你的女朋友是誰？」霍大龍問。

「珍妮！」羅拔陳說。

「世界上珍妮不知有多少，」霍大龍說，「哪一個珍妮？」

「就是珍妮，」羅拔陳說，「我不知她姓什麼！」

「那帶我們去打她好了！」霍大龍說。

「我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她，」羅拔陳，「祇有她找我吧了！」

「你眞妙，」霍大龍說，「爲了一個你找不到的女人，你竟然肯做這樣的事情？」

「爲了女人，」方廷說，「有許多人是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的。但是，你殺了人，你怎麼逃得掉呢？」

羅拔陳囁嚅着說：「我……我沒有殺人呀？」

霍大龍把拳頭一攻過來，做了一個要擊出去的姿勢。他的花拳綉腿看起來果然是威風凜凜的，最能嚇人，羅拔陳忙說：「不要！不要！」

方廷在旁邊說：「那你就回答我們的問題好了。你認爲你殺了人有什麼辦法脫身呢？」

羅拔陳囁嚅地說：「程小姐——是有心臟病的，假如她呼吸不順，她會心臟病發，那就不關我事了。」

「哦，程小姐有心臟病？」霍大龍說，「我倒不知道有這件事情！」

「我猜又是那個珍妮告訴你的吧？」方廷問道。

「是我告訴她的！」程珍又在門口出現，說道。

這時程珍已經穿上了衣服了，她冷冷地倚在門上。

方廷問道：「這是眞事嗎？」

「這不是眞事，」程珍說，「祇不過聽上去可憐一些，羅拔陳大師會對我同情些吧了。」

「但是珍妮也說你是的！」羅拔陳衝口而出。

「你看，」霍大龍說，「你這樣就是受人利用了！」

「珍妮……利用我？」羅拔陳還是難以置信似的，雖然這種詭計是在最古舊的電影中亦已出現過的了。

但是男女之間就是這樣奇怪的，有許多時候，即使是最古老的行騙之術，也是可以生效。

「是的，」霍大龍說，「你是犧牲品。程珍死了，不是死於心臟病，你却以爲是的，那你就是兇手了！」

「也許不一定，」方廷轉對程珍，「妳對許多人講過妳的心臟是有問題的嗎？」

「也有好幾個，」程珍說，「我記不得有多少個了。有時我是用來嚇退那些追求我的人。你知道的，那些我討厭的追求者。有幾份雜誌也曾經報導過。不過，雜誌講的不大有人敢相信！」

「但是配合羅拔陳也講！就應該是眞的了，」方廷說，「這才合乎邏輯！」

「哦？」程珍說，「我死也要死得合乎邏輯？」

「妳是要死在意外，」方廷說，「撞車的那一次，假如成功，妳就是死於意外。跟霍大龍一起遇襲這一次，假如成功，那就是刼殺！」

「媽的！」霍大龍咆哮道：「刼殺我也會成功？眞是有眼不識泰山！」他生氣起來揮拳就打，打一件東西洩氣，而這件洩氣的對象則正好是羅拔陳。

羅拔陳的嘴巴也噴血了，哀求着說：「饒命！饒命！」

「這垃圾！」方廷說，「把他擲出門口吧！」

「就這樣放他走？」霍大龍大不以爲然。

「不要緊的，」方廷說，「程珍小姐相信絕對不喜歡這種宣傳吧？有一個男人替她按摩？」

「絕對不喜歡！」程珍說，她一面向霍大龍暗示地打起眼色來。

霍大龍能在江湖上行走，也不是一個太笨的人，他立刻明白，走出去把他在門外的手下找進來。

他命令道：「這個人，把他趕出去！」

這樣輕輕放過，不必上警局，如獲大赦，羅拔陳大感滿意，連忙讓那些龍虎武師把他推出門口。他出去了之後，李大龍對方廷和程珍說：「我已經叫了人監視着他，我有的是人，他上多少次洗手間我也會知道！」

「正是這個意思，」方廷說，「可能有人會殺他滅口！」

「豈有此理！」霍大龍還是很生氣，「誰敢動到我的頭上來了？」

「喂，」程珍說，「在此聲明，霍大龍，你是自願幫我的，所以，你不要向我討取什麼代價！」

「我霍大龍是什麼人？」霍大龍一指自己的胸膛道，「難道我不能爲了義氣而幫人的嗎？」

程珍說：「那最好了！我喜歡不講代價而幫我的男人。假如不先講價，也許後來的代價會更高！」

「就如我？」方廷微笑道。

霍大龍瞪着他，因爲現在，他才開始醒覺到，方廷乃是一個與他競爭的最强對手，很可

能程珍會喜歡他更多過喜歡自己。方廷又笑道：「我們還是談談動機吧！」

「對，動機，」霍大龍說，「程珍，很明顯地，屢次有人要把妳謀殺，究竟是什麼動機呢？」

程珍聳聳肩：「我不知道！」

「妳一定知道！」霍大龍也不是很笨的，「一個人，假如不知道爲什麼有人殺自己然而發覺有人殺自己，那就必定會報警，祇有自己心知肚明，才會不出聲的！」

「對了，」方廷說，「講什麼保護自己的聲譽，都不是眞正原因，假如人死了，聲譽和金錢都沒有用處了！」

「又不是你們的性命！」程珍說。

「妳也差點累了我一命！」霍大龍說，「而且還有妳的女僕人，也差點陪妳丟掉了，這樣妳過意得去嗎？」

「這件事，妳們也是管不來的！」程珍說。

「這是我的地方，我也管不來？」霍大龍是武夫，總是性急一些的，所以也用不着方廷開口，他自然在催了，「你講出來聽聽看，就知道了！」

不過，說服程珍的似乎不是霍大龍，而是方廷的眼睛。方廷的眼睛在給予她安慰和鼓勵，使她相信，不論她是有什麼煩惱，方廷和霍大龍是她唯一的希望了。

她終於說。「我是從美國華埠來的。你知道我是什麼出身嗎？」

霍大龍說：「妳又知道我是什麼出身嗎？我出身窮極苦極，今日有了成就，也沒有人怪我！」

「但是我的出身却是妓女，十元美金一次的！」程珍說。

即使出身窮苦如霍大龍也詫異得咀巴大大張開。

方廷則是一向都能保持風度的，所以並沒有特別的表示。

霍大龍說：「但現在妳不是呀！」

方廷把話題納回正軌，說道：「現在的問題不是有人要揭露妳過去的穢史，而是有人要殺死妳，是爲什麼呢？」

程珍雖然倔强，但是仍流出了幾點眼淚。

不過她沒有哭出來。她告訴他們，妓女是必定受黑社會控制的，否則怎會有女人願意十元美金一次呢？幾年之前，她偷偷跑了出來，是跟一個老華僑走的，她到了此地來。她是一

個很有本事的女人，自稱是什麼大學留學生，進入了電視圈，跟着又進入電影圈，很快就紅起來了。問題就出在去年她回到美國華埠登台表演。

有人半夜闖入她的酒店房間裏，把她淫辱了一番。這個人就是控制妓女集團的首腦。

「事後他沒有逼我留下來，」程珍說，「他祇是對我提出條件，我要不要回去三個月接客，客人由他供應！」

「唔，」方廷說，「妳是大明星，價錢當然可以開得很高，而錢當然是由他收。妳是一條大財路！」

「但是妳沒有去，」霍大龍說，「妳一直沒有再去過美國！」

「我當然不回去，」程珍說，「我不能再過這種生活，而且他會把我控制得越來越緊的！」

「妳也用不着回去呀！」霍大龍說。

「不回去，」程珍說，「他就派人來殺我！」

「這裏不是他的勢力範圍！」霍大龍說。

「他肯放我回來，當然是有他的把握了，」程珍說，「而且他也是已經用事實証明了！」

「這個——這個——」霍大龍氣急地揮着拳頭。

「我已經說過你沒有辦法的，」程珍說，「你也去過華埠訪問，亦要拜門，難道你有能力去替我出頭？」

霍大龍生氣得一拳就把茶几打碎了。

程珍諷刺地說：「你這樣打也是沒有用處的，你又不是打殺我的人！」

「這裏——是我的勢力範圍，」霍大龍咆哮道，「他們——不能派人來——」他氣急敗壞地停住，因爲程珍剛才已經反駁過他了。

方廷說：「他們能的，失了手之後又再派新的來！」

「所以，」程珍說，「我是輸定的。我把這件事情公開出來也是沒有用，沒有証據，而越洋官司也很難打，祇是把我自己的不名譽的底子公開出來吧了！」

「那麼羅製片呢？」霍大龍說，「他也許有辦法！」

「他最先知道這件事，」程珍說，「上次他跟我一起去美國的。他到了那邊也要拜門呢！」

「這個老狐狸！」霍大龍又在磨拳擦掌，「他是從來祇顧自己的利益的，但是這一次他

也會損失很大呀，假如妳死掉了，他手上在拍的片子怎麼辦？」

「他早已替我買了保險，」程珍說，「受益人是他。假如我死掉了，他仍然可以發一筆大財。母雞死了，他有雞肉吃，母雞不死，他有雞蛋吃，他不會強出頭的！」

霍大龍軟軟地倒在沙發上，感到英雄無用武之地，他自己也去過美國，知道那些人的厲害。主謀人在那邊，殺手消滅掉了一幫又會再來一幫，的確是沒有辦法的。他又沒有能力派人過去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個地方的作風是沒有他們那麼猖獗的。他終於又問：

「這個逼妳的人，究竟是誰呢？」

「胡昌！」程珍說，「你也拜過他了，」

「假如妳依他——」霍大龍說。

「我依他就活得下去，」程珍說，「誰要你教？你要勸我依他的話，你還是走吧。我不想交這樣的朋友！」

「對——不起！」霍大龍慚愧地說。

方廷哭起來，說：「好一位有骨氣的小姐！」

「程珍，」霍大龍說，「你告訴我，我有什麼辦法幫妳的忙，我可以盡我的能力去做！」

「我也想不出你有什麼辦法可以幫我的忙，」程珍說，「所以我也一直不想把你們拖下水！」

「妳肯把眞相講出來，」方廷說，「那就好辦了！」

「你又有一些什麼辦法？」霍大龍瞪着他。

「目前，」方廷說，「我認爲最好就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我們保護着程珍，現在我們有準備，就不同了。你用你的方法去查，以你的綫路，是美國來的殺手，你也許會查得出來的吧？」

「查得出來的，」霍大龍說，「但是——好，充其量我以後不到美國去好了！在這裏，我們來一個殺一個！」

「妳認爲如何？」方廷問。

「沒有人想死的，」程珍說，「既然如此，霍大龍，妳去辦你的吧。方廷在這裏陪着我就可以了。反正他今天晚上要陪我到片場去拍片！」

「唏，」霍大龍忽然醒起一件事，問方廷，「你究竟是什麼人？」

「我，」方廷微笑，「是一個好管閒事的人！」

霍大龍走了之後，程珍說：「我眞要睡一陣了，不然晚上就沒有精神拍戲！」

「好，」方廷說，「妳用不着招待我，我就在這沙發上瞌睡一陣就行了！妳睡我也睡。」

方廷眞的靠在沙發上，很快就睡着了。

但是程珍却不是睡。後來，她從房裏出來，悄悄走到方廷的身邊，從他的上裝內袋裏摸出一件東西，轉身就走。方廷忽然伸脚一絆，她叫一聲，仆在地毡上。方廷張開眼睛說：「妳拿錯了，這是我的護照，錢包在另一邊的袋裏！」

護照跌在地上打開，就在程珍臉前。程珍看着說：「你也是剛剛從美國華埠來的！」

方廷把護照拾回了，說：「是的，我是剛從美國來的，那又如何？」

「也是從那裏——華埠回來！」程珍說，「你——你是他的人！是……是他派你來的！」

方廷坐回沙發上，微笑：「怎麼會凡是華埠來的人就是他的人呢？在華埠的人那麼多！」

「怎會這麼巧合呢？」程珍說，「偏偏我會遇上你，而你又救了我的命！你一定是和這件事情有關的！」

「我救了妳的命，我就不會是屬他的人了，」方廷說，「妳記着這一點就行了！」

「但是，」程珍說，「你跟我這件事情，到底是有什麼關係呢？」

「我是來辦一件事的，」方廷說，「妳說出了妳的秘密，就已經對我幫助很大了。」

「我告訴了你我的秘密，」程珍說，「爲什麼你却不肯告訴我你的秘密呢？假如你也告訴我，起碼我可以睡得安心一些。我不是告訴你，我要去睡覺嗎？」方廷祇是看着她微笑，她走過來，坐在他的腿上，兩手扣着他的頸子。

她的身上有很好聞的香水氣味，也呵氣如蘭。她說：「你告訴我，我可以睡得舒服一些！我也可以令你睡得舒服一些！」她的雙手如蛇一般滑回來，把他的臉捧住。

「妳就是用這一招對余先生的，是嗎？」方廷問。

程珍忽然一跳跳離了他的膝上，恐懼地看着他，吶吶地說：「你——你是他派來的人！他——他要什麼？」

「妳眞了不起，」方廷說，「妳把余先生弄得飄飄然，他把妳救出來了，帶妳到這裏來，之後妳有了辦法，又擺脫他了！」

「他是一個老人！」程珍說，「難道我嫁給他嗎？而且——而且，他祇是失望而去，自己走了的。假如他不走，他還是可以繼續和我做普通朋友，用不着派人來！」

「我猜他聽到這話一定會很高興，」方廷說，「可惜我不能轉告他，因爲他已經死了！」

「噢！」程珍低下頭，「可憐的老人！他——是怎麼死的？是不是——那傢伙找他的麻煩？」

「不是，」方廷說，「他是病死的，他祇是太老了。他死之前叫我照顧你，他在那邊也有勢力，有些事情他知道！」

「他——對我是眞好，」程珍說，「可惜我沒有機會好好地報答他！」

「妳肯活下去就是好好地報答他了，」方廷說，「妳別以爲他一定要繼續跟妳上床，他對妳是有着女兒似的愛心的，即使妳保持與他做普通朋友，他都會很滿意了，但是妳成名之後，就連睬都不要睬他！」

「我——眞抱歉，」程珍說，「我不知道他是這樣的。而現在，我連報答他的機會也沒有了！」

「妳救自己就是救他，」方廷說，「華埠方面的事情我們猜到是大概如何的，但不能証實，既然妳肯說出來，那麼我有好消息告訴你，那個在華埠逼妳的傢伙，我已經把他殺掉了！就是爲了妳！但是我也有壞消息告訴妳！」

「你是一個殺手？」程珍說。

「我不是忙着殺妳的任務，這就不是壞消息，」方廷說。

「壞消息就是，來殺妳的殺手叫銀狼，此人至今還未露面，出手的祇是他的手下而已。他的老板雖已死去了，他受了命，就還是要完成任務，也許他的老板死了更糟，因爲沒有人能叫他收手，但不死亦不會叫他收手！」

程珍呆呆地看着他，方廷說：「妳去睡吧，事情很快就會解決的，不能使妳死於意外，銀狼自己終於會出現！」

程珍迷失似的回到了房裏，但不久房門又開了一綫，她露出半個身子，顯然身上是沒有衣服的。她小聲說：「你不進來嗎？」

「我是很想的，」方廷微笑，「但我也要給霍大龍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

早些時候方廷講過，他是會陪程珍到片塲去拍片的，他果然也陪她去了。片塲是一個危險的地方，那麼多的道具和器材，地方又大，許多地方都可以躲着兇手，而又不知道兇手是誰，所以，方廷雖然非當小心，提高警覺，而，他也多數時候都是留在陰影裏，不出現在水銀燈光可以照得到的地方。除此之外，霍大龍亦是在保護着。

霍大龍幾乎出動了全部跟他吃飯的龍虎武師。霍大龍在另一影棚也有一組戲在拍，是一

部武打片，他有股份而衹是客串演出，所以他很有理由到片場來。事實上他們這些人常常拿片場作爲聚賭之地，躲一角就賭。今天晚上也是如此，許多龍虎武師在賭，却是心不在賭，不時有人走來走去，這裏是他們的地方，每一個洞他們都熟悉。

羅製片正在監督拍片，並且招待一位來自意大利的史勿夫先生在參觀。這個史勿夫先生穿着一身黑色的西服，却有一頭銀白色的頭髮，歐洲人很多都是如此的。

程珍正在拍一部愛情片，在此地雖不賣座，但在南洋則保証能賺錢。羅製片的算盤是打得很響的。

鏡頭一個又一個拍好，程珍是演得非常之好的。

但是她此時已經是危機四伏了。

有一個黑影從武打影棚那邊走過來，拿着一支標槍。

他爬上了一隻鐵架的上面，擧着標槍，對準程珍。

正在黑暗中巡察的方廷與也是正在黑暗中巡察的霍大龍相遇。方廷一手把霍大龍拉轉身，向上面一指。

霍大龍看見了鐵架上那個拿標槍的人，大叫起來。

那人的標槍向下一擲，直向程珍飛下來。這一下，霍大龍是拿出眞功夫來了。他一個跟斗翻過去，把鏡頭前，正在用手帕抹淚的程珍抱住，一拉拉開。標槍本來是會刺中程珍的，就落了空、而刺在地上，把霍大龍的一隻褲脚釘住。跟着，那擲標槍的人就大叫一聲，直跌而下。他的背上已插了一把飛刀。

「是我的手下擲的飛刀！」霍大龍說，「妳安全了！」

但程珍實在還未安全的。羅製片匆匆走過來慰問，而人們一片混亂。就在這一片混亂之中，銀色頭髮的史勿夫先生不見了。

他已躲到了一塊佈景板的後面，手中有了一把手槍，槍上還裝了滅聲器。他祇是等着遮住程珍的人走開就要放槍。

程珍說：「方廷呢？」

方廷也失踪了，他沒有走過來慰問，因爲他出現在史勿夫先生的後面。他低聲說：「銀狠！」

史勿夫先生急忙轉身放槍，但是太接近了，方廷一手架開了他握槍的手，另一隻手掌就在史勿夫的喉嚨上一劈。「咯」的一聲，這個「銀狠」頸骨折斷，還未倒到地就死去了。

方廷若無其事地出來，也過去慰問程珍。

羅製片到底是生意爲重，很快就記起那位「計劃與他合作，打開歐洲市場」的史勿夫先生，連忙捨棄程珍去找。

有人替他在佈景板後面找到了史勿夫的屍體。羅製片又氣又急。方廷說：「我看他是在混亂中給什麼撞死了！」

「但這槍……」羅製片說。

「也許他是企圖保護程小姐，」方廷說，「眞可惜！一位英雄，却死得寃枉！」

一星期之後，方廷在程珍的家中，用那張按摩床，也是上次羅拔陳爲程珍按摩的那一張，但這一次是程珍替他按摩。這已是溫存之後。方廷說：「眞難得，大名鼎鼎的程珍，爲我服務，」

「這個我以前在華埠時也幹過。」她說。

「最好別提以前了。」方廷說。

「但將來也沒有什麼可提，妳很快會走的。」她說。

「妳可以好好活下去，」方廷說。

「奇怪，你是不是跟霍大龍決鬥過？他不跟你爭。」

「霍大龍對一個以前做過妓女的女人沒有胃口，」方廷說，「他眞不識貨，是嗎？」

「他是個傻瓜！」程珍說。

（本篇完）

# 屠場醫院

A城的公立醫院，日夜都是那麼忙的，因爲這是一座大城市。一座大城市，每日每個小時都有意外，而且不止一次。今天，意外受傷而來的病人特別多，使醫院的急症室忙個不了。

當值的史超活醫生是一位年輕的醫生，剛剛出道，仍然有救人的熱誠，他並不把病人當作是數目字或者沒有面目的肉體，他希望能把每一個病人都救治得好好的，所以他更加忙了。他不是機械人，所以亦有受不住的時候，在黃昏時，他不能不放下手邊的工作，去喝一杯咖啡。一個資格老得多的蘇里雲醫生亦是與他一起。史超活醫生對蘇里雲醫生說：「眞奇怪，三個病人，都是受傷不重，卻陷入半昏迷。我不能不讓他們留意！」

「你怎知道他們不是假裝的呢？」蘇里雲醫生說。

「誰會假裝？」史超活醫生說。

「你見得世面少，」蘇里雲醫生說，「有許多病人就是裝病來住醫院，醫院裏好食好住呀！」

「你簡直當病人是你的敵人！」史超活說。

「正是，」蘇里雲醫生說，「假如把他們當朋友，那我看你一天廿四小時都不捨得下班了。」

「呃，我不跟你談！」史超活醫生不屑地說着，把裝咖啡的紙杯送進廢紙簍裏，又回到急症室。

他忽然注意到其中一張病床上的一個病人的情形有點不對。不是醫生未必看得出來的，他就看得出這病人沒有得到應有的護理及設備。

他說：「唏，這個人是怎麼攪的？」

床上那個皮膚黑黑的壯漢張開眼睛看看他，似乎求助，也似乎表示感激。

護士說：「這人被汽車撞倒了，救傷車送進來的。」

「我記得他在這裏已有一個鐘頭了，」史超活說。

蘇里雲醫生亦進來了，說：「要輪着來呀！而且，這是一個紅番！」

「你說什麼？」史超活憤怒地瞪着他。

「他們身體特别强壯，」蘇里雲醫生說，「而且，這些人也不大有能力控告我們——」

史超活一跳上前，揪住蘇里雲醫生的衣襟，幾乎把他整個人提起了，叫道：「你這個混蛋！」

「放手，」蘇里雲醫生說，「他是我的病人，由我負責！你别管我，」

這一鬧，使大家都過來勸開，而史超活醫生亦不得不放手。因爲，他又不是院長，不能干涉别的醫生做工作的方式的。

蘇里雲醫生扶正身上的白袍，說：「瘋子！」

「我告訴你，」史超活醫生說，「假如這個病人有什麼不妥，我會支持他提出控訴，我也會作証！」

他這話却得不到其他醫生及護士們的同情，因爲他們認爲他們是應該團結的，有什麼錯處，也應該互相維護和遮瞞。史超活這樣說，是瘋狂的。

「你們聽見這個瘋子在講什麼嗎？」蘇里雲醫生說，「老天！我又不是劊子手，我也不想殺死這人的，好呀，史超活，這病人送你，你來醫他好了，換給我一些容易一點的。」

「這樣最好了，」史超活說，「把他交給我。」

蘇里雲醫生眞的把他轉了給史超活。史超活小心替這個人檢驗了一遍，說：「你受了震盪，需要留醫！你的肋骨斷了兩根，我得先替你弄一弄！」

「謝——謝——」那人很困難地說。

「你不大能說話，有痲痺現象是嗎？」史超活問。

那人的眼皮上下霎動表示正是如此。

「你的証件顯示你叫雷門，」史超活說，「但是我們沒有你的地址——怎樣通知你的家人呢？」

雷門的眼睛左右移動，代表搖頭。史超活又問：「你沒有家人？」

雷門的眼皮霎動，表示沒有家人。

史超活嘆一口氣：「你別擔心，你是不會死的。你閉上眼睛，我先替你弄弄肋骨，然後替你的痲痺想辦法！」他這樣說着時，一個年輕美麗的女護士上前。

她說：「史超活醫生，可以讓我幫你忙？」

「哦，」史超活微笑，「桃麗，妳是新來的，而你也還是有那股傻勁。很好！」

他立即徵用了這個護士，備辦一切，開始工作。

這時，在醫院的停車場中，一部小型客貨車內，有三個人正在做着一些使人看了驚心動魄的事——可惜沒有人看見。他們是正在那車廂內的昏暗之中檢驗及分發大批槍械武器。一把槍檢驗好了就塞進一隻大布袋中，袋備了一袋。跟着他們又在身上插好好幾把手槍。其中一人揹着那隻袋子首先下車，向醫院走去。

這個人乃是穿上工人服的，揹着一隻袋子，就像是送什麼東西來的人。醫院是一個大而複雜的地方，通常，你走進去，可以由樓下走到頂樓，遊遍了而出來，亦不會有人過問，因為醫院裏就是沒有負責盤問進出的人的人員的。除非你是闖進那些有特別設備，閒人免進的地方，才會有人擋駕。

這個人大模廝樣地進入急症室，那裏有一張桌子是有警員當值的，這些警員是在這裏留心那些受了特別的傷的人的，倒如受了槍傷之類，他們就要立即查究。這裏的二個警員，也是完全不注意這個來人。出入的人太多了，醫院又不是銀行，沒有需要，人也不會願意進

來。

這個人上了樓，到了史超活醫生那一層。此時床位已不足，許多病人是臨時加了床位在那裏的，而護士們亦忙個不了，這個人在病人的中間走來走去，亦沒有人管他。

此時，停車場中，那另外二個人亦下了車。他們穿着長長的防風外套，外套下面藏着手提機槍，用手臂夾住，外面就看不出來。他們亦踏入了醫院。

史超活醫生專心在治理雷門，桃麗也在旁邊幫助。史超活醫生已替雷門注射了一針。

「現在，」史超活醫生說，「你的痲痺好一些了嗎，雷門？」

「好……一些了！」雷門慢慢地說，「謝謝——你！」

「你慢慢就沒事了，」史超活醫生說，「你閉上眼睛休息一下吧！」

雷門閉上了眼睛。

在另一邊，蘇里雲醫生吵了起來。他說：「唏！那個人在幹什麼？」

他所指的就是那個穿工人服，携着袋子的人。

那人說：「我是來探人的。」

「探誰？」蘇里雲醫生問，「你每一個病人都攪一攪，怎麼可以？」

「我還沒有找到我要探的人！」那人微笑着說。

一個護士此時也上前去，說：「你不能這樣亂走，出去！出去！」

「我不能探人嗎？」那人問。

「你要探什麼人？」護士問。

「我聽說我的哥哥給車撞了，」那人說，「所以我到這裏來看看！」

史超活醫生說：「是這個雷門嗎？他是唯一被汽車撞的傷者！」

「我——不認識他——們！」雷門說。

「不是他，」那個拿着布袋的人說。

那個護士說：「那就沒有了，請你離開這裏，你不能夠阻碍我們工作，」

「我要找我的哥哥！」那人說。

蘇里雲醫生的脾氣並不好，尤其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因爲他對病人與及病人的家屬都是沒有同情心的。他吼道：「你不走，我就叫人來把你趕出去！」

「叫誰把我趕出去呢？」那人微笑着。

「我們有保安人員，」蘇里雲醫生說，「也有兩個警察在樓下！」

「那你叫他們來吧，」那人說，「我找不到我的哥哥，是不會離開的，」

史超活醫生亦不同情這人，他說：「你不能夠這樣，也許你是弄錯了，你的哥哥根本不是給送到這醫院來。」

這時，那另外二個人亦到達了。他們對那個拿着袋子的人說：「找到了沒有？」

那人說：「他們把哥哥藏起來了，不承認！」

「他是瘋子！」女護士桃麗對史超活醫生低聲說。

「小心……」雷門低聲說，「他們……是來……找……痲煩！」

那二個新來的人提高聲音說：「把你哥哥藏了起來？這怎麼可以？唏！你們把他交出來！」

蘇里雲醫生已經失去了耐性，此時就走過去，推他們，說：「滾！滾出去！滾出去！」

這一動手，對方亦動手了，三個人的機槍都出來了，其中一人的槍管一揮上去，撞在蘇里雲醫生的牙床上，蘇里雲醫生大叫一聲，向後跌倒，嘴巴流血。

三個人舉起槍喝道：「大家都不准動！」

「等一等，」史超活醫生叫道，「不要亂來！你們有什麼話要講的，好好地講吧！」

辦公桌那邊的總務護士拿起了電話，打電話到樓下去要通知警員。另一人的機槍一擺過去，一陣掃射，那隻電話化成了碎片，桌上的許多雜物亦飛走了。這個女護士尖叫着躲到了桌子底下。她沒有被射死，實在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情。

「你們誰再亂動，」那人叫道，「誰就沒命了！」

大家都僵住了，沒有人敢再動。

史超活醫生說：「你們不要太動氣，有什麼事情，可以慢慢講的。假如你們是有兄弟在這裏，我們當然不會把他收藏起來的。你們說出他們是什麼名字，假如有，我們一定會讓你們見，假如沒有，那就可能是送到了另一間醫院去了！」

「我們當然會說！」那個開槍的人獰笑着說，「我們是會好好地說的！」

他們雖然把電話打破了，使那個女護士不能通知樓下的警察，但這其實是沒有分別的，因為槍聲一響，就把警察驚動了。隣室有人跑過來看看，一看就連忙跑下去通知那二個警察，而事實上，那二個警察聽到了聲音，亦是立即就趕上來。他們在半樓梯已得到看到的人通知，但是，他們身為警察，還是要上來看看的。於是他們拔槍在手衝上來。

那三個人顯然不是普通人，現時他們是三人背對背站在一起，因此沒有人能夠從他們的

背後施行突襲，而他們亦是可以看到每一個方向。

警察一出現，他們就看到了，也立即用輕機槍向那邊一陣掃射。這二個警察閃得快，連忙躲回隱蔽的地方，總算沒有中槍。

「你們要幹什麼？」其中一個警察叫道，「你們是逃不掉的，快把槍放下來吧。」

「你不要做英雄！」其中一個槍手叫道，「我們的身邊有許多病人，我們祇要隨便放槍，就有許多人要死了，明白了沒有！」

那二個警察都不做聲，細細商量了一陣，也知道形勢不妙，其中一個叫道：「好吧，你們要什麼，拿了就走好了！」

「你們沒有資格談判！」一個槍手叫道，「你們把有資格談判的人找來吧！」

「但是你們要什麼，就拿什麼好了，」警察說，「這不簡單嗎？」

「沒有這樣簡單，」那人說，「我們要的東西不在這醫院裏！」

「那你們爲什麼來呢？」警察問。

「笨蛋，你不明白嗎？我們現在已經劫持了醫院。」

史超活醫生說：「你的意思是你要利用我們這醫院來達到你們的目的？」

「對了，」那人說，「這醫生才是聰明的人！喂，你這飯桶警察，快去通知你的上級，找一個有資格與我討價還價的人來！你是沒有這資格的。」

「好吧，」其中一個警察說，「我現在就去打電話，你別亂來！」

「我們會等的！」那人吃吃笑着。

其中一個警察跑下樓去找電話，而那三個槍手亦散開了，把袋子帶來的一個把袋子一翻翻轉，倒出其內的大批武器來。

在床上的雷門對史超活醫生低聲說：「沒有手榴彈，沒有炸葯！」

「這有什麼分別？」史超活醫生說，「病人都是沒有抵抗的。他們用病人作人質，沒有人敢負責讓病人死掉！」

其中一個槍手的輕機槍忽然又一陣掃射，掃得碎片從天花板上紛紛落下來。假如他不是向上掃射，這一下就很不妙了。

外面那警察叫道：「怎麼了？我們正在去找人。」

「我說任何人都不准動！」開槍的人說，「你們沒有聽見嗎？那個醫生，你動什麼？」

史超活醫生說：「我們是正在工作，那位醫生，不過是要救治病人吧了，對你們是沒有

阻碍的！」

「我說不准動！」那人發狂似地叫道，「我的意思就是任何人都不能動！」

「但是這些病人都是急症！」史超活醫生說，「假如不理，他們可能會死的。」

那人哈哈大笑起來：「現在，你開始明白為什麼我們要選擇醫院了。我們用不着動，也會有許多人死，這些人死了，就是警方拖延的責任！」

「他們還未開始拖延，他們人都還未來，」史超活說，「你讓我們先工作下去好嗎？」

「不行！」那人說，「他們來得太遲，也是他們的責任！誰都不准動，再動，我就不是射天花板了！」

「老天！」外面那警察叫道，「你不要亂來！我下去打電話叫他們快些！」

「你很聰明！去吧！」那人說。

「你們，你們這些野獸！」護士桃麗憤怒地叫。

「你在講什麼？」那人說。

「算了吧，」史超活醫生說，「她沒有講什麼。」

「妳！」那人指着桃麗叫道，「我沒有聽錯，你再講一次！」

「別出聲，」史超活醫生透過嘴角對桃麗低聲說，「罵是對事情沒有幫助的。」

但是桃麗就是年輕而氣盛，所以忍不住。她又叫道：「我說你們是野獸！」

「妳過來！」那人對她招招手，「過來！」

「你過來！」桃麗說。

「算了吧，」史超活醫生說，「我替她道歉！」

那人手中的機槍忽然又向天花板上一陣掃射，吼叫道：「妳閉上嘴巴！醫生！我叫她過來！」

「你過來好了！」挑麗說。

那人又一陣掃射，令到全急症室的病人（那些還清醒着的）都更爲恐懼，但他們亦知道亂動是不妙的，而且他們也多是在床上不能動的。

那人說：「妳不過來，我就再放槍，而這一次，我會把那醫生的頭轟掉……」

桃麗深深吸入一口氣，把胸一挺，祇好向那人走過去。她還差兩步就停住了，但是那人一伸手就把她拉過。桃麗說：「你想怎樣？殺我？你們是一定會給捉到的！假如你們未有殺人，就沒有那麼大罪！殺了人就是死罪！」

「好一個大胆的姑娘！」那人一隻手捉住她的下頷，使她的臉仰起來，「也很美麗！那醫生是妳的男朋友？」

「不是！」桃麗說，「讓我告訴妳，你們——」

她却說不下去，因爲那人的嘴巴忽然一吻下來，就吸住了她的嘴唇。那人的氣力非常之大，一隻手拑住桃麗的下頷，就好像是鎖鉗似的，使她無法避開，桃麗祇有拚命扭動身子，和揮動兩手打他。

但身子太近，打起來也發不出多大的氣力。結果還是那人放了手才得脫。桃麗立即一掌摑在那人的臉頰上，清脆的「啪」一聲。

那人呆了一下，臉上現出一個紅色的掌印，而桃麗也跟蹌地向後跌，差點壓着其中一張病床上的一個病人。那人手中的輕機槍擺向桃麗，目露兇光，一時似乎要開槍把她的身子射成蜂巢那樣似的。桃麗也呆住了，亦沒有其他人敢動或敢做聲。

那人却終於舒了一口氣，把輕機槍垂下來，吃吃笑：「小姐，妳眞有性格，有胆色，也許，我們在走的時候是會把妳帶走的！」

桃麗此時又不倔强了。這種事情是很難講的，也許，當她面對着機關槍咀，知道自己隨

時都可能被殺時，她才明白生命是多麼可貴，她便軟下來了。不過她仍是充滿正義感的。她說：「你們跟我們沒有什麼仇恨，少開一些槍好嗎？」

「我不開槍，你們會以爲我們手上拿着的是玩具了。」那人說。

「我的意思是，」桃麗說，「我們的樓上就是精神科病院，那裏有不少精神病人在休養，他們是受不住刺激的，假如你——」

那人哈哈笑起來，又向天花板上一陣掃射。這一下，他槍中的子彈都射完了，他就把彈夾拔出，就在地上撈起一隻新的彈夾，又在槍中裝上了。他吃吃笑道：「妳看，我們有的是用不完的武器！」

雷門低聲對身邊的史超活醫生說：「別跟他們講那麼多，求他們沒有用，警方有人懂得和他們交涉！」

桃麗雖然聽不到雷門講這話，她亦是明白的。似乎，這些人，越求他們不要做的事情，他們就越是要做，他們的確是野獸。祇有人面獸心的人，才會來劫持一間醫院。即使是喪盡天良的恐佈份子，亦會把人質之中的老病婦孺釋放，然而這些人却是要把病危的人拿在手中作爲人質，用病人的性命討價還價。

於是，大家都不去求他們了，醫生及護士們亦祇好停止救治的工作，呆在那裏。史超活醫生十分心焦，因爲，有些病人是正在吊着血漿或葡萄糖水及葯水之類，賴以活命，有些已經快用完了，需要換新的，假如不換，人很快就要死掉。但是，求這些人准許更換是沒有用的，他們一定不會准。

另一人說：「時間也差不多了，我們準備吧！」

他們三個人分開，其中一人持槍指着門口，另外二人則走過去，把每一隻窗子的百葉簾都放了下來。這也是一個非常聰明的方法，因爲，警方的反恐佈突襲隊之中有神槍手，他們的其中一個辦法就是在窗口對面佔據有力地方，向窗內射擊，把他們槍殺。百葉簾放了下來遮着，他們無法瞄準，就無所施其技了。

史超活醫生說：「我們可以坐下來嗎？」

「隨便吧，」那個吻桃麗的人說，「祇要不亂動！」吃吃笑：「休息一下不是更好了嗎？你們太忙了，」他就是那個揹了一大袋槍械上來的人，而他也似乎是三個人之中的首領。

大家都坐了下來。

雷門低聲說：「醫生，留在我的身邊，你可能需要我的。」

史超活醫生苦笑着低聲說：「你是說你可能需要我嗎？」

「我了解這種人，」雷門說，「必要時我會教你怎樣做的。」

「你受了傷，」史超活醫生說，「你還是休息一下吧。拖下去你也不會有危險，有危險的是其他的病人！」

「我不是在想着我自己，」雷門說，「我就是在想着其他的病人！他們討價還價要很長時間，警方一定是盡量拖的，這可能拖死其他的病人！」

「你有什麼好主意嗎？」史超活問。

「暫時不要刺激他們，」雷門說。

那三個人是相當靈活的，他們此時在急症室中走來走去，不時貼身在每一隻窗子的旁邊，向下察看。

後來，那個首領說：「媽的，他們都已經來了！他們却不跟我們談！他們是在拖延時間。」

不錯，此時，已有許多車子駛來了，警車亦來了，但是沒有發出警號聲。其中一個理由

是因爲這裏是醫院，不適宜吵鬧，但另一個理由就是不想這三個人知道他們有多少人來了，而且要有時間佈下天羅地網。

「我沒有看到突擊隊！」其中一人說。

「他們會來的，」首領說，「他們一定來的！」

他也講得沒有錯，這時，對付這種事件的突擊隊已一一來到了。他們都是乘坐很特別的車子來的，就是救傷車。救傷車開到醫院來是很合理而正常的事情，但是一部一部救傷車吐出來的都是突擊隊。

「你，醫生，」那首領指着史超活醫生說，「你看到的，他們在浪費時間，有什麼人命損失，他們要負全部責任！」

「也許，」史超活醫生說，「是你把電話打壞了，他們不能打電話上來聯絡。」

「這個——」那人皺着眉頭，「這是不成理由的，他們不是白痴，他們可以派一個人上來談的。」

「我們急什麼？」另一人說，「我們有的是時間，他們却沒有！」

史超活醫生說：「我可以催催他們嗎？我是在爲我的病人擔心。」

那首領遲疑了一下，說：「好吧，但不要亂來！」

史超活醫生說：「我走到門口去叫一叫！」那首領亦同意了，他便走到門口去，對外面叫道：「喂，你們！快一點可不可以？我們這裏的病人不能等！」

下面有人叫道：「我們知道，但是你們上面的電話不通，我相信是給打壞了！我們現在正要再搭一個新的電話上來！」

「快些吧！」史超活醫生說，「有些病人是很危險的。」

「很快就來了，」那人說，「你是誰？」

「我是史超活醫生。」

「史超活醫生，你跟他們講一講，我們要拿一隻電話上來，他們不要開槍！」

史超活醫生轉頭望望那個首領。

那首領說：「不要叫人拿進來，用一張病床推進來好了，我不要看見一個人出現。」

「好——好吧！」那人說。

那人又跑回樓下去報告了。這時，樓下已經有了許多重要人物，院長在着，特種部隊的隊長也在着，而另一個「交涉專家」亦在着。交涉專家是特種人才，他是很清楚這一類劫持

的人物的心理及反應的，口才亦好，也很有計謀，所以他就負責與這些人談判。

他說：「媽的，這些人很狡猾，不准人送電話上去，我們就沒有機會看到那上面的情形了。老天！我們連他們有多少人都不知道。」

「是呀，」特種部隊的隊長亦說，他用拳頭拖着那張他們早已拿出來研究的醫院藍圖，「我們知道地勢，但是看不到他們，有什麼用處呢？」

院長說：「我們不能這樣拖下去的，那裏面有許多急症的病人，需要救治！」他最關心的是病人。

特種部隊的隊長說：「這種事情是一定要拖的，拖到他們疲倦了，神智就軟弱下來，容易屈服，亦容易出錯。這是必然的戰略！」

「但是我的病人！」院長說，「不能拖！」

「你們有醫生在上面呀！」隊長說。

「你憑什麼認爲他會准許醫生醫治？」院長說。

「院長說得對，」那交涉專家說，「我猜他們就是爲了這個理由而劫持醫院。我們拖，病人就會死。」

「你們現在就是在拖，」院長說，「假如我的病人有什麼三長兩短，你們要負責！」

「我猜這正是他們要講的話，」交涉專家嘆一口氣。

「我們是不能對恐佈份子屈服的，」隊長說，「此例一開，就人人都會效法了，」他是有他的立場的。

「你給他們要的東西，讓他們走了，然後慢慢去捉好了，」院長說，「你們是可以捉到他們的，捉到了之後，就亦可以讓其他的人知道這種事情不是那麼容易成功的。」

「電話已經弄好了，」交涉專家說，「且讓我們先看看他們要的是什麼吧！」

這時一個技工已經駁好了一隻電話，有很長的電話綫，可以通到這下面來的，這是一個眞眞正正的直綫電話了，別處是接不通這電話的。

一個突擊隊員把這電話拿了出去。

他拖着電話綫，把電話拉上了樓上。

到了走廊的轉角，他叫道：「電話來了。」

「用一張床推過來，」那首領叫道，「我不要看見有人。」

「來了！」那人說。

手術床亦已准備好了。那人就把電話放在手術床上，一推，手術床滑出去，到了接近急症室門口的地方。

那首領揮揮手中的輕機槍，對桃麗命令：「妳出去把電話拿進來，不要逃走！妳不回來，我就把史超活醫生的頭轟掉！」

桃麗祇好出去，把電話拿了進來，交給那首領。首領微笑，把電話遞給史超活醫生，說：「你先講吧，告訴他們你的困難，但是不要告訴他們我們有多少人！」

史超活醫生祇好拿起電話，那交涉專家的聲音就從電話中傳來，問道：「我在跟誰講話？」

「我是史超活醫生，這裏的情形很困難，他們有很多槍——」

「有沒有殺人？」交涉專家問。

「還沒有，但是我們不准動手治療。」史超活醫生說。

下面的電話傳出來的聲音是大家都可以聽到的，史超活這樣一講，首先就是院長咬牙切齒。

那交涉專家說：「你認爲可以支持多久呢？」

「很難講，」史超活說，「假如病人的病況有變化，我們就隨時都需要動手救治的。即使沒有變化，我們恐怕……也支持不到兩個鐘頭，」在這個估計的上面，史超活也不敢說謊，祇有照實報告，因爲假如講得太急切，就對這三個恐佈份子有利，講得太輕鬆，警方便又會拖下去了。

「他們有多少人，」交涉專家問，「你可以用暗示的方式回答我——」

但是，那個首領已把電話搶了過來，因爲他是貼在史超活醫生的耳邊聽着的。他對電話裏面格格地笑起來。

「你是誰？」交涉專家問。

「我是世界正義伸助行動組織的代表。」那人說。

「我——沒有聽過你這組織，」那交涉專家苦笑；這些人，每次攪事，總是搬出一個似模似樣的名堂來的。

「你現在聽到了，」那首領說，「而以後，亦會有許多人聽到，人們也不會忘記！」

「好了，我們談談正題吧！」交涉專家說，「你究竟想要什麼呢？」

「我要邦尼維杜從監獄裏放出來！」那首領說。

「但邦尼維杜是謀殺犯，已經給判了死刑——」
「還有，我們要一百萬美元，舊的，小額的，不超過五十元面額的——」
「等一等——」交涉專家說。
那首領却不理他，而繼續說下去：「我們要一架專用民航機，把我們載到A國去。」
「還有什麼嗎？」交涉專家問。
「一部旅遊巴士在半小時之內帶同鈔票來把我們載走，到機場去登機。」首領說。
「邦尼維杜又如何呢？」交涉專家問，「把他載來給你嗎？」
「不是，」首領說，「邦尼維杜送到楓樹灘的第三碼頭去，那裏自然會有人接應！」
「現在，」交涉專家說，「你可以聽我解釋，為什麼這些事情是不可能的嗎？」
「沒有事情是不可能的。」首領說。
「我是負責跟你談判，」那交涉專家說，「我得告訴你有些事情是不可能的，你要明白其中的道理，這並不是拒絕你與否的問題。」
「你講好了，」那首領得意地吃吃笑着，「我的時間是多得很的，是你沒有時間吧了。」
「半個鐘頭，」那交涉專家說，「這個時間是不可能辦到的。」

「我可以給你廿四小時，」那首領哈哈笑道，「但是廿四小時之後，却不知道會有多少病人死去了。」

「但你起碼要明白我們的處境，」那交涉專家說，「首先，一百萬美元，即使是在日間，也不是半小時可以拿得到，而現在是夜間——」

「市長可以命令銀行開門拿出來的。」那首領說。

「就是市長方面的問題，」那交涉專家說，「市長未必一定肯答應你這條件，而且他一個人也不能決定，必須開會研究。」

「他們那些會，」首領冷笑，「可以開幾個月都作不出一個決定的，所以我勸你還是想個好些的辦法，你把情形對他們講淸楚吧！」

「我們現在就已經有人撥電話把你所要求的轉告市長。」交涉專家說。這是眞話，此時的確已經有一個人在用另一個電話與市長聯絡了。「除此之外，一百萬美元即使就在手邊，點算也是不止半個小時的！」

「我信任你們，」首領哈哈笑着，「就是少個五千一萬，也是沒有所謂的！」

「還有旅遊車及民航機的問題，也是要與許多方面交涉。旅遊車是容易的，但是飛機就

不容易，要向航空公司拿，航空公司未必肯答應——」

「那就要你們去設法了！」那首領說。

「即使航空公司答應，」那交涉專家說，「也是要相當時間才能把飛機準備好的。」

「你快叫他們準備吧，」那首領說，「你現在是正在浪費時間。」

「假如市長一決定了，自然就會盡快，」交涉專家說，「此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你要求放出來的邦尼維杜，他是一個殺了八個人的兇手，市民對他沒有好感，你使他放出來，對你們這個正義的組織的名譽是大有損害的，而且這也會妨礙市長的決定。」

「你別管這個！」那首領說，「我們有我們的計劃！」

「而且，把這樣一個犯人放出來，對市長的聲譽也有損，」那交涉專家說，「你知道，他要擔心下次競選的問題的——」

「你又在浪費時間，」那人說，「困難讓他去解決好了，你告訴我幹什麼？」

「我是在跟你講坦白話，」交涉專家說，「這個世界，每一個人都是爲了自己的利益而做事的，尤其是政客，市長爲了保護病人的性命而接受你的條件，他會很樂意，因爲這是表示他重視市民的生命，是好的宣傳。你劫持醫院這個主意很不錯。但是一件對他有壞宣傳的

事情，他是會有顧忌的——」

「你究竟想講什麼？」那首領問。

「你不要這個邦尼維杜可以不可以？」交涉專家問，「邦尼維杜會阻碍你的計劃，其他條件是容易商量的。」

「不行！」首領說。

「邦尼維杜究竟是你的什麼人呢？」交涉專家問，「爲什麼你這樣重視他？」

「你別管這個！」首領說，「你也別騙我講話，我不會上當的。」

「好吧，」交涉專家嘆一口氣，「我也不想阻時間了。不過，你得多給我們一些時間。半小時實在不夠，你也不是不知道的，現在我們已用了差不多十分鐘了。」

「你想要多少時間？」首領問。

「兩個鐘頭如何？」交涉專家說，「我會盡力爲你講，希望兩個鐘頭時間可以成功。」

「好吧，兩個鐘頭！」首領說。

「你有什麼困難，不要亂來，」交涉專家說，「打電話給我。你一拿起電話，就是跟我講話了！」

首領也不回答他，就把電話擲下了。

交涉專家也放下電話，苦笑：「我騙不出他講出他是邦尼維杜的什麼人！」假如知道，以後容易追尋。

「我們可以問邦尼維杜！」一個警探說。

「你去問好了，」交涉專家說，「假如他肯講的話！」

「我們現在已在進行了！」警探說。

那邊一個人已在忙着與市長通話，而一個突擊隊員也進來報告：「沒有辦法望進那病房裏！」

他們的工作就是要把恐佈份子消滅，所以他們在醫院的附近跑來跑去，找尋可乘之機。最重要的就是找到一個可以看到那些人的地方，如此才可以瞄準射擊的，但是他們却找不到這樣一個地方。

他們是各盡各的責任的。

而在樓上，那三個恐佈份子忽然一陣緊張，因爲他們聽到他們頭上的那一層吵得很，有人在大叫大喊，還有評評蓬蓬的聲音透過天花板傳來，好像有人正在那上面打架或者搗亂似

的。

「那是什麼玩意？」首領對史超活醫生叫道。

「你打電話問下面好了，」史超活醫生說，「不過，我也可以告訴你，是那些精神病人在鼓噪起來。剛才已經對你講過了，樓上那一層就是精神病人所在的地方，精神病人給你們的槍聲一嚇！就鬧起來了！」

「你們最好叫他們不要鬧！」首領咬牙切齒地說。

「這就很難了，」史超活醫生說，「假如你能夠使精神病人聽話，那你可以到這裏來主理精神科了。除非把他們殺掉吧！但這要你動手才行。」

「假如這是詭計——」首領說。

「這不是詭計，」史超活醫生說，「這是我們早已有言在先的，這話下面的人又沒有聽見，沒有可能與我們合作的。」

「你們可以把他們一一捉住，」首領說，「把咀巴塞住！」

「上面是有人照顧的，」史超活醫生說，「他們會盡他們的能力。不過，有些病人不可能受到這樣的對待，因爲我們還要顧全病人的安全。」

「我可以命令他們這樣做！」首領說。

「你可以試一試，」史超活醫生說，「不過我亦可以告訴你，樓上的醫生未必會聽你的話，因爲他們不是在你的槍咀指嚇之下！」

那三個人都皺起眉頭望着頭上的天花板，不過，吵聲又漸漸停止了。但是，這件事情，他們也暫時算了。

而在另一方面，警探們亦是正在做他們的工作，那就是在監獄裏把死囚邦尼維杜找了出來，在一個特別的房間裏盤問。

但盤問此人並非一件易事，因爲首先，他是一個自命已經死掉了的人，是拚命無大害的，他什麼都可以不講。

而盤問的人又很難開口，因爲，假如告訴他發生了醫院裏這件事情，他就更加不會講了。他也是希望營救他的行動成功的。

所以，起先，那些盤問的人祇是說，有人恐嚇放炸彈，要把他放出去。

邦尼維杜得意地微笑着：「那你把我放出去，就沒有人會放炸彈了！」

「把你放出去，你也是逃得不遠的！」那人說，「你沒有地方可以逃。但是你把他們供出

來，你會有好處！」

邦尼維杜哈哈笑起來：「以我的處境，我還有什麼好處可言呢？」

「有的。譬如說，你的死刑是會轉爲終身監禁的，你終生在監獄裏，可能活得很舒服，也可能很辛苦！」

「你即是說，」邦尼維杜又冷笑道，「我會每天給人打一頓之類？」

「很可能如此。」

「你是在恐嚇我！」邦尼維杜笑，「你沒有能力安排這種事情的。」

「假如炸彈爆炸了，就很難講了！」

「那又如何呢？」

「炸彈爆炸，可能傷及很多無辜的人。這監獄裏也有許多囚犯是痛恨這種行爲的，他們就會對付你，」

邦尼維杜皺眉想了一陣，說：「我不相信你。你在對我說謊，有人說要放炸彈，你就來找我？怎知是不是惡作劇，假如是炸彈爆炸了之後你才來找我，那還有些道理！所以，還是不要亂兜圈子了，把眞相說出來吧！」

「好吧！」那盤問的人說。

他把醫院中發生的事情說出來了。

「你在開玩笑！」邦尼維杜說。

「我老遠到這裏來跟你開玩笑？」那人說，「你想一想，你實在是逃不掉的，而這件事情，可能把醫院裏的許多病人累死。你被捉回來了之後，就更加不會有人同情你了！他們怎樣對付你，你想想吧！」

邦尼維杜忽然跳起來，恐佈地叫道：「我不去！」

他一吵，外面的守衛立刻把鐵門打開，拿着長槍衝進來。那盤問的人揮揮手說：「不要緊。」

守衛出去了。

邦尼維杜又大聲叫道：「我不走！我不會出去！」

他顯得非常激動。

那個負責盤問他的人說：「你不會出去？這是什麼意思？有人請你出去，你都不出去？」

「我不是傻瓜！」邦尼維杜叫道，「我不認識這些人！他們是利用我！我不會跟我不認

識的人走的！」

「你怎知道你不認識他們？」那個負責盤問的人問。

「我沒有這樣的朋友，」邦尼維杜說，「沒有人會用這樣的方法救我的，所以他們這樣做祇有一個可能性，就是要把我弄出去，把我殺掉！」

「你又不認識他們，」那個負責盤問的人說，「你怎麼知道呢？」

「很多人都恨我！」邦尼維杜說，「我是市民公敵！我是不會處死的，祇是會判終身監禁，但是許多人都認爲我應該死，希望我死！」

「用這樣的辦法把你引出去殺掉？」那盤問的人說，「要犧牲醫院裏許多病人的性命而引致你的死亡？這似乎不大合邏輯吧？」

「我不懂得什麼邏輯！」邦尼維杜吼叫道，「我祇是知道，我不要出去，我有權不出去的！你們不能逼我！」

「但是，」那盤問的人說，「他們要你出去，你認爲是爲了什麼呢？」

「我不知道！」邦尼維杜在叫道，「總之我不走！」

「他們不是爲了殺你，」那盤問的人說，「又不是你的朋友，那麼他們究竟是什麼人

呢？」

「我怎麼知道？」邦尼維杜說，「我也不要幫你！爲什麼我要幫你？我沒有朋友！」

「不是朋友的問題，」那人說，「而是利益的問題。假如我說我是你的朋友，你也不會相信的，所以，我們現在要談的是利益的問題。你幫了我們，你是會有好處的。假如我們公佈你不肯走，而因爲你不肯走，而醫院裏有人死了，那責任就在你的身上了！」

「我是有權保護我自己的性命的呀！」邦尼維杜說。

「你沒有什麼權，」那人說，「你已經奪去了那麼多人的性命，一般人都認爲你是沒有權的。你不去，那我們仍會把你送去。」

邦尼維杜憤怒地一跳跳起來，撲過去執住那人的衣襟。他是兇暴起來了。而這時，門外的守衞又衝進來了，這一次進來了兩個，三人合力把邦尼維杜制服。

「我不要去，」邦尼維杜還是尖叫着，「你們不能强逼我！」

「那你合作好了！」那人說。

「我眞的對他們這些人毫無所動！」邦尼維杜洩氣地說，「我合作什麼呢？我幫不了你們什麼忙！」

「幫不了忙，與不肯幫忙，又是不同的，」那人說，「你幫不了忙，你就應該早些講！」

「我眞的幫不了什麼忙！」邦尼維杜掩着臉哭了起來了。

這時，市長已經正在與他手下的要員在開緊急會議了。這其中也包括警務總監。電話打來，告訴了警務總監邦尼維杜的情形。警務總監回到會議室，說：「我看，邦尼維杜與這些恐佈份子是無關的，他不肯走。」

市長說：「那麼，他們爲什麼要他呢？」

情報局長說：「這可能是那些恐佈份子的詭計，用邦尼維杜引開我們的注意力。我們要調查，就向邦尼維杜這邊調查，自然查不出他們是誰了。他們得到了邦尼維杜之後，可能祇是把他殺掉而已！邦尼維杜不存在了，我們追查邦尼維杜的朋友，就一無所得！」

「但這是他們的一個條件，」市長說，「我們不能對他們說拒絕這個條件的！」

「我們用不着拒絕，」情報局長說，「就把邦尼維杜交出去好了。」

「但是邦尼維杜自己不願走！」市長說。

「我們還是可以把他送去的，」情報局長說，「我們不說他不願走，誰會知道呢？假如是一個普通公民，這樣做就會惹人反感，但是邦尼維杜不是公民。」

「唔——既然這樣，也祇好依他們了，」市長說。他是一個政客，是很圓滑的，很可能情報局長所講的話，也正是他的意思，不過他自己是不願意說出來的。情報局長反正是專做骯髒事情的，他也不怕講了。

市長這樣講，也沒有人反對。

市長又說：「他們所提的條件，大致上是沒有問題了，他們要的，我們都可以給他們，現在剩下來的是時間的問題。那筆錢和飛機，都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時間之內準備好的，所以我們得要求他們多給我們一些時間。」

「醫院裏的病人是我們的計時炸彈，」情報局長說，「我們是比他們更急的！」

「那麼，」市長說，「盡快辦理吧，錢、飛機和旅遊車，一切都盡快去辦！告訴他們，我都答應了，是爲了醫院裏的人命！」頓一頓，說：「我是爲了醫院裏的人命着想！電視台的最後新聞趕得及嗎？」很顯然，市長更重視的乃是宣傳方面的事情。

「趕得及的，」他的一個手下說，「這是突發新聞，每隔半個鐘頭就報告一次。而且，他們也許會爲了這件事情而通宵重播！」

「那就最好了，」市長說，「好了，現在你與他們聯絡吧！」

市長這個緊急會議，至此就暫時告一段落了，但各人當然是會繼續留意着最新的發展的。

而在醫院裏，那個交涉專家亦已得到了報告，於是就打電話上去與那首領聯絡。電話一響，首領就拿起來了。那交涉專家說：「你的條件，市長都答應了，但是我們需要時間！」

「浪費的是你們的時間，」首領說，「但是，樓上的吵鬧，你叫他們制止！」

交涉專家透過電話亦隱約可以聽到吵聲。

那吵聲就是來自樓上那一層精神病人的病房。

交涉專家說：「那是精神病人在吵，恐怕很難制止，醫生是很難攪的，他們不一定肯聽我的話，除非是你用槍指着他們，是你們開槍，刺激了那些人。他們是會慢慢地安靜下來的，假如不是必要，你們最好不要再開槍了，否則上面的情形就很難控制！」

那首領吐出一連串惡毒的咒罵，不過他大概亦明白，這件事就是逼也是逼不來的！所以就沒有再去談了。他說：「你聽着，當我們走時，我們是會帶走一個醫生和一個護士作爲人質的，所以，你們的飛機和車子上最好不要有什麼詭計，否則，就是人質先死。」

「這一點我們也料到了，」交涉專家說，「我們是不會用詭計的。但是，我們這裏有幾

個新來的急症傷者，可以讓他們送進來診治嗎？」
「別開玩笑！」首領說，「已經在這裏的人，都不准醫治，他們上來有什麼用？你想送一些假扮的病人上來？別當我是小孩子吧！這地方還有另外好幾間醫院，送到別的醫院去好了！」
「好吧！」交涉專家無可奈何地說。
他們的確是已經由二個突擊隊假扮好了，成爲病人，以便混入急症室中去作內應的，眞正的急症病人，他們則是已經遣到別間醫院去了。但是這個方法却是行不通，那個首領醒覺了，不肯中計。
那二個已經扮成病人的突擊隊員嘆息一聲。
他們的隊長說：「你們等着吧，也許一會兒是用得着你們的！」
這時，在樓上的急症室中，那個首領得意地說：「你們有沒有聽到我講話？他們已經答應了我們的條件……」
「你最好不要放槍慶祝，」桃麗冷冷地說，「樓上的精神病人的情況是已經夠混亂的了。」

那首領格格地笑着看着她：「妳講得有道理！但是，妳記得我在電話裏講過什麼嗎？我說我要帶走兩個人質。妳，桃麗，就是必然的一個，而另一個當然就是史超活醫生了。」

「你——你們打算把我們怎辦？」桃麗恐懼地說。

「當然是作爲人質，」首領說，「假如我們安全的話，實把你們放掉，否則就是同歸於盡。」

「還有呢？」史超活醫生問。

「還有？」那首領格格地笑起來，「醫生，是你太心邪了！」

其實史超活醫生可以想到，而桃麗亦是可以想到，給他們帶走了之後，桃麗是一定會受到侮辱的，但是這又有什麼辦法呢？

另一個恐佈份子叫道：「媽的，樓上的吵鬧，假如再不停止，我要上去殺人了。」

「聽見沒有？」首領對史超活醫生說，「我這位朋友的神經也是有點問題的。吵得太厲害，他就會殺人。」

「這件事情我也沒有辦法，」史超活醫生說，「我祇能勸你們盡可能別再開槍，那應，他們是會慢慢地安靜下來的。」

其實，樓上的情形，此時比他們所料的更糟得多。有一個兇性的男病人逃脫了，逃進了廚房中，搶到了兩把切肉刀子，揮舞起來，沒有人能接近他，祇是能把他困在廚房裏。

在正當情形之下，這種事情是不會發生的，但是這一次，病人們是受到了不正常的刺激，意料不到，人人都發作起來，醫院的人手不夠，就百密一疏了。

他們是從來沒有預備每一個病人都需要控制的。

而一個精神病人發起狂性來，也不是其他部門的人可以幫忙的。精神病院裏有好幾個特別健頑，孔武有力的打手，是專責應付這種情形的，但是他們一時也束手無策。

那個狂人舞着刀子叫道：「不要過來，我是飛刀手！我殺過許多人！你們過來，我就飛刀了！」

那些人更不敢進入廚房了。

他們是已經拿來了長棍的，長棍對刀很有效，不過却未必可以擋得飛刀。而他們知道這個人可能眞會飛刀的，因爲他們對這個人的歷史很清楚。這個人本來是軍中的精銳部隊，受過高級的搏殺訓練，也許本身不願意殺人却被逼殺人，而且殺過了許多人，從戰場上回來之後，就變成神經失常了。但他的本領是仍在的。

「把他困在廚房裏，別讓他出來，」一個打手說，「暫時就祇有這樣！」

「媽的，」另一個打手說，「可惜他不是野獸。野獸可以用槍射痲醉葯針，一針射過去，就可以使他睡着了！」

「不可能的事情，還是不要做夢吧！」另一人說。

還有一個則是在門口向這個狂人好言相勸。

這情形，與樓下那一層倒是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樓下那三個恐佈份子，亦是好言相勸都沒有用處，這個狂人亦是如此。

這個好言相勸的人與他的同伴們都貼在廚房的門外，以免飛刀隨時擲出來。他們一面則舉着棍子準備着，假如狂人衝出來，他們就將之用棍擊倒。

忽然，他們感覺到廚房裏面那個狂人出奇地靜了下來了，而且跟着聽見一些異聲。

那個交涉的人伸頭進去一看，已不見了那狂人。他叫道：「不得了！他坐啞侍者下去了！」

所謂「啞侍者」，亦即是用以運送食物及食具的吊箱，等於小型的升降機，有一條糟通到各層，食物放進吊箱拉上去或放下去，就不必經過樓梯，省時省力。這吊箱的大小是可以

容一個人鑽進去的，而那個狂人就是鑽進了吊箱之內，下樓而去。

那個打手急急跳前要把吊箱制住，但是已經太遲了，吊箱已下了一層樓停住了。

「老天！他逃到了下面！」那人恐佈地叫道，「就是出事的那一層！」

這件事情，就像是火上加油。

那個狂人，果然從這一層的吊箱中爬出來了，揮舞着刀子，嚇得廚房中的人雞飛狗走。

那吵聲亦傳到了急症室中，那三個恐佈份子亦聽見了，首領立即伸手去拿電話，不過此時，電話却已自動響起來了。首領拿起聽筒，那交涉專家說：「有一個狂人從樓上逃脫了，乘送食物的吊箱到了你們這一層！他揮舞着雙刀！我們正盡力阻止他，不過——」

「那是你的問題！」首領吼道，「這也可能是你的詭計！你不要向我行使詭計！有人來，我就把他殺掉！」

「但這是一個病人！」交涉專家說，「我們控制不住的！」

「那是你們的問題！」首領說，「有人來，我們就開槍了！」他摔下電話。

下面，那個交涉專家用手帕抹着一臉的汗，呻吟地說：「老天！老天！這怎辦好？老天！」

這時在二樓的廚房，那個狂人哈哈笑着，一刀劈下去，就把那裏放着的一條麵飽劈爲兩段。

一個醫生趕到了廚房門口。

這醫生不是精神科的醫生，不過他到底是醫生，大致上亦懂得應該如何應付精神病人的，而他也明白，假如不能夠用暴力制服的話，就祇有好言相勸。

那醫生說：「朋友，你聽我說，我是醫生！」

「哈哈！」那狂人說，「醫生都不是好傢伙！你們都是在虐待我們病人的！」

「你聽我說，」醫生說，「現在我想你做一件對其他病人有利的事情！」

「你要我把受若的病人全救出去？」那狂人說。

「是這樣的，」醫生說，「你剛才有沒有聽到槍聲？」

「聽到，」那狂人說，「是機關槍聲，外面又開始打仗了，是不是？你們又要用我了？但是我告訴你，我不會再殺人的！」

「這就好了，」醫生說，「急症室裏有一些恐佈份子刧持，不准病人得到治療，向政府勒索！」

「呀，恐佈份子！」那狂人說，「我最恨恐佈份子！我的最好朋友就是給恐佈份子炸死的！」

「你聽我說，」醫生說，「假如你再鬧下去，他們就會開槍殺人了！」

「恐佈份子！」那狂人說，「讓我來消滅他們！」

「不！」醫生說，「我不是這個意思！我祇是勸你不要刺激他們吧了！」

但是狂人就是狂人，很少與他們理論的，他們喜歡聽的話才聽，不喜歡聽的話就當沒有聽到。他說：「你要我去消滅他們，那很好，我會的了，我是專家！我一定會把他們消滅的！他們在哪裏？哦，在急症室！」

他揮着刀子衝前去。

「不要！」醫生欄住，因爲假如讓這個人闖進急症室的話，後果眞是難以想像的。

然而，醫生却也是沒有辦法把這個人攔住。這狂人的刀子向醫生一揮，眼看這醫生就要鮮血飛濺了，不過他却又是手下留情，祇是用刀柄在醫生的額上擊了一下，醫生軟軟地倒下來，暈過去了。

這個狂人轉了走廊的轉角。他的前面，走廊的盡頭有二個突擊隊員在着，他與突擊隊員

之間，就是急症室的入口。那些突擊隊員無法過來制止他，因爲假如過來的話，就要經過急症室的入口，可以望進裏面，那就犯了那恐佈份子首領之誡。

於是，他們祇好不斷做手勢，示意狂人不要輕舉妄動。但是，這個狂人是自己有自己的看法，他把這些手勢演譯爲他喜歡相信的意思，那就是，他受到鼓勵，要去消滅那些恐佈份子。

他也做着手勢，表示他一定會做得很好。

那二個突擊隊員大急，但是沒有辦法制止，他們總不能把這個無辜的人開槍殺掉的。

而在他們遲疑着時，這個狂人便迅速衝前，向地上一滾，而且一滾就滾個不停。這樣，他就到了急症室的門前，進入了那三個恐佈份子的視綫之中。

「他來了！」其中一個突擊隊員沒有辦法不叫起來。

三個恐佈份子立即向這個狂人開槍掃射，槍彈射得走廊牆壁片片碎落。

這個狂人雖然動作快，但是射來的是機關槍，槍彈是散開的，他就難免中槍了。不過，他的確是一個受過特殊訓練的人，並沒有忘記他所受的訓練，即使在滾動之中，他仍看得出病房內的情形，知道三個拿着輕機槍的人就必然是恐佈份子了。就在他的身子給射得變成蜂

巢那樣子之前，他把手上的一把刀子飛擲出去！

這把刀子却仍然是擲得非常準確，一擲就中了其中一個恐怖份子的胸部。這個恐怖份子，並不是首領。他大叫一聲，在地上倒下來了。

首領和餘下的一個恐怖份子繼續用機槍掃射，直至這個狂人的身體就像變成了肉漿。

大家都是大爲震驚，因爲這個情況，是大家都料不到的。這時，電話響起來了。槍聲也停了。

首領抓起電話，吼叫道：「你們用這種詭計，我要把這裏的人全部都殺掉！」

「那是一個精神病人！」交涉專家說，「你們把他殺掉了！」

「我把他殺掉了！當然了，因爲他——」他沒有講完這句話，因爲他不想有人知道他們這裏有一個人受了傷，這對他們是不利的。

「你聽我講，」那交涉專家急急地說，「這是一件意外！你想一想，我們會這樣派一個人來送死嗎？這是不會成功的！」

「我不要想！」首領叫道，「我要——」但隨即又說：「遲一些再跟你講！」便把電話丟下了。」

這是因爲他看見現時另一個恐佈份子已經把受傷的那一個抱着，呱呱叫起來，他不想這些聲音傳進電話之中。但這人還是叫着：「他要死了！他受了重傷！」

「別吵！」首領叫道，「留心守着！」

這時，床上的病人雷門對身邊的史超活醫生說：「你可以跟他們講條件了！」

史超活醫生一時也不明白他是什麼意思。

而在樓下，那些突擊隊們已經憑聲音聽出了一些綫索了，而那另一個恐佈份子的叫喊，亦是告訴了他們一些事情的。隊長說：「他們有三個人，是三個人的槍聲，而聽那人所叫的，他們其中一個人中了刀，不過傷成怎樣，則是不知道！」

「這是可以拿來跟他們討價還價的，」交涉專家說，「就可惜，不知道上面的醫生會不會做！」

在樓上，那個首領亦蹲了下來看看那個中刀的人，發覺刀子是插進了右邊的肋骨內。假如是左邊，那裏就是心臟，這人就可能死亡了。但現在這傷也不是玩的。

「他——他受了重傷！」那恐佈份子子說，「他不能夠跟我們走了！」

「那是他運氣不好！」首領說。

「你別對我這樣講話！」那人說，「這是我的哥哥！你不能讓他死！」

「媽的！」首領低聲說，「我早應該想到，不能夠讓兄弟二人一齊參加！」他的意思就是，假如傷者不是有一個弟弟在着，他們就可以將之犧牲，一槍打死，解決問題，但是現在，問題就變得很複雜了。

那人低聲說：「你叫醫生救他！你不叫，就我叫了！」

這個人因爲自己的哥哥受了傷，情緒很激動。人就是這樣的，許多人不當別人是人，自己的親人才是人。首領沒有辦法，他是很需要這個人幫忙的，假如冷酷地拒絕，這人倒戈相向，就很不妙。

於是他對史超活醫生招招手，說「你！過來！替我們看看他！」

雷門在病床上低聲對史超活醫生說：「講條件！跟他講條件！」他的舌頭已經恢復了正常的靈活，因此他的痲痺的問題看來是已經解決了。

史超活醫生和桃麗都上前去，蹲下來看看。那傷者的弟弟說：「快把刀子拔出來！」

「不能亂動，」史超活醫生說，「一拔出來，他就要死了！」

「那你用你的辦法救他好了！」首領說。

「我有條件！」史超活醫生說。

「你提條件，我就把你的頭轟掉！」首領冷酷地說着，就把機槍的槍咀指在史超活醫生的額上。

「你殺了我，就沒有人能救這人的命了！」史超活醫生也冷酷地說。他現在是利用傷者的弟弟的心理。

果然，這首領讓兄弟二人參加，實在是不智之舉。現在那人是關心他的哥哥的性命多於一切了。他說：「你先聽聽他有什麼條件！」

史超活醫生說：「假如你這個病人要得到治療，那麼其他的病人亦要得到治療！」

「放屁！」首領吼道。

「那麼我就不動手了！」史超活醫生說，「假如依我的條件，可能的話，我會把這個傷者弄好，讓你們運走，送上飛機！」他現在是盡量利用傷者的弟弟的心理。

「不行！」首領說。

那傷者的弟弟說：「爲什麼不行？」

首領說：「這些病人是我們的計時炸彈，得到醫治的話，他們就可以拖延時間了！」

「你們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史超活醫生說，「你們手上，有的是那麼多的人質！我們醫生救人是要心情好才行的，做手術，假如不服氣，也許會錯手！」

「你錯手，我就把你的頭轟掉！」首領說。

「我不是想錯手，」史超活醫生說，「我是不想弄死病人的，我祇是想在盡量理想的情況之下工作！」他一面說也一面在動手，與兩個女護士一起把傷者抬到了手術床上去。

傷者的弟弟說：「答應他吧！我們是另有辦法的，假如他們拖，我們可以每分鐘殺一個病人！」

那個首領亦是正在企圖盡量利用這個傷者關心親人的心理，他說：「假如你們又要醫治其他的病人，那你們就不夠人手治我們這一個了！」

「其他的病人不需要很多人手，」史超活醫生說，「你祇要准護士們換換血漿和葡萄糖水，或者給予他們以他們所需要的注射就行了！」

「答應他！」傷者的弟弟咬牙切齒道。

首領看看這人的情緒極度激動，生怕會弄出一個內鬨的局面，也祇好答應了。他說：

「好吧，但是你們不要使用什麼詭計！」

「醫治病人也會有詭計的嗎？」史超活醫生說，「另一個條件就是先把蘇里雲醫生醫治一下！」

「先醫治他？」那傷者的弟弟憤怒地吼叫起來。

「這不是優待的問題，」史超活醫生說，「這種手術，蘇里雲醫生在這裏是一流的，有他合作，我就有信心一些！」

仍然伏在地上呻吟着，剛才被擊倒的蘇里雲醫生感激地看着他。首領則看看蘇里雲醫生，說：「他傷成這個樣子，還能夠工作嗎？」

「是你把他打成這個樣子的！」傷者的弟弟叫起來。

「你安靜些，」首領說，「我們不要中計！」

史超活醫生說：「蘇里雲醫生正在流血，但我相信所傷不重，爲他洗一洗，止一止痛，就可以工作了！」他一面把傷者的衣服割開來，以示他是急於救人的，如此就可以爭取到傷者的弟弟的信心。

「好吧。」首領也祇好答應。

於是護士們就和另一位醫生走過去把蘇里雲醫生扶起來，爲他弄好受傷的地方，而其他

的護士亦開始去巡視其他的病人。

史超活醫生的確不是很擅長這種手術的，所以他祇能夠盡量做他所能做的事，作好準備工作，他不擅長的就留給蘇里雲醫生。

「快些！」那個傷者的弟弟揮動着輕機槍喝道。

「我們正在盡快！」史超活醫生鎮靜地說。

「假如他死了！」那人說，「你們就要死！這裏每一個人都要死掉！」

「他們是正在盡力救人，」首領說，「他們是醫生！他們是不殺人的！」他顯然亦不希望演變成爲大屠殺，影響他這件事情的成功機會。

電話又響起來了，首領煩躁地抓起聽筒，叫道：「別騷擾我！我有話講，會打電話給你們！」

樓下那個交涉專家聳聳肩。

突擊隊的隊長說：「這是一個好機會！他們一個人受了傷，三個人已剩下了兩個，而一個不想醫，一個想醫！」這事他們的人在門外走廊轉角亦已聽到了。

「不能夠亂來！」院長警告，「這兩個是非常緊張的人，隨時會亂槍掃射！假如我們有

一個病人死了，我也要你們負責任！」

交涉專家亦說：「看情形，我們還是等下去的好，現在時間是對我們有利了！」他們亦聽到了史超活醫生提出需要把其他病人亦照顧的條件。史超活醫生果然利用了這個機會交涉了。

蘇里雲醫生終於走過來，說：「讓我看看，我可以工作了！」

這時，那個奇怪的病人雷門忽然大聲呻吟起來，史超活轉身走過去，傷者的弟弟擺擺槍喝道：「你！到什麼地方去？」

「讓他去，」蘇里雲醫生說，「我不一定需要他！」

史超活醫生來到雷門的身邊，桃麗亦來了。他們亦知道，雷門這是有話要講的表示。史超活低頭檢驗，以便耳朵更接近雷門的咀巴。雷門低聲說：「他們不止三人！」

「什麼？」史超活醫生愕然。

「我早些時聽到你們講話，」雷門說，「你們不是懷疑有三個病人是詐傷而留下來的嗎？」

「想起來倒是有這件事。」史超活醫生沉吟着低聲說道。

「那三個，」雷門說，「可能是他們的同黨！他們假裝急病而潛伏在這裏的，」

「這樣有什麼用處呢？」史超活醫生問。

「你記得他們在發難之前先在病床之間巡來巡去嗎？」雷門說，「他們帶來了那麼多槍，很可能剛才就已經暗中交給了那三個人，那三個人現在在被子下面可能是有槍的，假如突擊隊衝進來，不會提防這三個人，那就上當了！」

「唔，很有道理！」史超活醫生說。

「我相信這是眞的，」桃麗說，「這是他們的計劃！」

「我們怎辦好呢？」史超活醫生問。

「給他們打針，」雷門說，「使他們睡着，不管用什麼藉口，總之使他們睡着！」

「這個我會做了！」桃麗微笑。

「還有，」雷門說，「推一架車子來，手術刀放在車上，我可以拿得到的地方。」

「你別亂來！」史超活醫生說。

「你相信我好了，」雷門說，「我知道什麼事情是不應該做的。」

史超活醫生點點頭，若無其事地走過去幫蘇里雲醫生，桃麗則走過去拉了一部車子過

來，停在雷門的身邊，問道：「你覺得怎樣？我爲你注射，讓你舒服吧！」

「很好，」雷門說。

桃麗爲雷門注射了一針。那一針不過是葡萄糖水之類，可有可無的，不過此例一開，其他人接受注射就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桃麗逐個病人問候，替其中兩個病人注射了，然後她才走到第一個可疑的病人身邊，問道：「你現在覺得怎樣呢？」

「呃——還好——」那人含糊地應着。

「讓我替你打一針吧。」桃麗說。

「不必了，」那人連忙拒絕。

「你聽清楚，」桃麗低聲說，「我們現在都有很大的危險，所以我們不能不採取緊急措施，我替你打這一針，會使你的精神好些，有什麼變化也容易應付，起碼使你不會睡着！」

桃麗這樣講，則是非常有效的。假如這個人正明雷門所猜，乃是一個假扮的病人的話，那麼他最不希望的就是自己會中途睡着。既然桃麗爲他作的注射是可以使他不致睡着的，她就歡迎之至了。於是他便立即改變主意而答應了。

於是桃麗就爲他注射。

跟着，她又再向另外二個懷疑是冒充的病人作同樣的游說。他們也是起初反對而隨即又答應，看來他們的身份正如雷門所猜的成數爲高，因爲其他的病人並沒有抗議，護士爲他們注射什麼他們都同意，他們認爲護士與醫生決定的事情，對他們應該是有益無害的。

那三個可疑的病人很快就睡着了。即使他們是與此事無關的，這樣做對他們亦是沒有什麼傷害，因爲他們不過是睡着了而已，睡着對病人是好的。

首領則還是未注意到這一點，假如那些是他的同黨，而他看見他們閉上了眼睛的話，他亦祇會以爲他們是演技好而已。他拿起電話與那交涉專家通話，問道：「我們的錢怎麼樣了。」

「差不多可以了，」交涉專家說，「時間未滿呀！」

「你們最好不要拖！」首領說，「我們有許多人質在手，我可以每半小時殺死一個醫生、護士或者病人！」

「我相信不必做到這一步，」交涉專家說，「不過你也得了解我們的處境。飛機方面的事情相當麻煩，航空公司是商營的，又不祇一間，他們正在推來推去，推給別一間。假如他

們借出飛機，保險公司不會受保的，飛機失去了，就血本無歸，誰願意借呢？——」

「那是你們的問題！」首領吼道。

「我知道，」交涉專家說，「市長正在施壓力，但是這需要一點時間！」

「時間差不多到了！」首領說，「我未必會展延的！」他摔下了電話。

那個傷者的弟弟則抬起頭來看着他，說：「什麼不展延？我們得等我哥哥！」

「別大聲吧！」首領說，「我一定要這樣講，嚇嚇他們呀！」

這時，蘇里雲醫生：「我們不夠血漿用！」

「這是什麼意思？」首領問。

「這人失血太多，需要輸很多血！」蘇里雲說。

「那麼你爲他輸血好了，」首領說。

「這裏不夠血漿用，」蘇里雲醫生說，「要送一些上來！」

「不！不！」首領的輕機槍又指到他的鼻子前面，「不要又來那一套！我已經講過了，不要詭計！」

「我不是跟你玩遊戲！」蘇里雲醫生原來脾氣也並不好，「我告訴你，這個病人是應該

送到手術室去的——」

「不行！」傷者的弟弟立即抗議地叫起來。

「我知道你是不會同意的，」蘇里雲醫生說，「所以我也懶得提了。另一個方法就是多送血漿上來！」

「本來送到手術室去是最好的，」史超活醫生說，「那裏的設備齊全得多！」

「不可以！」首領說，「我們不能夠有一個人在你們的手中！」

「在這裏醫好他！」那傷者的弟弟亦說。

「那麼拿血漿吧！」蘇里雲不耐煩地說，「你在浪費的不是我的時間。」

「拿吧！」傷者的弟弟亦說。

「好，但像拿電話來時一樣！」首領說。

「讓我來講吧！」蘇里雲醫生沒有問准首領，就一手把電話的聽筒抓起來，首領幾乎因此而一槍管揮過去了，但是又不敢，祇好忍着。蘇里雲這個人果然脾氣火猛，他拿起聽筒就說：「我是蘇里雲醫生，我要血漿！AO型！」他講了份量等等，是醫學上的術語，首領與那個傷者的弟弟雖然不大聽得懂，不過却又覺得他不像有詐。跟着蘇里雲又對電話中說：

「你聽着，不要利用我，使用什麼詭計，我現在是救人，你們做的事我不管！」他把電話摔下了。

首領微笑：「你倒講得很不錯！」

傷者的弟弟說：「你還沒有把刀子拔出來！」

「這事不能急，」蘇里雲醫生說，「我的工作，用不着你教我！」

「有希望把我哥哥送上飛機嗎？」那人問。

「現在答覆你還是太早了，」蘇里雲醫生說，「不過就算能夠，你們在飛機着陸的地方也必須有醫生和救傷車等着，盡快把他送進醫院才行。」

那人立即望着首領，看情形，他認爲這一點是未必可以做到的。

「這是可以安排的，」首領則是輕描淡寫地說，「我們在飛機上是有無綫電與目的地的地面聯絡的，我們可以叫他們作這個準備。」

那個傷者的弟弟，不由得深思起來了。因爲，這件事情是並不簡單的，不管他們是飛到什麼國家去，要求准許降落，都已經是不容易的，還要帶同一個傷者，要求對方準備醫院，這是更難的。而且，一個傷者，進了醫院就要住下來不能逃走，不能失踪，這是後患無窮

的。但是，傷者是他的哥哥，他是不能夠讓他的哥哥死掉的。

這時，電話又響起來了，首領拿起聽筒，那個交涉專家說：「血漿已經準備好了。」

「拿上來吧，」首領說，「照上次拿電話的時候一樣，我不要見到有人出現！」

「當然，當然，」那交涉專家說，「當然了，我不過是先通知你一聲吧了。」

「還有我要求的那些事情又如何？」首領問。

「差不多了，」那交涉專家說。

「不要拖我，」首領吼叫道。

「眞的，」交涉專家說，「航空公司方面已弄好！」

「那最好了！」首領說，「時間已不多了！」

他放下了電話，此時就已經聽到有推車子的聲音。而這聲音，又是夾雜在樓上傳來的吵聲中的，因爲，經過剛才開槍，打死了那個擲刀的狂人之後，樓上的精神病人受到了刺激，又在鼓噪了。不過這一次，再重演那件慘劇的可能性則是不高的，因爲那些工作人員已經加緊防範了，而且，那些精神病人之中亦沒有一個是狂得如此厲害及如此巧合的。

那個被亂槍掃死的狂人仍然是躺在走廊中，一片血肉模糊，沒有人把他搬走。反正人是

已經死掉了，也沒有所謂了。病房中的人全部都是精神緊張的，尤其是其他的病人，他們的性命無辜地受到了直接的威脅，不過，他們却是敢怒而不敢言的。

一隻像保險箱似的箱子從走廊轉角滑出來了。這箱子的四隻脚上都是有輪子的，因此可以推動。它也自動滑過來，到了那個被射殺的狂人的身邊。

首領對那個傷者的弟弟揮揮手，說：「你去拿進來吧！」給他做一件事情，也許是會使他的情緒沒有那麼緊張，安定一些的。

那人走出去，把那隻盛載血漿的箱子拉了進來。

首領說：「等一等，讓我檢查一下！」

他打開箱子，看見裏面放着的果然是一袋一袋冷藏的血漿，除此之外並沒有什麼古怪東西。

蘇里雲醫生說：「不要浪費時間！假如裏面收藏着一把手槍，我也會交給你的！我們都不會開槍。」

首領點點頭：「這樣最好了！我們需要的是合作！」

那些血漿立即被取出，掛起來，蘇里雲醫生又動手。那傷者的弟弟執住他的衣袖問道：

「你告訴我，我哥哥的機會如何？」

「滾開！」蘇里雲醫生的脾氣又來了，一揮手就把那人推得跌坐在地上。

那人的眼睛睜大到像隨時要跳出來似的。他的槍對着蘇里雲醫生，手指也在槍機上發顫。他咬牙切齒地說：「我隨時可以殺死你！」

「你拉着我的衣袖！」蘇里雲醫生吼道，「你阻碍我工作！假如刀子一割割錯了，誰負責任？」

桃麗溫柔地打圓場：「你不要太急，醫生工作，本來是不准閒人在場的。」

蘇里雲醫生說：「這裏的工作環境已經是夠差的了，假如再有人騷擾，我怎麼做下去？」

首領亦輕輕扶着那人的肩，說：「你站遠一些吧，這些人現在是在救你的哥哥！」

那人服從地走開，但是在首領的身邊低聲說：「當我們走的時候，把這個可惡的醫生也帶走！將來讓我來替他開刀！」

「這個當然了，」首領也微笑着低聲說，「不過現在我們先別告訴他！」

這時，電話又響起來了，首領一手抓起電話，吼叫道：「又有什麼要求了？不要拖我的時間！」

「鈔票還是在點算着，」交涉專家說，「飛機也正在準備，不過，那個死囚，則是可以依時送出。」

「什麼死囚？」首領問。

「你不是在開玩笑吧？」交涉專家說。

「哦，那個，」首領說，「我們走時他才走。」

「但是他已經送出了！」交涉專家說。

「這個——好吧，」首領說，「但你們是聰明的，就不要在他的身上用什麼詭計！」

「我們沒有用什麼詭計，祇是在趕快吧了。」那交涉專家說。

「趕到什麼時候？」首領問。

「我看，還有一個鐘頭就可以了。」交涉專家說。

「很好，」首領說，「不要再拖了。」他放下電話。

那傷者的弟弟亦是在旁邊聽見的，他低聲說：「一個鐘頭？一個鐘頭之內，我哥哥可以弄好嗎？」

「假如弄不好，」首領說，「我們就等好了。」

這時，桃麗正在雷門的身邊。她低聲對雷門說：「你有沒有注意，那血漿的箱子的頂上裝了一隻燈泡？」

「不應該有這燈泡嗎？」雷門也低聲說。

「不應該有的。」桃麗說。

「這一定是警方的詭計，」雷門說，「老天，不知道他們在攪什麼鬼！不過也沒有辦法了，衹有隨機應變！」

在樓下，那個交涉專家正在微笑，他說：「現在是輪到我們催他們了！他們傷了一個，一小時之後未必能夠帶走的。」

「你們不能夠這樣！」院長在咆哮。

院長所反對的，正是血漿箱子頂上的燈泡。

「這是必要的一步！」突擊隊長說，「我們不能夠就這樣放他們走的！他們已經殺了人！」

「我的病人的安全——」院長說。

「你先擔心你的醫生和護士的安全吧，」隊長說，「他們走時還要帶同醫生和護士作人

質，誰能保証他們一定會把人質活着放回來呢？」

「但是——假如一開槍……」院長說。

「我們會在適當的時候採取行動的，」隊長說，「祇是幾秒鐘時間吧了！他們一個受了傷，看情形是離不開醫院的，傷者的弟弟不肯丟下哥哥逃走，但是另一人會急着走，他們會衝突起來的，一衝突起來，我們就行動！祇要幾秒鐘時間就夠了！」

院長又不出聲了。他也明白，這燈泡是一個好計劃。他看看兩個正戴上黑色眼罩的突擊隊員。

原來，這燈泡不是普通的燈泡，而是正在發出着肉眼看不到的紅外光的。突擊隊的計劃就是在適當的時候把電流截斷，於是，就全醫院都黑下來。就在此時，戴了眼罩的突擊隊就會衝出走廊轉角。他們的紅外光眼罩可以使他們在黑暗中看見，普通人是看不見的。

當燈一熄的時候，急症室中的那二個恐佈份子一定不會立即開槍亂射，因為人的正常反應不會是如此的，起碼要幾秒鐘之後，他們才能夠懷疑及進一步肯定這是詭計。但是幾秒鐘，已足夠這二個有神槍絕技的突擊隊員開槍把他們射殺了。他們不過祇有兩個人，假如人多，這個計劃還會差一點。

院長不能反對這個計劃，而且亦不由他反對。
二個戴了紅外綫眼罩的突擊隊員携着武器，登樓而去，迅速到了走廊轉角，等待時機，準備時機一成熟就衝出去行事。
這個交涉專家則得意地吃吃笑起來，說：「我看，那個死囚，果然乃是烟幕！那傢伙，幾乎已經忘記了！」
「但是還是送出去了！」一個警官說。
「我就不相信有人去接他，」交涉專家說，「敢不敢打賭。」
「別在這裏開玩笑！」院長說，「這裏不是賭錢的地方，而你們，把烟弄熄，醫院是不准吸烟的。」
「對不起，」交涉專家狂吸着香烟說，「吸烟也許將來會死，但是假如不吸，我却可能現在就死！」
在另一方面，那個死囚則果然是被送到了指定的那個荒凉的地方。他雖然極力反對和抗議，都沒有用處。他這樣一個人，是不會有人同情他的，而且亦沒有什麼人注重他的權利。
他給用手銬鎖住了兩手和雙脚，棄在地上。押送他的人說：「開手銬的鎖匙就在你的後

袋，你自己是拿不到的，但是接你的人可以拿到，你告訴他們吧！」

「我不要走！我不要跟他們走！我不認識他們！」

「你見到他們時跟他們講好了！」押送的人說。

他們開車離開了。

這個死囚在地上滾動着，叫罵着，也企圖逃走，但是雙手雙脚都被鎖住，他是逃不遠的，最多祇能站起來一跳一跳的，但跳不了幾步就倒下來，又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夠再爬起身。

那些押送他的人亦並不是棄下了他之後就不顧而去的，他們還是在一段距離之外，用長距離望遠鏡監視着。但好久好久都不見有人來接。

同一時間，在市長的住宅裏，市長是仍然沒有睡的，在這件事情未解決之前，市長也是不敢休息。

不過，市長現時的臉色則是沒有那麼難看了，因爲這件事情的意外發展使他相當滿意，他相信，那些恐佈份子是一定逃不掉的。也許不會有人死去，但重要的就是，那些恐佈份子逃不掉，而逃不掉又有一半是他們自己造成的。重要的就是，他們逃不掉。把恐佈份子放

走，那是一件可恥的事情。全世界都不贊成向恐佈份子投降，而他沒有讓恐佈份子逃掉，那就是有助他的聲譽的。

他對他的副官說：「飛機和錢如何了？還有旅行車呢？」

「都差不多弄好了。」副官說。

「叫他們盡快，」市長說，「這一次我們用不着拖了，我們盡快弄妥這些事情，他們就會更加矛盾。」

於是副官又去打電話。

這時，機場中，果然已經準備好了一架噴射民航機，正在加油，而機師亦準備好了。飛機是最不容易攪的，因爲正如交涉專家所說，商營的航空公司，不會願意拿自己的飛機去作這種不可能有什麼得益的冒險，而即使飛機肯借出來了，要找到自願駕駛這飛機的機師，又是一個大難題。

假如是劫機，那就沒有辦法，機師是身不由主的，亦有保護乘客的義務。但是現在不是劫機。這民航機是市長施壓力而借出來的，主要是因爲他自己亦有股份在這航空公司。即使失去了飛機，因爲他犧牲自己有份的飛機，對他的聲譽亦是有幫助的。至於機師，則是向空

軍部徵用的。那些空軍機師，有責任聽命擔任這工作。

二個空軍機師在飛機上弄着那些儀器，而由二個老資格的民航機師在旁指導。

一個空軍機師笑着說：「我祇是習慣了如何盡快把飛機升起來，要使乘客舒服，却是不會！」

「很簡單的，」民航機師指出，「這飛機大部份都由電腦操縱，大部份是自動化的，其實，就是從來沒有開過飛機的人，亦可以把它開動。升空也可以自動，升空了之後開了自動駕駛掣就行了！」

他們大家都是做同樣工作的，祇是一兵一民而已，倒也談得很好。

而另一方面，數鈔票的工作，也快要完成了。這亦是一件頭痛的事，因為數目太大了，而要的又是美金，要好幾間銀行連夜開門，把職員們找回來開工湊夠。

因為用的是現鈔，必須數得很清楚，又要有人在監視着才行。銀行就是銀行，他們對於數目是很嚴格的，一毫一分都不能差，在未數清楚之前，就是拿不出去的。

終於，那些錢都數好了，放入箱子，鎖好了，由護衞員押解，放入一部旅遊車。旅遊車當然是最容易找的。

這部旅遊車開到了醫院來，新聞記者紛紛攝影，不過他們都是被擋在醫院之外的街上。在這樣緊張的情形之下，決不能讓記者溜上來，造成更進一步的混亂。

旅遊車在醫院門口停了下來。

樓上，急症室中的電話又響起來了。首領接聽。交涉專家說：「車子來了，錢也來了，飛機亦已經在機場上等着了，你們可以動身了嗎？」

「我再通知你！」首領說着，就放下了聽筒。

那個傷者的弟弟望着他，首領說：「錢和車子都來了！我們可以走了！」

那人轉向正在工作的蘇里雲醫生及史超活醫生，問道：「我哥哥可以走了嗎？」

「不！」蘇里雲醫生說，「我們還沒有弄好！」

「還要多久？」那人問。

「這裏不是工廠，」蘇里雲醫生說，「這種事情是沒有標準的，你起碼得等十五分鐘。」

史超活醫生對他說：「那些錢不是我們出的，我們亦是希望你們快些離開這裏，因爲捉住你們不是我們的工作，所以，你們逼我們也是沒有用的。」

那人沒有辦法，亦明白史超活醫生所講的話確是有道理的，便祇好等着。

「你放心好了，」首領說，「我會等你的！」他說着却看看腕錶。

電話又響起來了，首領抓起電話，吼道：「又是什麼事了？」

「我想問你什麼時候起程。」交涉專家說。

「不要催我，」首領吼叫道，「我走時自然會通知你！你再吵，我就先殺一個護士！」他又摔下了電話。

蘇里雲醫生與史超活醫生仍在繼續工作，忙得滿頭大汗，要護士在旁邊替他們抹汗。看這情形，那傷者的弟弟不能夠說他們是不盡力的。

終於，蘇里雲醫生停了手，轉對傷者的弟弟。

「怎麼了？」那人緊張地問。

蘇里雲醫生說：「你哥哥得移到樓上的大手術室去才行！」

那人的槍又低住蘇里雲醫生的額，咆哮道：「你別跟我玩把戲！」

蘇里雲醫生的脾氣，可眞是令人心驚肉跳的，他一手就把槍撥開了，喝道：「你要我救你哥哥，就別用槍指着我！」

那人果然不敢放槍，祇是生氣得發抖着，說：「我警告你，醫生，假如我哥哥死，你也

要死的！」

「我不是說他要死！」蘇里雲醫生說，「我是要救他。這裏不能救他！這裏設備不足，連燈光都不夠！」

這時，走廊轉角後面那二個備好了紅外光眼罩的突擊隊對無綫電通話器中說：「差不多了，準備！」他們是通知那個在總電掣處等着的同伴，這個人祇要把掣一扳，全醫院的燈光就會熄掉的。而急症室裏的聲音，他們亦是聽得很清楚，原來他們已搬來了一副擴聲器，把收到的聲音擴大，而傳進耳筒中，不但樓下那交涉專家可以聽到，在總電掣處那個同伴，亦是可以聽到的。他們有很多發達的科學儀器。

總電掣處那人回答：「行了！」

在急症室內，蘇里雲醫生說：「你可以自己走，而把你哥哥留下來的！」

「不行！」那人說，「我不能把我哥哥留下來給你們作人質！」

「隨你選擇吧，」蘇里雲醫生說，「我可以盡量帶齊用具，跟着你們一起，把你哥哥送上飛機，但是先此聲明，這樣你哥哥是死定的。除了設備不足之外，飛機一升空，氣壓亦有變化，一個傷得這樣重的人是受不住的！」

「我要帶他一起走！」那人說，「假如把他搬到樓上去救，就可以活了嗎？」

「以我們的設備，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蘇里雲醫生說。

「那麼，」那人說，「在上面，又要停留多久才可以搬走呢？」

「一天，兩天吧，」蘇里雲說，「看看他自己的抵抗力而定。我們不是神仙，還要傷者自己的身體爭氣，才能把他治好的！」

「好，」那人說，「我們多等一兩天！」

蘇里雲醫生說：「那麼，我們準備吧，我得打一個電話！」

這時外面及其他地方聽到的人，都大感出奇，因爲他們都以爲，那個首領是一定反對此事的，却沒有想到會如此順利。所以，就使他們不知所措，因爲不是在緊張的局面之中，他們的熄燈計劃就不易實行。除非他們可以看見。但是他們又看不見急症室內的情形，祇是能夠憑聲音去猜而已，胡亂發難，是沒有把握的。

但是，事情却又發生得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那麼快。正在這個似乎是鬆弛的時候，首領就拔出手槍來，在那傷者的弟弟背上轟了兩槍。

這一下使差不多每一個人都驚叫起來，除了雷門之外。雷門已經猜出了首領是沒有那麼容

易同意等下去的，他還有三個同黨，他大可以把這個人殺掉，使他們兄弟兩人都留下來，而自己離開的，如此，他們就不必痲煩了。

這個首領就是料不到，會有雷門這樣一個人在着。當他還沒有放出第二槍之前，雷門就已經抓起了旁邊一把手術刀，疾擲過去。這把手術刀非常準確地擲中了那首領的喉嚨。

這是一把手術刀，乃是非常非常之鋒利的，即使在皮膚上輕輕揩一下，亦會使人皮破血流，現在這樣擲中了首領的喉嚨，就幾乎穿透喉嚨而飛了出去。

雷門已抓起了第二把手術刀，但是已經不需要了，首領把槍丟下，就仆倒下來。而由於他剛剛是應用手槍的，他在死前也沒有機會抽搐地扳動輕機槍的槍機而亂射一通了。

而跟着，燈光就熄了。

大家都陷入了一片黑暗中，什麼都看不到，祇有那二個戴了紅外綫眼罩的突擊隊員則是看得見的。他們在燈一熄了之後就衝出了走廊中，在地上一伏，準備射擊，然而他們看不到他們要射擊的人。

他們也不敢亂射，等着。

雷門在黑暗中是看不到什麼的，不過過了幾秒鐘之後，還沒有聲音，他就知道大局已定

了。而且，他顯然亦知道這熄燈乃是什麼作用的，便提高聲音叫道：「行了，行了，可以開燈了，現在事情已經解決了！」

那二個突擊隊員還是小心地觀察着，看清楚了的確沒有恐佈份子持槍，便對他們的無綫電通話器低聲說：「行了，開燈吧！」

燈光亮了起來，二個突擊隊員亦迅速把眼罩脫下來了，因爲在這樣的燈光之下，他們戴了眼罩反而是看不清楚的。

他們看清楚了情形，又對無綫電通話器說：「行了，你們可以上來了！」

於是其他的突擊隊都衝上來。

隊長也上來了。隊長看着地上那個死去了的領袖，問道：「這刀是誰擲的！」

雷門說：「我。」

「你！雷門！」隊長看着他叫起來，「你在這裏幹什麼？」

「我是一個病人！」雷門說，「一個天殺的人開車撞倒了我，不顧而去。」

「你們是認識的嗎？」桃麗在旁邊問。

「他是我們之中一個最好的好手！」隊長說。

「你是說，」桃麗說道，「你們也早已派了一個人進來？」

「不是，」隊長說，「這是巧合。雷門幾個月前已經辭了職。」

「我是給開除的！」雷門說。

「沒有人開除你，」隊長說，「是你自己辭職的吧了！」

「怎樣講都好吧，」雷門說，「事實上是我的紀錄不好，許多時候自作主張，所以我覺得我還是辭職好些！」

「這的確是你的毛病之一，」隊長說，「這一次，你的做法也是很冒險，我們本來是用不着你也可以解決的！我們這一盞是紅外綫燈，我們是很輕易可以把這個傢伙槍殺的！」

「這就要看清楚才能肯定了，」雷門說，「桃麗，請你看看那三個可疑的病人究竟是如何的？」

桃麗過去把那三個可疑病人身上的被子一一推開。果然，這三個人的被子下面都藏有一把自動手槍和一挺輕機槍。桃麗對隊長說：「是雷門先生叫我替他們打針，使他們睡着的。」

「唔，」隊長說，「假如沒有這樣做，他們會隨時發難，起來開槍亂射，那時就會死掉很多人了。我猜這一次你是對的，雷門！」

蘇里雲醫生叫道：「唏，現在我們可以把這個病人搬到樓上去了嗎？」

「這樣的人，」隊長說，「你們何必如此緊張呢？他們是兇手！」

「我不管是兇手還是什麼，」蘇里雲醫生說，「這是一個病人，我是醫生，我正在救他，我是不能夠就這樣停下手來不管的！」

隊長聳聳肩，一攤兩手說：「我管不着，這是醫院的行政，你自己去攪好了！」

蘇里雲醫生立刻過去拿起電話，下面却已沒有人接聽，因爲這是用以談判的專綫電話，那個談判專家因爲事情已經結束，就不再守在電話旁邊了，而，這一層樓本來的電話又已壞了，不能夠用。蘇里雲醫生大肆咆哮，後來跑出去，用這層樓另外一部份的電話，聯絡了各個部門，索取他需要的東西，然後再跑回來。

他却一直跑到雷門的身邊，對雷門伸出手，說：「雷門先生，我欠你一個道歉！」

「不要緊，」雷門說，「我也不是小孩子了！」

「我會再跟你談的，」蘇里雲醫生說，「現在我很忙，你好好地在這裏休息吧，」

那些突擊隊員以及許多警員正在跑來跑去。

他們是正在忙於收集那些槍械，與及掀起每個病人的被子檢查。

「滾出去！」蘇里雲醫生吼叫道，「你們都滾出去！你們不知道嗎？你們是正在騷擾我的病人！」

「但是我們的工作——」

「你們都出去！」蘇里雲醫生吼道，「祇准三個人留下來！不能在這裏亂攪！掀被子要護士幫手，」他動手把那些人推走。他這個人的脾氣猛烈，一動起火來，倒是相當之可怕的。

那些人的各個隊長亦是同意蘇里雲醫生這樣的做法，吩咐他們都出去，祇留下三個人來工作。

史超活醫生與桃麗此時則是已到了走廊中，蹲下來檢驗那個被亂槍射殺的狂人。史超活醫生搖搖頭，「沒有用，這個人已經死了。」

蘇里雲醫生此時亦走過來，說：「他是一個英雄！今天他是一個英雄，以前他也是一個英雄！好好地把他搬走吧！在搬走他之前，我不會把那個傢伙搬上樓的！讓他死掉好了！」

史超活醫生捏捏他的手臂：「讓我來安排吧！」

那件事情，也很快就弄好了。那個血肉模糊的狂人給小心地搬走，而三個留下來的警方

人員搜過了所有的病床，並沒有發現可疑的地方。那三個睡着了的藏槍的人給上了手銬，搬到羈留病房去。

那個中刀的傷者，亦給搬到樓上去了，蘇里雲醫生跟着上去做救治的手術。史超活醫生則留下來。在樓上，是會有更好的醫生協助蘇里雲的。

死在地上的那個首領和傷者的弟弟，是最後被搬走的人。桃麗看着他們被搬走，說：「奇怪他們究竟是一些什麼人？」

「他們還有同伴留下來，」史超活醫生說，「有活口可以問，將來就知道了！」

他們都回到雷門的身邊去，雷門已閉上了眼睛躺在那裏休息着。

在樓下，那旅行車及車上面裝的錢，又立刻被運回銀行去了，而警方人員多到像螞蟻似的，忙着把那些記者們截住，不讓他們溜進醫院。事情解決了，却也是那些記者們最緊張的時候，他們都希望能夠採訪到一些獨有的報導或拍到一些珍貴的鏡頭。

警方則是不能讓他們亂跑，恐怕碰壞或者失去了重要的証據。

在那片荒地上，那個死囚又給捉回，運回監獄。他問：「怎麼了，又不要我嗎？」

「他們現在又說不要你了！」那押解的人說。

「謝謝天！」那死囚說。

在市長的住宅裏，市長打一個呵欠，對他的副官說：「這件事情也解決得相當圓滿，祇有一點是美中不足的，就是，這個雷門的功勞最大。」

「這是無可否認的。」副官說。

「但他却已不是突擊隊員，」市長說，「他是已經脫離了的！」

「因爲不服從紀律。」副官說。

「就是這一點不妙，」市長說，「可以安排他恢復職位，當他沒有離開過嗎？最好是我們的正規部隊立功！」

「假如他肯，那是可以的，」副官說，「不過這個人很牛脾氣，不知道能否說服他！」

「盡力跟他講講吧。」市長說。

「好吧，」副官說，「我試一試！」

（本篇完）

# 冥王的約會

巴里摩在夜總會中正十分寫意，擁着美女，在飲酒跳舞。外表看來，他英俊强壯而又衣着講究，明顯地是一個花得起錢的人，亦有錢可花，眞是令許多人羨慕。

亦有些人看不過眼。因爲，這座城市裏亦有許多有家世有名堂的貴介公子以這間夜總會作爲遊樂的地點。他們不喜歡看到有這樣一個揮金如土，却來歷不明的人。

一個公子把經過的侍者領班截住，問道：「那個巴里摩，究竟是什麼人？」

「他就是巴里摩先生，」領班聳聳肩，「他是常常到這裏來玩的！」

「但他是幹什麼的呢？」那公子問。

「管他是幹什麼的？」一位陪酒女郎攬住他的頸子說：「總之他肯花錢就是啦！」

那位公子面露不屑之色。雖然大家都花得起錢，那些女人們却比較歡迎巴里摩的英俊強壯，與及有時相當粗鄙但又不太下賤的笑話；這些乃是金錢之外的條件，也是金錢買不到的，鬥花錢可以，鬥這個却不行。

侍者領班走過去叫巴里摩聽一個電話。巴里摩走進電話間裏接聽，那些人就看不到他的臉色是多麼難看。

是電話裏傳來的一句話使他的臉色難看的。電話中一把男人的聲音說：「巴里摩，我是華德！」

巴里摩沉默了一下，才說：「誰是華德？我不認識你呀！」

「聽我說，」那個華德顯然十分焦急，「我有生命危險，他們……」忽然，電話掛斷了。

巴里摩放下了電話。

那些貴公子們還是與陪酒女郎們在討論巴里摩，後來四面望望，說：「咦，怎麼他不見了？」

「他大概走了！我們一討論他，他就渾身不舒服！」另一個說。

這時，巴里摩的確是已經走了。他是匆匆從後門出去的。他才一踏出後門，就有一個人一撲過來。巴里摩立即側身卸膊，把那人一捽捽開了。那人撞到一部停在路邊的汽車上，靠在那裏喘着氣。

「巴里摩，我是華德……我得……跟你談……」那人說，「你不明白……我現在很危險，我……」他伸手從衣袋裏掏出了一張卡，交給巴里摩。那張卡看來就像是一張聖誕卡，或者是請柬之類。

巴里摩接了下來。

這個自稱華德的人身子忽然一軟，就跪倒在地上，咀巴流着血。他吶吶着說：「毒……毒藥……」

他用雙手拚命抓自己的喉嚨，但是沒有什麼用處，他的身子一齊抽搐，便撲面倒了下來。

巴里摩幾乎在他還沒有倒到地之前就已跳前去，彎身，從他的身上搜出了一把手槍，插在自己的腰間，又迅速離開了。他對華德的死活似乎並不感興趣。

但看來，華德是已經凶多吉少，他祇是再掙扎了兩下，便不動了。後門沒有人在，所以

一時之間，並沒有發現華德。

而巴里摩亦沒有走得很遠，他祇是閃進了黑暗之中，兜了一個圈子，又回到近處，躺在停泊着的汽車的中間，監視着。他兜了這個圈子，已經看到了他是還沒有受到監視的，假如有人在追華德的話，這些追的人似乎還是沒有到達。

過了幾分鐘，有一部汽車開來了，繞着這夜總會兜了一個圈子，兜到後門的對面，看見了倒在地上的華德，就停了下來。但是車上的人沒有下車。

巴里摩亦一動不動地躲在那裏，握槍戒備着。

那部車的玻璃是暗色的，在黑暗之中，巴里摩看不到車中有什麼人，以及有多少人。車中人望出來，則是可以看得很清楚。

大約過了一分鐘，仍沒有人從車上下來。

夜總會的後門却出來了一個人，這乃是夜總會的一個侍者，走出來吸一口新鮮空氣之類。做這種工作的人是常常如此做的。這個侍者看到了華德，大吃一驚，連忙過去把他扶起，看一看，覺得情形不妙，便連忙跑回裏面，叫了另一些人出來。跟着，出來的人就越來越多。而對面那部神祕的車子還是在等着，巴里摩亦一動不動。也許，車中人是要看看還有

一些什麼人出來。但假如他們要等的乃是巴里摩的話，那是失望了，因爲巴里摩早已出來了。

後來，警車及救傷車的聲音自遠而來，那部車就開動了。車中的人並沒有興趣下車看熱鬧，而且顯然也不想在警察到來之時還逗留在附近。

巴里摩亦走回他停在附近的車子，開了出去，加速走了一段路，就追上了那部神祕的汽車，而遠遠跟踪着。

那部車子一直向郊區駛去，後來轉入了一座花園住宅內。那花園的鐵門是打開着的，巴里摩的車子當然是隨時可以跟進去，但是他並不認爲這是聰明之擧，因爲他還不知道那裏面是一個什麼地方。

巴里摩把車子在遠遠停下來，監視着那屋子，看看還有一些什麼人進出，一面則把那張卡打開來看看。

那是一張非常奇怪的卡，上面祇是印着一個圖案。那是代表冥王的圖案。裏面有一行字，也是印的，是請柬的儀式，大意是邀請某某人，人名的地方是留空的，名字用另外雕的膠印印上去。這一張上印的名字就是華德的名字。却沒有地點及主人家的名字。是冥王的請

柬。

冥王的請柬，似乎是不需要印地點的了，因爲冥請去的地方，當然乃是陰間。

華德就是被召到了陰間去了。

巴里摩把請柬放進了衣袋裏，又繼續監視着那間屋子。華德的槍，仍然是在他的手中。後來，在大約半小時之後，仍沒有看見有什麼動靜，他就從車子上下來，步行着走向屋子，而繞到了屋後。他就從那裏爬牆而入。雖然花園的門開着的，他却認爲循這條堂堂正正的路走進去不是好主意。

假如他從前門進去，很容易被人看到。但是從後門爬牆而入，既然前門是開着的，屋中人更不會提防會有人從屋後爬牆而入了。

在屋子裏，樓上，一個美麗的女郎正在浴缸裏躺着洗澡，這個浴室是與睡房相連的，房中，一座唱機正在播放着柔情的音樂，是用錄音帶放出來的，音量很低。後來，錄音帶已播完了，音樂就停了下來，那個女郎則仍然是躺在浴缸裏，閉着眼睛，浸在那熱熱的水中，享受着那熱水帶來的鬆弛。忽然之間，音樂又響了。

這一次，音量却是開盡了的，因此一響就有如雷鳴似的，把這個女郎嚇得從浴缸中一跳

跳了起來。

她慌張地從浴缸中跳起身，以爲是那副音響器材出了毛病，但一出去才知道不是，因爲她看見原來睡房中已多了一個人，就是巴里摩。巴里摩坐在床上，手中拿着槍。

她嬌呼一聲，連忙轉身逃回浴室裏，就迅速關門。在此之前，門是開着的，這顯示屋中祇有她一個人。她這樣做，不知是爲了避免裸體示人抑或是害怕巴里摩的槍。不過她關門是無效的。

本來，她即使鎖上了浴室的門，也是沒有用處的，因爲浴室是一個無路可逃的地方，她也總不能夠這樣赤條條地爬窗子逃到樓下去的，而且，窗口有鐵枝欄着，她亦是爬不出去。

而且，巴里摩又開了一槍。這一槍正中門鎖的部份，把門鎖打得扭曲了，失去了鎖的作用。

她還是把門關上了，在裏面推住。

巴里摩不慌不忙地站起來，走過去按熄了那音樂，然後又在沙發上再坐下來，說：「你還是出來吧。你能夠躲到什麼時候呢？

那個女郎大概亦是想過了這個問題，也明白巴里摩所講的是眞話，她躺在浴室裏是很吃

虧的，浴室的空位有限，假如巴里摩狠心起來，隔着門一陣亂槍掃射的話，那麼是很容易射中她的。

於是，她終於打開了門而走出來。而她「出場」的方式是很有趣的。她先是伸出一條腿，一條赤裸裸的，白而嫩，綫條又是非常美麗的大腿。她本來就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跟着，她的人才踏出來，身上却是裹着一條毛巾。這條毛巾就裹住身子的中部。

女人「重要」的地方都是在身子的中段，而這些部份都給毛巾遮住了。露出來的祇是頭部，手臂、肩和腿子。這樣仍然是很動人的，因爲明知道她在這毛巾之下並沒有穿着什麼的。

巴里摩揮揮手中的槍，說：「毛巾脫下來！」

「你想怎樣？」這個女郎問。

「你的美麗身體我剛才已經看過了，」巴里摩說，「現在再看一次，又有什麼關係呢？來吧！」

這個女郎果然也不是普通女人，而是一個做大事的女人，在這種情形之下，她仍不慌張，而且亦懂得實際一些。她一放手，就讓毛巾跌在地上。

那具身體眞是美得使人目爲之炫。

但毛巾才一跌到地下，巴里摩就說：「行了，你可以再把毛巾裹上了。」

「這算是什麼呢？」那女郎問道，反而又不急於彎身去拾那條毛巾了。

「我祇是想看看你的身上有沒有收藏着武器，」巴里摩說，「一個光着身子的人，身上當然是不會藏着武器的，這樣就可以使我放心得多了！」

那個女郎遲疑一下，拾回毛巾，裹住身體，在床邊坐了下來。她說：「你究竟想要什麼呢？」

「這正是我要問你的問題，」巴里摩說。

「但是，是你來找我的呀！」那女郎說。

「我看見你的車子停在夜總會後門的對面，」巴里摩說，「你看着華德死去！」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她說。

巴里摩把華德交給他的那張冥王請柬取出來，丢過去給她，她接住了，看一看，問道：

「這是什麼？」

「我們節省一點時間好嗎？」巴里摩說，他拿起她放在沙發旁的手袋，打開來，取出一

張同樣的請柬，他在開那錄音機之前已看過了她的手袋，所以他是知道她的手袋裏有些什麼的。

他說：「這一張是我的，似乎你是要派來給我！」

「不……不是！」她搖着頭。

「那麼，」巴里摩說，「你可以解釋你是爲什麼會有這樣一張東西在手袋裏嗎，杜遜小姐？」

她並不因爲他知道她的姓而詫異，因爲她的手袋裏也有她的証件。她說：「你稱呼我的名字行了，芬妮，」

「芬妮，」巴里摩說，「你可以告訴我，爲什麼你的手袋裏有我的請柬嗎？」

「我是在你家找到的。」芬妮說。

「我家並沒有這東西。」巴里摩說。

「我是指你以前的家，」芬妮說，「你一直在逃亡，換過許多地址！」她講出了一個地址。那果然是他前一個地址。她說：「這請柬發得太遲了，你已搬走，我想送來給你！」

「爲什麼你又不交給我呢？」巴里摩問。

「我不知道你在什麼地方，」她說，「華德是知道的，所以我跟着華德來，但是華德沒有找到你。華德已經死了，下一個就會輪到你，你現在的處境相當危險！」

「為什麼妳對我的處境如此感興趣呢？」巴里摩問，「難道妳是想救我一命？」

「差不多是這樣。」芬妮說。

「為什麼呢？」巴里摩問。

「假如我們是朋友，」她狡猾地微笑着，「也許我會告訴你的！」她說着一仰後，在床上一躺，身上那條大毛巾亦鬆開了。

巴里摩看着她，不由得咽下了一口口涎，因為此時她是更富誘惑性了。一個衣服穿得不多的女人，假如她是慌張或者故意的，會使人慾念難興，但是她正在表示願意，那又不同了。

巴里摩說：「你的意思是，假如我與妳上床，我們才算是朋友嗎？」

「通常是這樣的。」芬妮說。

「通常是倒轉過來，」巴里摩說，「假如女人肯給男人，才是証明女人有誠意。男人肯要一個女人，並不是誠意的証明，有許多男人會在把一個女人殺死之前先與她做這件事情

的！」

「那麼，」芬妮說，「我算是正在表示誠意吧。你究竟過不過來呢？」

巴里摩走上前去，在她的身邊坐下來，擁着她，輕吻她的身體。她閉上眼睛。巴里摩開始用手摸她。

她嚶嚀着說：「你在用兩隻手。」

「妳祇准用一隻手嗎？」巴里摩問。

「又不是，」她仍然閉着眼睛說，「我祇是在奇怪，你的槍放在什麼地方。」

「收起來了，」巴里摩說，「我可以拿得到，你却是拿不到的！」

她咭咭笑起來：「你眞小心。」

巴里摩繼續活動，覺得她並不熱，顯然她做這件事情實在是並沒有誠意的。不過她卻正在落力表演，後來扯他的衣服說：「我要……我要……」

巴里摩離開了她，把上裝脫下來，脫了一半，兩手給衣纏住時就停止了，看看她。她睜開眼睛，說：「你怎麼了？」

「我現在不容易制止你了，」巴里摩說，「爲什麼你不把槍拿出來呢？」

「哦，這個！」芬妮說着忽然一彈腿子，把巴里摩踢得打了一個滾，跌在地上，而她的手一伸，就從枕頭下面取出一把手槍來，對着他。

巴里摩說：「妳與我上床，就是爲了這個？」

「是的，」芬妮說，「爲什麼你又不把這槍拿走？」

「爲什麼妳又不開槍？」巴里摩問。

「我用槍指着你而不殺你，那才能夠証明我的誠意呀！」芬妮說。

「妳已經証明了！」巴里摩說。

「爲什麼你又不把我這槍拿走呢？」芬妮說，「既然你知道我的枕頭下面有這個藏着？」

「我拿走了子彈！」巴里摩微笑。

「噢！」她把槍在床上一丟，聳聳肩，捧着兩腿，縮作一團，頹喪地說，「我沒有機會証明了！」

「不過我認爲你的誠意還是值得相信的，」巴里摩說，「不過，怎麼妳在我的雙手失去自由時仍不拿槍呢？」

「機會多着，」她說，「當你脫褲子時才拿，那更有把握，因爲那時你的手脚都沒有

空，連跳都跳不動！」

「好了，考試完了，」巴里摩說，「穿上衣服吧！」他自己也把上裝穿好了。

芬妮幽怨地看着他：「原來你對我實在是不感興趣的，巴里摩！」

「不是不感興趣，」巴里摩說，「不過，假如妳是我，而妳接到了一張這樣的請柬，妳還會對這種事情有心情嗎？」

「這倒是眞的。」她說着祇好起來，走過去打開衣櫃，取出內衣褲和睡衣。

巴里摩說：「這樣漂亮的屋子，是你的？」

「不是，」芬妮說，「是借回來的。這屋子連傢俬出售，我假裝來看屋，認爲滿意，但是要等我的未婚夫飛來看看才能作最後決定，於是代管屋子的人就讓我在這裏暫住幾天！」

巴里摩笑起來：「這方法眞好。這樣，妳永遠都可以住免費的豪華屋子了。」

「我是喜歡豪華的，」芬妮說，「而我又不喜歡住酒店！」她已穿好了內褲，正要把乳罩的扣子扣好。

巴里摩說：「妳的搭擋回來了！」

「我沒有搭擋！」芬妮說。

巴里摩立即一跳過去扯着她，把她在床的另一邊的地上按倒，又熄了床頭燈，以使祇有浴室的燈光透出來。他低聲說：「做點聲音！我們正在風流！」

「你怎麼知道有人來了？」芬妮問。

「我上來之前在門口撒下了許多園中拾來的枯樹葉，」巴里摩說，「人踏在上面就有聲音，而人要進來是不能避免踏着樹葉的！」他在床上一滾，滾到另一邊，把他收在床底的槍取回出來。

原來他那把槍就是收在床底的。

他以非常迅速的手法拉開被子，在被下塞了兩隻枕頭，以使看起來就像被下是有人睡着似的，然後就跳到黑暗的一角落去，在一張小沙發的後面躲起來。

芬妮也是很合作，已經在發出着呻吟的聲音，如此，外面來的人聽到聲音，就會以爲芬妮與巴里摩是正在床上抵死纏綿了。巴里摩倒不必做聲，因爲這種事情，通常是女人出聲，而男人不出聲的。

他們聽不到脚步聲。

芬妮也許會有點懷疑，巴里摩究竟是不是在大驚小怪。不過，假如他是有懷疑的話，答

案也很快就揭曉了。

房門口雖然沒有人出現，却伸進一把裝了滅聲器的槍來，向床的方向一連串地發射。槍咀發出的祇是「撲撲」的聲音。

好在他們不是正在床上纏綿，否則就很難不被射中了。

這個來人把槍中的子彈都放完了，跟着就露面。巴里摩喝道：「好了，別動！」

那人迅速縮回門外，巴里摩發了一槍，却未打中。

巴里摩正想衝出去，却有一件東西丟了進來。

那是一隻小小的長球形的東西，好像一隻黑色的檸檬似的，外面有像菠蘿似的紋，這件東西在地上彈了一彈。芬妮也許未有機會看清楚是什麼，巴里摩則是已經看到了，那是一隻手榴彈！

巴里摩好像一隻大跳虱似的從那個角落裏跳了出來，手榴彈剛剛再落地時，巴里摩已把它抓了起來，向門外面丟出去。

而，他雖然是在如此緊逼的時間內，也不是亂丟的，他是以斜角度丟出去，擲中門外的墻壁。由於是斜角度，就不會彈回房中來，而是彈到走廊的前段，那個槍手大概會逃到的方

向。

手榴彈在拔去了爆炸針之後，還是要若干秒鐘才爆炸的，巴里摩接在手中時還未爆炸，丟了出去的時候就爆炸了，「隆」的一聲，由於是在屋內，那爆炸聲使他們耳朵發痛，地板亦震得很厲害，芬妮給震得似乎離開了地面一下。跟着消烟飄進房中。

巴里摩等了一等，就跳前去，閃出房外，手中的槍先行。他看見那槍手已倒在地上。

手榴彈爆炸時此人是正躲在走廊中，也許是貼身在墻壁上，以爲是很安全的，却料不到手榴彈會飛回出來，到他發覺的時候，他已經不能夠逃避了，而走廊內空位狹窄，把爆炸力困住，因而也炸得更猛，使他變成了血肉模糊。墻壁上有些灰泥亦落到了他的身上。

這個人是不足爲慮的了，巴里摩也不理他，悄悄走到走廊的前頭，躲在那黑暗中，小心地向樓下窺望。假如那人是有同伴的話，這個同伴也未必會逃掉的，因爲他聽到爆炸聲也未必會以爲是這個人失敗了，祇是以爲這個人用槍也未能達到目的，便改用手榴彈而已。

巴里摩却看不到下面有人。

芬妮亦出來了，她說：「屋外也沒有人，我在窗口向下面看過了。」

「妳的朋友眞是心狠手辣！」巴里摩說。

「這不是我的朋友！」芬妮連忙否認。

巴里摩按着她的肩：「妳去穿點衣服吧！」他同時從袋裏取出一排子彈，放進她的手中。這些就是取自她的槍中的子彈。

跟着，巴里摩就下樓而去。

他悄悄地出了花園中，走了一遍，跟着出了花園外，却仍然是從後面爬墻出去的，因爲他認爲假如還有接應的人的話，也是會監視着花園的大門口的，因此從花園的大門口出去並不化算。

他到了外面的荒野中，走來走去，終於找到了一部汽車，也是與他開來的車子一樣，藏在遠處的林中。這個人亦是在遠遠停車而步行而來的。這車子上沒有人，而車門亦是鎖上了的。看來那個殺手的確是單獨而來的，否則他就會開着車門而把車匙留在車上，以便他的同伴接應或者開車逃走了。

芬妮也來了。她已經穿上了衣服和鞋子。

芬妮說：「那個人是高倫，他是一個職業刺客。」

「妳又說他不是妳的朋友？」巴里摩說。

「我不認識他，」芬妮說，「但是認得他的樣子，而他身上也有証件！」她遮上証件，顯然乃是從那個炸死了的刺客的身上揀出來的。

「唔，幹得很好，」巴里摩說，「不過，仍然，假如沒有我在，妳可能已死掉了！」

「多謝，」芬妮說，「不過這人可能是為你而來的。」

巴里摩說：「妳是說，假如我不來，妳就不會有危險？也不見得吧，我不是住在這裏的，這個人是到妳住的地方來！」

「好吧，」芬妮說，「多謝你救了我一命好了吧？你想我怎麼報答你呢？」

「繼續剛才床上未完的事情如何？」巴里摩問。

「其實你對我也並不是真的感到這種興趣！」芬妮說。

「妳也不見得真的會給我！」巴里摩說。

「人生如戲！」芬妮說，「既然大家都是在演戲，這件事情還是暫時不要做吧，等到我們彼此了解多一些，感情增進時再研究如何？」

「很好，」巴里摩說，「而事實上我們目前也是沒有空。這個刺客高倫，是誰把他派來的呢？」

「我不知道，」芬妮說，「假如他還活着的話，也許他能講出來，但是他已經死了。他這種人，任何人都可能聘用他，他一死就沒有對証了。」

「唔，」巴里摩說，「妳是我的朋友嗎？」

「我總算已經証明了我並不是來殺你的，」芬妮說，「是不是？」

「在講出爲什麼妳會對我如此好感之前，」巴里摩說，「我想研究一下華德死亡的事情。華德是中毒死的，有人在他的食物裏放了毒葯。妳是跟着華德而來的，妳也許會知道是誰向華德下毒？」

「華德是和一個女人住在一起的，」芬妮說，「我相信，這個女人最有機會向華德下毒。陌生人並不容易使華德接受任何飲食！」

「我也是差不多意思，」巴里摩說，「他們住在什麼地方呢？」

「華德不是此地的居民，」芬妮說，「所以他來這裏，也是住酒店而已。」

於是他們兩個人就到那酒店去。那是一家遊客酒店，巴里摩與芬妮兩個人進入酒店中，巴里摩去租房間，芬妮則是羞人答答地站在遠遠，就像他們是兩個來此幽會的男女，女的不大好意思。」

巴里摩就租下了華德對門的房間。侍者把他們帶到了房間中，就走了。門關上了，他們等了一陣，巴里摩打開房門，看見走廊中沒有人，就走到對面去敲門。那房間中應該留下華德那個女人的，但沒有人應門。

巴里摩對芬妮做了一個手勢，這個手勢是表示叫芬妮爲他把風，而由他來動手開門。

芬妮也是一個頗爲熟手的人才，早一些時候她已經合作得很好了，而現在她亦是發揮她的「水準」。她走到走廊的轉角去。

那裏假如有侍者來的話，就必定走這方向。芬妮就是守在那裏，有侍者來的話，她就會過去把侍者纏住，那麼巴里摩就可以避開了。

巴里摩就是彎下身去弄那度門。他們敲門又沒有人開門，又沒有鎖匙，所以就自己去開門了。

而假如從另一個方向有住客出來的話，巴里摩是先會聽到開門聲的，就可以及時避開了。而且，即使有住客看見他在弄，亦未必會管的，最麻煩的還是給侍者碰到。

但是他們却進行得很順利，侍者沒有出現，亦沒有其他的住客出現。

巴里摩顯然是在這個方面非常能幹的人，那度門給他弄了幾下就弄開了，他閃身進去，

又關上了房門。

這時，芬妮便又走回來，回到他們自己的房間的門口，站在那裏。

芬妮這樣做，乃是爲了提防又有人來，而剛好巴里摩出來。假如發生這種情形，他們就會作一些暗號聯絡了。

巴里摩一進房間裏，就知道他是白來一趟了，因爲，這房間裏並不是沒有人的。這房間裏，那個女人就在着，她之所以沒有應門，乃是因爲她已經死去了。

她躺在床上，額上中了一槍，已經死去了。

芬妮在門外等着，過了一陣，巴里摩就在裏面輕輕敲了一下門，芬妮亦連忙走過去輕輕敲一下門，這即是表示還沒有人來，他可以出來了。

於是巴里摩就開門出來，一閃身就把門關上了，就與芬妮一起進了對面，他們租的房間，而把門關上了。

「怎麼樣？」芬妮問。

「她死掉了，」巴里摩說，「她受人利用，給人槍殺了，顯然是她下毒的，不然她就不會被殺掉了，她被殺掉，這就是滅口。」

「那麼，我們就沒有必要留在這裏了？」芬妮說。
「是的，」巴里摩說，「留在這裏亦是不會有什麼發現的。」
「但是，」芬妮微笑，「這樣快就走？」
巴里摩說：「不可以走嗎？」
「我們是來這裏幽會的，」芬妮說，「我們上來了的時間，大概祇夠穿衣服和脫衣服，連洗澡都不夠，就這樣走的話——」
「那麼人家祇是會笑我不濟事吧了，」巴里摩說，「不會笑妳不行的！」
「但是對面房間裏有一具屍體，」芬妮說，「而我們來了，這樣快就走，那是難免會使人特別注意的。我們似乎應該盡可能避免使人家特別注意我們！」
「對，」巴里摩說，「那麼我們就在這裏幽會？」
「不！」芬妮說。
巴里摩笑起來：「不久之前，妳還是主動對我行使美人計的，現在，妳却變得如此貞節了！」
「那是爲了保存性命而努力掙扎，」芬妮說，「現在則是不同了！」

「很好，」巴里摩說，「反正我是還沒有時間做這件事情的。我還想跟妳談清楚，現在是最好的機會了。妳告訴我，我這件事情跟妳有什麼關係，怎麼妳會插手進來呢？」

「為了你們的賍物。」芬妮說。

「什麼賍物？」巴里摩在床上躺下來，兩手托着後腦，微笑着說。

「你們七個人，」芬妮說，「行劫了火車的運貨車卡，每人分到了五十萬元——」

「我不知道妳在說什麼。」巴里摩說。

「C城的龐大列車那一次劫案。」芬妮說。

「哦，」巴里摩說，「那宗新聞，我好像是也記得的，失去了幾箱貨，但是賊人攪錯了，他們搬走的是幾箱肥田料，而那貨卡上根本沒有值錢的東西！」

「那幾箱不是肥田料。」芬妮說。

「妳可以查查報紙看呀。」巴里摩說。

「我現在不是在跟你討論新聞的眞實性，」芬妮說，「你和我都知道，那幾箱東西裏報的是肥田料，但是實在裏面有三百五十萬元現金，而你們每人分了五十萬！」

「妳又是怎麼知道這個的呢？」巴里摩問。

「這幾箱東西是買了保險的，」芬妮說，「達運保險公司受了保，他們假如不把失物找回來，就要賠償很多錢了。」

「但是，」巴里摩說，「既然聲明是肥料，那麼賠的就是肥料吧了，爲什麼要賠許多錢？」

「肥料是他們雙方協議，掩人耳目的計劃，」芬妮說，「大家都知道裏面的是什麼。」

「他們是衆數，即是雙方面，正如妳所說的，」巴里摩說，「一方面是達運保險公司，另一方面則是物主，物主是誰呢？」

「加丁奴。」芬妮說，「我猜，你是走江湖的人，你也聽過加丁奴這個名字了！」

巴里摩吹一聲口哨：「任何竊賊，假如知道那是加丁奴的東西，那就會悔不當初了！」

「你們在行事之前不知道那是加丁奴的東西嗎？」芬妮問道。

巴里摩並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他祇是說：「那麼，原來是加丁奴派妳來的了？」

「不，」芬妮說，「達運保險公司。」

「妳的手袋裏並沒有達運保險公司的証件。」

「帶着証件有什麼用？」芬妮說，「難道出示証件，你就肯把財物歸還了？」

巴里摩說：「許多時候，竊賊是肯與保險公司協議，把賍物以較低的價錢買回的！」

「沒有証件亦一樣可以作這個談判的，」芬妮說，「但是假如帶着証件，萬一先給搜了出來，那却可能會丢掉性命！」

「妳是一個相當能幹的女人，」巴里摩說，「妳似乎想到了一切。」

「我是盡我的能力把事情做好的，」芬妮說，「你願意談判嗎？」

巴里摩笑起來：「有什麼好談判呢？我的錢也差不多花完了，而且即使我肯全部還妳，也不過是總數的七份之一吧了，有什麼用？」

「除了錢之外，」芬妮說，「那肥料箱裏面還有一隻小小的保險箱。」

「什麼保險箱？」巴里摩問。

「手提的，」芬妮說，「有號碼鎖的那一種。」

「我沒有聽到過有這樣的箱子。」巴里摩說。

「這箱子是最重要的，」芬妮說，「假如找不回來，我們的公司就得賠二千萬！」

「二千萬？」巴里摩說，「箱子裏的是什麼東西，那樣值錢呢？」

「你是知道的。」芬妮說。

「我不知道，」巴里摩說，「我沒有拿這東西！」

「巴里摩，」芬妮說，「到了這個地步，何必還要胡說八道呢？還是踏踏實實地談談吧。你們七個人，已經死剩了你一個了，在你之前是華德！」

「哦？」巴里摩說，「是華德告訴妳，箱子在我的手上的嗎？」

「不是，」芬妮說，「你是首領，他們手上沒有，一定是在你的手上！」

「妳大概在他們死了之後把他們每一個人的家都搜過了？」巴里摩說。

「差不多，」芬妮說，「我盡可能把工作做好。」

「妳就是看着他們一個一個被殺，不設法制止嗎？」巴里摩問，「妳也眞冷血！」

「不是這樣的，」芬妮說，「每一次都是有人比我先行一步，我是在人死了之後才找到。而且——我看我就是要制止亦是有心無力的。」

「唔，」巴里摩說，「華德是妳找得最接近的一個，但是妳還是制止不了他死亡。」

「誰猜得到他們會是用下毒的手法呢？」芬妮說，「這是防不勝防的！」

「妳成績最佳就是找到我，」巴里摩說，「妳找到的我還是完好無缺的，我也不曾死掉！」

「不是我找到你，」芬妮苦笑着說，「是你找到我的。你不找到我，我恐怕也不容易找到你！」

巴里摩伸手在她的腿上一摸，她「喔」的一聲叫起來，連忙把他的手打開，而且離開了床，坐到小沙發上去。她沒好氣地說：「正經一點可以嗎？現在不是想那件事的時候！」

「好吧，」巴里摩說，「講正經事，我的錢也差不多花光了，剩下來的已經不多，我就賠你們一萬元如何？」

「那隻箱子，」芬妮說，「我要的是那隻箱子！」

「我可以還妳一隻箱子，」巴里摩說，「我可以去買一隻，在裏面裝一些舊報紙，反正妳也不知道箱子裏面裝着的是什麼！」

「那箱子裏面是裝滿了鴿血紅寶石。」芬妮祇好說。

「妳有親眼見過嗎？」巴里摩問。

「公司要賠，」芬妮說，「就不會是假的了。」

「我沒有見過有這樣東西。」巴里摩說。

「巴里摩，」芬妮說，「六個人都已經死了，你還執迷不悟？這樣大一批紅寶石，不容

易放出去的。而且，有錢而沒有命享，那有什麼用？」

「假如我有這箱紅寶石在手，」巴里摩說，「我還給妳，加丁奴那些殺手就會停止殺我了嗎？」

「我不能証明那些是加丁奴派來的殺手！」芬妮說。

「這裏不是法庭，」巴里摩說，「不一定要有証據的話才被接納的。妳以爲是誰在殺人呢？」

「我認爲是加丁奴。」芬妮說。

「妳們保險公司正在替他找尋失物，」巴里摩說，「假如妳們找不到，妳們就會賠給他，那他是沒有損失的。那爲什麼他要殺人呢？」

「面子問題，」芬妮說，「加丁奴不喜歡人家偷他的東西！」

「那麼，」巴里摩說，「假設我是有拿這箱紅寶石，我交出來了，妳以爲他就會放過我？」

「我們公司的人可以跟他講講，」芬妮說，「假如得不回東西，我們就根本不能開口了！」

「妳眞天眞，」巴里摩格格地笑起來，「他已經殺了那許多人，會差我一個嗎？除非我還他原物之外再加送他一箱，也許還有商量！加丁奴是怎樣一個人，你還不淸楚嗎？他的勢力控制半邊地獄，偸他東西的人非死不可，因爲他的天下就是用血肉換來的，假如偸他的東西的人仍能保持性命，那麼他就會擔心自己的江山不保了！」

「旣然你早知如此，」芬妮說，「那你們爲什麼又要幹呢？」

「我們不知道那是他的東西，」巴里摩說，「但這是沒有分別的，不知者不罪，加丁奴沒有這條規矩！」

「你想一想吧，巴里摩，」芬妮說，「這是你的唯一機會了！」

「你想一想吧，」巴里摩說，「剛才妳跟我合作，殺死了一個加丁奴派來的殺手！」

「我是逼不得已的！」芬妮說。

「妳去對加丁奴解釋吧。」巴里摩說。

芬妮怔在那裏了，她大概也明白解釋是沒有用的。

巴里摩又說：「妳不要忘記，剛才那個殺手，是打算連妳也殺掉的，他並不打算手下留情！」

「那是——那是因爲你和我在一起！」芬妮說。

「那個殺手不是跟踪我到妳那裏去的，」巴里摩說，「假如是的話，他早已下手了。他是相信我會去找妳，所以到妳住的地方去！」

「換句話說——」芬妮說。

「你就是魚餌，」巴里摩說，「釣魚人用魚餌釣魚，是不計較魚餌會不會被魚吃去的，總之釣到了魚，就把魚餌犧牲了亦沒有所謂！」

芬妮張大嘴巴，呆在那裏，有如石像。

「也許，」巴里摩說，「妳到現在還是運氣很好。以前死去了的六個人，未必是妳找到得太遲，而根本是妳代人工作。他們跟着妳，妳找到了，他們也找到，就先下手殺掉！妳還沒有機會與其中一人一起，否則妳也會同死。但亦有可能他們是要等妳找到最後一個，就是我！」

「但是……」芬妮說，「那個殺手，剛才是要把我們都殺掉！」

「妳現在才明白我的意思嗎？」巴里摩說。

「不，」芬妮說，「我的意思是，他們是打算把我們都殺掉，而不是制服。假如你死

了，箱子到哪裏去找呢？你一定不會把箱子帶在身上，而你也未必會把箱子收藏在一個他們一定找得到的地方！」

「妳現在相信，我是並沒有拿那箱子了嗎？」巴里摩問道。

「難道……這是滅口？」芬妮說。

「第六個死者是華德，」巴里摩說，「我和妳都看着他是怎麼死的。以前的五個呢？他們是怎麼死法的，妳告訴我吧！」

這個芬妮是可以詳細講出來的，因爲她找到了以前的每一個死者。

她講完了之後，巴里摩說：「死法多姿多采，殺手用的手法很多，因此所用的可能是許多不同的殺手，但是此中亦有一個共通之點，那就是沒有一個是被逼供過的！」

「他們——並不是要那箱子？」芬妮問。

「根本沒有那箱子，」巴里摩說，「有人要把箱子的事情賴在我們七個人的身上，所以我們七個人都必須死掉，不留活口！」

芬妮說：「是誰呢？加丁奴？他要騙我們公司的保險費？」

「加丁奴很有錢，」巴里摩說，「他用不着用這樣的方法騙二千萬。即使是這樣大筆

錢，用這種方法，對他來說還是太辛苦一點了。」

「那麼——這是——是誰呢？」芬妮問？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巴里摩說，「我倒希望妳也有一個一樣好的答案！」

「噢！老天！」芬妮說，「這個情形，應該向加丁奴解釋！」

「假如他肯相信的話！」巴里摩說。

「而且，」芬妮說，「找他也不容易。要找他，就得讓他先找到我們，他先找到我們的話，也極可能先動手殺死我們的！」

「妳眞是越來越聰明了！」巴里摩諷刺地說。

「那麼——我們現在怎辦呢？」芬妮問。

「妳與我的處境是不同的，」巴里摩說，「各走各路好了。妳可以回到公司去報告，讓公司的高層人員與加丁奴接觸交涉。我則是逃我的！」

「我們不能分開！」芬妮忽然把他緊緊地抱着。

巴里摩又諷刺地笑起來：「妳不是告訴我，妳深深地愛上了我吧？」

「我已經與妳接觸過了，」芬妮說，「而沒有東西帶回去，有誰肯相信我不是與你同謀

呢？」

「跟在我的身邊，不更一定是同謀了嗎？」巴里摩說道，「那更水洗難淸了！」

「我與你一起消滅了一個加丁奴的殺手，」芬妮說，「說不定我還沒有回到公司就已經給殺掉了！」

「妳是要我保護妳？」巴里摩說，「現在的我，可眞是自顧不暇呢！」

「你可以保護我，」芬妮說，「我也可以保護你。現在的我們是同病相憐的，不是嗎？」

「是的，」巴里摩說，「妳的意思是，妳也要逼上梁山了？」

「還有更好的路可走嗎？」芬妮問。

「妳走什麼路妳自己決定，」巴里摩說，「不過，假如妳跟我走的話，我倒也不强烈反對，因爲計算起來是對我有好處的！」

芬妮放開了他，說：「你打算怎辦呢？」

「首先當然是離開這裏，」巴里摩說，「我相信我們是沒有給跟踪到這裏來的，也因此，我們可以暫時安全地離開。

「以後呢？」芬妮問。

「殺死每一個要殺我的人！」巴里摩說。

「你不能殺死那許多人的，」芬妮說，「加丁奴可以聘用許多殺手，你是殺不完他們的！」

「那我就去殺死加丁奴！」巴里摩說。

「你不能殺死加丁奴！」芬妮說。

「怎麼了？」巴里摩說，「難道殺死人就不犯法，殺死加丁奴就是犯法的嗎？」

「沒有人能夠殺死加丁奴的！」芬妮說。

「妳看着我做好了！」巴里摩說。

「你連找也沒有辦法找到他的！」芬妮說。

「妳找給我好了，」巴里摩說，「妳公司裏的大員們是可以聯絡到他的！」

「我——不能這樣做！」芬妮說。

「這是一件太大的事情，所以妳不敢做，是嗎？」

芬妮不做聲，但似乎她正是這樣想。

「那我們分手好了！」巴里摩說着，就把床單拉起來，枕頭也丟到地上，跟着又走進浴

室開水喉。

「你在幹什麼？」芬妮叫着問。

「我是在用這房間，」巴里摩說，「我們在這裏的時間也差不多了，但是離開了而房間却沒有用過，這是會引起人家的疑心的！」

他把肥皂拆開浸濕，馬桶蓋亦揭起來，以使其上的紙封條弄破了，跟着就向門口走去。

「等一等！」芬妮忙追上來說，「我跟你一起走！」

「怎麼妳又會改了主意呢？」巴里摩問。

「因為，」芬妮說，「我覺得你是講得對的。加丁奴派來的人也會殺死我，要殺死我的人，管他是誰，祇好殺掉！」

「妳又聰明一點了！」巴里摩說。

他們出了房間，下樓。巴里摩揮手截住一部的士。

「你的車子不坐嗎？」芬妮問。

「現在坐恐怕已不安全了。」巴里摩說。

他把芬妮推上了的士。

芬妮說：「我們現在到什麼地方呢？」

「我暫時還未能決定，」巴里摩說着，却又對司機講了一個地址。

芬妮在他的耳邊低聲問：「那是什麼地方呢？」

「去到的時候妳就知道了！」巴里摩說。

芬妮祇好不做聲。但是走到半路，巴里摩忽然對司機說：「糟糕，鎖匙漏在酒店裏了，請你兜一兜回去。」

司機也依命而行，多走些路，對他來說是不成問題的，總之乘客肯付錢就是了。

於是車子兜了一個圈子，又向酒店駛回去。在快要到達的時候，他忽然又從袋裏摸出一串鎖匙來，說：「哎，我眞糊塗，原來鎖匙就在身上！司機先生，不必回去了，不過……現在已經過了鐘，我們到另一個地方去吧！」

他對司機講了另一個地址，司機便又兜一個圈子，向這地址駛去。

芬妮在巴里摩的耳邊說：「這是一個好辦法。我看不到有人在跟踪我們！你看到嗎？」

「沒有！」巴里摩說。

他這個方法就是要試一試，究竟有沒有人在跟踪。

他們這樣三心兩意，車子在白兜圈子，假如有同樣的車子卻是跟在後面的話，就可以肯定那車子是正在跟踪他們的了。

但是沒有，這樣巴里摩才能放心。

芬妮又沉默下來，的士到了巴里摩所講的地址，把他們放下了。芬妮抬頭看看這屋子，問道：「這是什麼地方呢？」

「我也不知道，」巴里摩說，「我不過是到這裏來轉車吧了！」

他又把一部經過的的士截停，上了去。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如此，即使有人找到剛才那的士司機來問問，亦是問不出他們是到了什麼地方去了的。

這一次，上了的士之後，巴里摩却是對的士司機講出了芬妮暫住那間屋子作爲目的地。

芬妮又在他的耳邊說：「我們還到那裏去幹什麼呢？我們不應該再回去了！」

「妳的車子還留在那裏，」巴里摩說，「我們得拿走。那屋子有個死人，妳也不想警察來找妳吧。妳已經是夠忙的了。」

「好吧！」芬妮說。

他們乘這的士，也祇是在屋子的附近下車，兩個人向屋子步行過去。沿途，巴里摩都是

非常小心，在黑暗中觀察着，因爲這間屋子上次已有一個殺手來過，這一次未必就沒有的。

巴里摩看不到什麼，而他仍然是以花園後面的圍墻作爲進入之點。他與芬妮在花園圍墻的外面會合，芬妮也說沒有看到有人。

他們又分開，從兩個地方入屋，手中拿着槍，由下而上，在屋中巡了一遍。屋子還是與他們離開時一樣，那個殺手却是伏屍在走廊中。

他們再下樓，坐上芬妮的車子，把車子開了出去。

芬妮說：「下一步又如何呢？」

「先把這車子找一個地方棄下。」巴里摩說。

「跟着就找一個地方躲起來？」芬妮問，「抑或是離開這裏？」

巴里摩沒有做聲，他祇是開着車子，到了一座遠離屋子的免費露天停車場，把車子停下了。此時，他才說：「我們先去找這個殺手的拍擋！」

「還有一個？」芬妮問。

「這個殺手似乎沒有那麼多時間又殺死華德的女朋友而又來殺我們，」巴里摩說，「而且他身上帶着的槍，與殺死那個女人的槍，口徑是明顯地不同的，所以應該是另有一個。」

「到什麼地方去找呢？」芬妮問。

巴里摩拿出那批取自那個死了的殺手身上的東西，說：「這裏有一些綫索。看看這盒火柴，這是一間酒店的火柴。他當然可能是在這酒店的餐廳中喝茶時拿到這盒火柴的，但是他多數是住在這酒店的房間裏，他不大可能是本地人，因爲本地未必有適合的好手，所以是外地來的人的機會高一些。外地來的人，沒有好住的地方，當然是住在酒店裏了！」

「唔，」芬妮說，「他這個伙計，極可能是與他住在一起！」

「應該是的，」巴里摩說，「去問問就知道了。」

「我們找到他，就把他殺掉？」芬妮問道。

「不是，」巴里摩說，「要向他問一些話，然後才把他殺掉！」

芬妮抖了一抖。很可能，這件事情對她來說，仍然是太大了，她一想起來就感到恐懼，不過也沒有辦法，騎虎難下，祇好做下去了。

巴里摩取出那二張「冥王請柬」來，再看了一遍，冷笑道：「相當幽默，不過這是我不欣賞的幽默感。收到這請柬的人，都是不欣賞這種幽默感的。而這個約會，我也不要去赴，我要把約我的人送到地府去，讓他在那裏等。他可能是終於會等到我的，但那要是幾十年之

後——當我老死的時候！」

「這個——你要燒掉嗎？」芬妮問。

「不必了，」巴里摩說，「留爲紀念也好。一個人，是很不容易有機會得到如此珍貴的紀念品的！」

他們放棄了芬妮的車子，改乘的士，再到達那間酒店。這一次，他們是分頭行事了。他們裝作是並不相識的，巴里摩是要來租一間房間，芬妮則是來找人。

那個死去了的刺客，他們已經從他的証件上知道了名字，就是高倫。芬妮就是到柜枱去要求找這個高倫，而巴里摩則是在柜枱的另一頭塡寫表格租一間房間。

柜枱的職員對芬妮說：「高倫先生是一一二〇號。」

巴里摩詐作芬妮的事情是與她完全無關的，但是他說：「我最好要一間在十一樓的房間。我喜歡高一些的！」

一一二〇號就是在十一樓，所以巴里摩也是要十一樓。酒店的房間的編號總是如此的，頭兩個數目字就是顯示那層樓的層數，假如是祇有三位數字的，那麼就是頭一個數字顯示樓的層樓，而後面兩層字則是顯示房間在那層樓的號碼。

芬妮說：「這個時間，我可以上去找他嗎？」

那柜枱的職員扭頭望望後面那分開一格一格的架子，說：「但是高倫先生不在！」因爲一一二〇號那格子裏放着門匙。客人出去，總是把門匙放下，職員就爲他放在那一格，他回來時就向職員索取，自己上樓開門。因此通常，格子裏放着門匙就是表示住客不在，格子裏沒有門匙則是表示住客在房裏。

「但是，」芬妮表示焦急，「我有很要緊的事情找他呀！」

「這個——也沒有辦法，」那柜枱的職員抱歉地說，「他並沒有留話說到哪裏去，也沒有說什麼時候回來！」

「那怎麼辦？」芬妮說，「我非要快點找到他不可！」

「這個，我也沒有辦法呀，」柜枱職員說，「我看，妳就祇好在這裏等他回來！」

「他有沒有朋友住在這裏呢？」芬妮問。

其實這一句才是她的眞正目的。

「這個——我也不知道！」那職員說。

但是旁邊另一個職員則有所提供。他走過來說：「哦，一一二〇，他是有一位朋友一起

住進來的，那位是蕭先生，住在一一二一！」

「我——可以跟這位蕭先生談談嗎？」芬妮問。

「蕭先生也——」那職員說着忽然伸手一指，「蕭先生就在那邊——」

就在此時，芬妮忽然向地上一仆，仆了下去，打了一個滾，槍聲在差不多同一時間「砰砰」地響了，槍彈射中了本來芬妮站着的地方，但因爲芬妮已經避開了，所以槍彈沒有射中她，却射中了那個職員。一彈射中了這職員的肩膊，但他打了一個轉，另一彈則把柜枱後面的大鏡子打碎了。芬妮就是從鏡中看到蕭先生拔槍所以閃避的。

那位蕭先生乃是一個樣貌平凡的中年人，假如他不拔槍發射，會以爲他是一個普通旅途經過的商人而已。他是坐在客堂之中，正在等人似的，雖然巴里摩與芬妮都是相當眼利的人，亦是沒有注意他，事實上，假如說可疑，坐在客堂中的其他幾個人比他是還要可疑的。

現在，槍聲一響，客堂中就秩序大亂，人們都雞飛狗走。而蕭先生的頭兩槍沒有射中芬妮，他便一跳跳到一條柱子的後面，再向芬妮瞄準。

芬妮雖然是仆到地下避過了那兩槍，却是暫時沒有辦法找到任何障碍物可以躲的了。

但是蕭先生顯然不知道巴里摩也是與芬妮同來的。

巴里摩一聽到槍響，也是與其他人一樣，匆匆走避，而逃到了蕭先生的側面，以最快速的動作把槍拔出來，伸前，兩手執着槍發射，一連串地向蕭先生射完了槍中的子彈。蕭先生沒有機會再向芬妮放槍，就頹然倒下來了。

他一身是血，槍也丟在地上，用不着了。

芬妮立即抓回她的手袋跳起身。

「走吧！」巴里摩說。他已經衝出了酒店的大門口，而芬妮亦跟着逃出來。

他已截住了一部的士，芬妮也跟着上了車。這時他們又都已經把槍收了起來，而且顯得若無其事似的，因此的士司機一點都沒有懷疑。事實上，那的士司機還是剛剛把車子開來吧了，他並沒有聽到槍聲，而巴里摩與芬妮上車之後，車子便又隨即開走了，他根本沒有機會發現酒店裏出了事。

留在後面的酒店，大堂中是一片忙亂，酒店的人一面扶住那個肩部受傷的職員，一面趕快把醫生叫來。酒店裏是有醫生在長駐着的。他們同時也報警。先到的當然是酒店的醫生。醫生首先看看那個中槍的職員，說：「是肩部的肌肉中槍，沒有射中骨頭，祇是肌肉傷，沒有危險，你們替他縛緊這邊，暫時止血！」

他又過去看看那位蕭先生。

蕭先生倒卧在血泊中，醫生略爲一看就搖頭：「中了那許多槍，又都是射中要害，他是死定了的！」

酒店的經理非常焦急，跳着脚說：「我們的酒店裏有客人給槍殺了，這責任很重呀！」

「是這個客人先拔槍放射的，」侍者領班說，「對方不得不還擊，這是他自己的責任！」

「但是這宣傳對我們是很差的呀，」經理說，「人家以爲我們這裏是黑人物火併之地，以爲有許多不三不四的人住着，正經的客人就不敢來了。」

侍者領班沒有做聲。這種聲譽的損失確是無法挽回的，即使是有人自殺，對酒店的聲譽也有影響。但是事情已經發生了，就也沒有什麼辦法了。

警車亦很快來到了。

而此時巴里摩與芬妮已經去得很遠，他們已經下了車，在黑暗的街上步行着，好像一雙情侶，親熱地互挽着手臂。

芬妮說：「你又說先向他問過了話之後才殺他！」

「他先拔槍，」巴里摩說，「有什麼辦法呢？」

「你也用不着把他殺掉呀！」芬妮說。

「妳在開玩笑！」巴里摩說，「他也是正拿着槍在放射的，我不殺他，他就要殺妳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我祇有向要害射擊。而且，那裏不是我們的勢力範圍，我可也不能把他打傷之後帶走問話的。」

「又浪費了一條綫索！」芬妮說。

「這種機會，」巴里摩說，「以後是還多着的！」

芬妮說：「我們現在又應該幹什麼好呢？」

「我們也需要休息了，」巴里摩說，「找一個睡覺的地方吧。」

「當然不會是回到你家去吧？」芬妮說。

「當然不是，」巴里摩說，「我的家是不適宜回去的。而且我祇是住在酒店，酒店是任何一間都差不多的，與其回到我住的一間，不如住到另外一間去了！」

「眞有趣，」芬妮說，「這段時間之內，我們都是在酒店中跑來跑去的！」

「現在就不必再跑了，」巴里摩說，「我們住到那裏去！」他伸手一指。

他所指的，却是在前頭的一座花園洋房住宅。

「那不是酒店呀。」芬妮說。

「我也已經說過了，」巴里摩說，「我們並不是要住酒店，」

「那是誰的屋子？」芬妮問。

「我也不知道。」巴里摩說。

「你不是在開玩笑吧？」芬妮說，「在城市裏，你是不能夠隨便找一間屋子敲門請求借宿的！」

「我們不必敲門，」巴里摩說，「因爲敲門也是不會有人開的。這屋子裏根本沒有人。主人家去了環遊世界之類，把屋子鎖起來。」

「因此，」芬妮說，「我們就可以借用？」

「沒有人反對，」巴里摩說，「有什麼不可以呢？」

「唔——這倒是一個好主意，」芬妮說，「而且還用不着交房租。但是，你怎麼這樣快就知道有這樣一個地方呢？」

「這是平時注意的，」巴里摩說，「我是一個每一分鐘都可能需要逃命的人，我不能夠不找一個預備作爲後路的地方，而這樣的地方，別人是沒有辦法調查出來的，因爲與我毫無

關係，除非是跟踪我到來，否則就不會找到我！我們起碼可以在這裏安全地過一夜！」

他們爬過圍墻進去，芬妮也不是那種軟手軟脚的女人，她用不着巴里摩扶她，亦爬了過去了。跟着巴里摩就用巧妙的手法把大門弄開，他們便進入了屋內。

這屋子的主人雖然是出外旅遊去了，但是他們是不會把傢俬也搬走的，因此一應傢俬設備都有，他們住在這裏，也是很舒服的。

巴里摩與芬妮佔了主人的睡房，由於這應該是一間無人的屋子，所此他們把窗簾都遮黑了才開亮電燈，以免外間的人望進來看見有燈光，而他們把冷氣機開了，如此，就比酒店更爲舒服。

芬妮亦把鞋子也踢掉了，赤着脚在房中走來走去，說：「這裏的地毡軟得像天鵝絨一樣，裝修又好，住在這樣一間屋子，何必還要去渡假呢？」

「人是分許多等級的，」巴里摩說，「有些人，即使一家人有一間像這裏的浴室那麼大的房間一起住，也很滿足了。」

「唔，」芬妮說，「所以慾望是永無止境的。不過，這裏的浴室也眞不錯，比較我小時候一家人住的地方更大！」

「對了，」巴里摩說，「所以，我現在就要洗一個澡！享受一下這間豪華的浴室！」

「我先還是你先？」芬妮問。

「當然是我先。」巴里摩說着，已經在動手脫衣服了。

「你這個人好不讓人！」芬妮說，「你不知道有些事情是應該讓女士先的嗎？」

「但是妳不是已經洗過了澡了嗎？」巴里摩說，「當然第一次與妳見面時，妳就是正在洗澡，而且已經洗得乾乾淨淨了！」

「是的，」芬妮說，「但是，這之後我又在地上打滾，又爬墻，難道不會髒嗎？」

「那麼，妳先吧！」巴里摩說。

「不必了，」芬妮說，「你先吧！我替你放水，你休息一下！」她把他一推，使他倒在床上，便走進浴室去弄。

巴里摩忽然格格地笑起來。

「你在笑什麼？」芬妮叫着問。

「我是在想，」巴里摩說，「我們倒是天生一對，很會佔用屋子，妳說什麼要租要買，去住人家的便宜屋子，我則是連口才也不必用，就這樣進來！」

「起碼我的方法是合法的。」芬妮說。

「難道現在警察就不找妳嗎？」巴里摩說，「起碼，把屋子租給妳的人會認得妳是一個怎樣的人。我呢，走了之後，屋主也不知道究竟是怎樣一個人來住過！」

「好了，我承認你本事了！」芬妮走出來，「去洗你的澡吧！」

巴里摩一面繼續脫衣服，一面走向浴室，衣服就丟在地毡上。

芬妮說：「你們男人！衣服不可以放得好些嗎？」

「有什麼關係呢？」巴里摩說，「地方這樣大，又不會絆脚，要穿的時候，拾起來就是了。放在地上反而不容易皺！」

但芬妮還是替他拾起來摺好了。巴里摩進入浴室，坐進那巨大的浴缸中，浸在熱水裏。這樣豪華的浴室，這樣用熱水浸，的確是非常之舒服的。他也是緊張了一段很長的時間了，需要這種鬆弛。

芬妮在外面說：「你這個人，洗澡也不把門關上的嗎？」

「上次我與妳見面時妳也是洗澡不關門的！」巴里摩說，「而且，男人有什麼所謂？妳不想看，妳就不要過來看好了！」

「我才沒有興趣看！」芬妮說。

不過，她雖然是這樣說，她在兩分鐘之後還是出現了。這時，她的身上已經是洗澡的裝束，也即是說，身上並沒有衣服。

「妳是來看我，還是來給我看呢？」巴里摩問。

「我是來參加，」芬妮說，「假如你不介意！」

「我不相信世界上會有男人介意的！」巴里摩說。

不論他反對或者贊成，總之芬妮是踏進了浴缸中了。

那浴缸很寬大，雖然兩個人在裏面，也不需要身體貼着，不過，眼睛却是可以看到，而視綫是不能禁制的。他看到她，她亦看到他。她說：「你的心在動壞念頭！」

男人動起壞念頭，是很明顯可以看出來的，女人則不能。

巴里摩微笑：「這不是動壞念頭，這是自然的反應，假如我連這種自然的反應都沒有，我就不能算是一個男人了。而我認爲是妳在動壞念頭，因爲是妳進來誘惑我的！」

「既然如此，」芬妮說，「那我還是出去吧！」

她抓了一條毛巾，站起來，裹着身子出去了。

巴里摩是比她先進來的，她旣已洗好，他當然亦已洗好了，他亦抓了一條毛巾，把身子抹乾，然後裏着身子出去。他看見她已經躺在床上，身上已沒有那條毛巾，亦沒有其他什麼。

他們用不着說話，假如他不明白這樣暗示，他就是很笨的人了。

巴里摩也把毛巾解了下來，向她一撲，叫道：「中！」

這使她嚇得連忙縮作一團，因爲從這樣遠衝過來，中與不中，都不是好受的，所以她認爲還是把靶子收起來好些。但巴里摩祇是跟她開玩笑吧了，因爲中與不中，他自己也同樣都不是好受的。他在中途就停了下來，而她旣然是縮成了一團，她的雙脚就是擧起來了的，巴里摩便把她的雙脚捉住，一分分開。

「不！不要這樣！」芬妮嗶叫起來，「你不能夠這樣粗魯！」

也許是因爲她的眼睛有所見，覺得對手太晚了，不宜太快接觸。但是巴里摩不理她，祇是前進，而她此時的位置亦難以躲避。不過，巴里摩又不是大力肆虐，事實上他祇是保持作爲門外漢，祇是在徘徊而已，並不是如她所恐懼那樣，一攻到底。

這樣徘徊了一番之後，門內人就反而心急起來了，反而感到空虛，而門的主人也開始呻

吟起來。此時，巴里摩才開始前進，仍是慢慢的，直至芬妮也覺得太慢了，難以忍耐，便一挺挺前，而把他完全吞沒。

巴里摩仍然站在地上，而放了她的腿子，她的腿子沒處好放，就索性搭在他的肩上。這樣使接觸特別強烈，因此她很快就銷魂地痙攣起來，要叫停了。巴里摩就停了下來，但是沒有退卻。

「你——你不要站着，」芬妮喘着氣，幽幽地說，「你不能夠把我當奴隸呀！」

「好吧。」巴里摩微笑，他也放了她，而與她躺在一起。

他讓她休息了一陣之後，又再開始。這一次，她是滿意得多了，而這一次也是時間長得多，直至最後，兩個人都在電光閃動中放鬆下來，喘息着。

「你……」芬妮說，「你天天在跟那些女人攪……怎麼還會有這樣的氣力？」

「妳怎麼知道我天天在跟那些女人攪？」巴里摩問。

「你不是常常在那個地方流連嗎？」芬妮說。

「妳怎知道我常在那個地方流連呢？」巴里摩說，「妳是跟踪華德才找到我的！」

「在華德死之前他已經提過了。」芬妮說。

「華德跟妳談過話？」巴里摩問。

「是他的女朋友透露的！」芬妮說。

「唔，妳很忠實，」巴里摩說，「在此之前，妳並沒有對我提過這件事呀！」

「你也沒有問清楚！」芬妮說，「我既然找到了華德，我當然是設法接近他，而比較好的一個辦法就是接近他的女朋友。他的女朋友並不知道我是誰。不過，我還沒有機會施展什麼本領，事情就已經發生了。」頓一頓，「我看！殺死了這個女朋友的人，可能也是因此而找到我的，不然怎會找到那屋子去呢？」

「總之，」巴里摩說，「我是救了妳兩次命，妳應該多謝我！」

「剛才不是已經多謝了嗎？」芬妮說，「你簡直是差點把我弄死了！」

「真是那麼辛苦嗎？」巴里摩笑起來。

芬妮在他的腿子上一扭：「你究竟想怎樣？難道我報答你就一定要辛苦，不能夠享受的嗎？」

巴里摩祇是笑，而芬妮則打一個呵欠：「真累死了！你這個人，我本來是想讓你好好地睡一覺的，現在，卻是我自己非要睡不可了！」

「睡吧，」巴里摩說，「不要緊，這裏是安全的。我睡，妳亦可以睡呀！」

他們相擁着，再談了一陣，談的則是一些無關重要的話。芬妮的確是很疲倦的，後來，在一句話說了一半，還沒有說完，她就已經睡着了。

巴里摩不久亦睡着了。

由於他們睡之前是熄了燈而打開了窗簾的，因此第二天一早，陽光就透進窗裏來，他們可以知道天什麼時候亮。不過，他們却還是要到接近中午時才願意起床。還是芬妮把巴里摩推醒的。

巴里摩伸一個懶腰：「有沒有床上早餐？」

芬妮也給他弄來了早餐。屋子的廚房裏有罐頭食物。他們吃着時，芬妮說：「我們總不方便在這裏久留吧？今天晚上不在這裏過夜了？」

「最好不，」巴里摩說，「我們要不停地換地方，流動的目標，是比較難擊中的。」

「那麼，」芬妮說，「我得先出去一趟，到銀行裏去拿一些現錢，與及打探一下情報。」

「很好，」巴里摩說，「我也要出去一趟！」

「你到什麼地方去？」芬妮問。

「我也是要去打探一下，」巴里摩說，「我要爲我們的下一步鋪路。我們也是不能夠無目的地亂跑的！」

「我們當然是不會回到這裏來了，」芬妮說，「在什麼地方見面？」

他們約了一個地方。芬妮跟到浴室裏去弄。女人要出街，總是多一些準備工夫的，男人可以披頭散髮，衣衫不整地在街上跑來跑去，女人則通常是不能如此的。

不過她弄好了出來時，巴里摩則是還沒有弄好。巴里摩正坐在桌子那邊寫字。

「你在幹什麼？」芬妮問。

巴里摩把所寫的交給她看。那是華德那張「冥王請柬」，巴里摩已用筆把上面華德的名字塗去了，而改寫上了另一個名字，那就是加丁奴的名字。

「你這是幹什麼？」芬妮問。

「加丁奴也應該收到這樣一張請柬，」巴里摩說着，把請柬放入一隻空白的信封中封好了，交給芬妮，「妳找一個他可以收到的地址，寫上去寄出吧！」

「你向他宣戰？」芬妮問。

「是正式下戰書，」巴里摩說，「其實是早已宣戰了！」

「這也好，」芬妮說，「給他一個心理上的威脅！」

芬妮拿了那請柬走了，在她走了之後，巴里摩才檢出他自己身上那串鎖匙來，細細檢驗一下，發覺其中一條的上面留下了一點點白色的碎屑，放到鼻子的前面嗅一嗅，也可以嗅到一股香味。

這一股香味就是肥皂的香味，而留下來的碎屑，也就是肥皂的碎屑。這即是表示，有人用浴室的肥皂把這鎖匙印了模。這是另配一條鎖匙，而不想被原主知道的一個簡易的方法。

巴里摩微笑：「其實，用不着約地方會面，我也知道到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妳了！」

巴里摩跟着便也穿上衣服出去。

芬妮所去的第一個地方，果然就是到鎖匙匠那裏去配一條鎖匙。她拿出兩塊肥皂來。每一塊肥皂的表面上，就是印上了鎖匙的半邊。這樣是可以另配到一條鎖匙的，不過工程會大一些，而且鎖匙匠也明白，這樣配鎖匙，其中一定是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的，所以開天索價，芬妮也照付了。

芬妮付了一半錢，留下單子，說：「我是不會來拿的，但是兩個鐘頭之後會有一位薛先生來拿。他會付你錢的。」

「很好，」鎖匙匠說，「總之有人肯付錢，就沒有所謂了。」

芬妮說：「但是你兩個鐘頭之後一定要弄好！」

「行了，」鎖匙匠說，「我就是因爲兩個鐘頭之內可以弄好，所以我答應妳兩個鐘頭，否則的話，我是可以說三個鐘頭的。」

芬妮在店內打了一個電話之後便離開了。

在兩個鐘頭之後，果然有一個自稱薛先生的男人來拿這鎖匙。毫無疑問，這人是芬妮打電話通知來拿的。而這時，鎖匙匠果然是已經把鎖匙弄好了。這位薛先生看一看鎖匙，說：「這是不是火車站儲物柜的鎖匙？」

「是的，」鎖匙匠說，「這種鎖匙，一看就認得。上面還有號碼。」

薛先生拿了鎖匙，立即乘的士到火車站去。那裏是有一大排儲物柜讓乘客租用，暫時存放行李的。有些人不是乘客，亦會租用存放東西。

薛先生按號碼找到了儲物柜。

此時，等車的客人之中有一個黑人正在斜眼注意着他。這個黑人有頭爆炸裝頭髮，有一腮的鬍子，還戴着一副黑眼鏡。就是因爲黑眼鏡遮住眼睛，所以他並非面對薛先生，而衹是

斜眼看着，薛先生就注意不到了。

薛先生用鎖匙在開那儲物箱的門，果然開了。那個鎖匙匠的手工是很不錯的。而薛先生看見，箱內有一隻布袋，袋口是用一條繩子索住的。他把袋口解開來看看，看見裏面乃是一隻小型的手提保險箱，乃是那種用號碼鎖的。

薛先生一看，就連忙把袋口再收好，把袋子拿了出來，鎖好箱子的門。那個黑人看着他走到賣車票的窗口，買了一張火車票。三分鐘之後，火車就到了，薛先生登車。黑人仍坐在那裏，火車開走了之後他才起身離開。他顯然是沒有跟上火車去的。

但是薛先生在火車上正以爲自己是安全時，却是並不安全。他的廂房外面，有兩個男人走來，靠在門口，面對面，似乎相遇而正在那裏交談，實則是互相遮着身子。他們拔出裝有滅聲器的手槍，對着廂門放了一陣。門上出現了許多子彈洞。

在這樣的交叉射擊之下，坐在裏面的薛先生，機會是很微了。果然，這兩個人的最後一槍把門鎖射毀了，他們推開門，薛先生已經在座位上一動也不動了。身上有許多子彈洞。

這二個人迅速拿了那隻袋子，就離開那房間，走到車廂的盡頭，出去了，到了兩卡相接的那座小台上，看準了機會，便一跳跳了下車。

他們所做的事情，由始至終都沒有被發現，因爲那走廊中沒有人經過。後來，驗票員來了，看見這情形，才鬧起來，已經太遲了，無從追究。那二個槍手早已下了車，不知何處去了。

而在差不多這個時間，芬妮已經在約定的地方等着巴里摩了。那裏是一間燈光很暗淡的餐廳，而芬妮現在也不是芬妮了，因爲她的髮型完全改變了，亦化了很濃的粧。有時，一個女人這樣弄一弄，是可以會變成另一個人似的，就是本來認識她的人，未見過這樣的裝扮，也不敢肯定這是自己認識的人，而不敢招呼的。

不過，侍者却走過來招呼。他說：「小姐，請過去聽電話！」

「你弄錯了吧，」芬妮說，「沒有人會打電話到這裏來找我的！那人說找誰？」

侍者聳聳肩：「沒有說找誰，他祇是說找坐在這個位子的一位美麗的小姐，這裏就祇有妳一位小姐！」

芬妮充滿疑惑，不過亦沒有辦法，祇好過去接這個電話。

電話中人說：「我是在近門口的電話打給妳的！」

芬妮向那邊瞥了一眼，看見是那個黑人，不過聲音却是巴里摩的聲音。她吶吶着說：

「我不認識你！」

「妳會化裝，我亦會化裝。」巴里摩說。

「連皮膚也——？」

「黑人要化成白皮膚不容易，」巴里摩說，「但白皮膚要變黑却不難，祇要用鞋羔抹在皮膚上就行了，祇不過就是難聞一點。」

「爲什麼這樣神秘？」芬妮問。

「妳那位到火車站去開箱子的朋友，」巴里摩說，「我看是凶多吉少了，我看着有兩個殺手跟了他上火車！」

「呃——呃——」芬妮不知說什麼好。

「妳現在聽着，」巴里摩說，「妳也會有危險！」

「我……」芬妮忍着不四面張望，因爲她也不是一個生手，她知道假如有人在監視着的話，她望向巴里摩就會使巴里摩的身份也暴露，而假如她慌張地四面望，人家亦會看得出她在電話裏聽到的是什麼了。

巴里摩說：「鎖匙的事妳也不必否認，我知道，因爲我親眼看到妳的朋友開箱子的。他

們能夠跟上妳的朋友，未必就不能跟上妳！」

「但是——我沒有與他見面！」芬妮說。

「妳有沒有告訴他妳會在這裏見我？」巴里摩問。

「有……」芬妮慚愧地說。

「那妳就有危險了，」巴里摩說，「他很可能透露了妳在這裏與我見面的事情。不過，我這個電話，則是會救了妳一命的！」

「爲什麼呢？」芬妮問。

「有人打電話給妳，」巴里摩說，「他們就想連打電話這個人亦捉到。他們就不會那麼快殺妳。現在，我會先收綫，離開這裏，妳這個電話作狀再講一陣，然後收綫，再作狀多打幾個電話，大約二十分鐘之後，妳才離開！」

「好——好吧。」芬妮說。

巴里摩立即收了綫。她從眼角看到巴里摩走了。

芬妮則續繼講這個電話，後來她收了綫，又胡亂打了幾個電話，作狀講了一番。假如有人在監視着她的話，當然就會以爲她是有了新的情報來源，所以這樣積極打電話了。巴里摩

這提議倒也是一個好辦法。

而芬妮亦是做得很好的，當她講完了電話，回到座位之後，她還等了一陣，然後她又起身去打了一個電話，跟着就付帳離去。

沒有人跟隨她出門口，不過她却相信很可能有人跟踪着她所乘的一部的士。

她這部的士，也是亂講一個目的地而已，後來，到達了目的地，她就下車。那裏是一個熱鬧的廣塲，是供市民憇用的，那裏有燈，有很多人在此散步，情侶尤其是多。她認爲在這樣一個比較熱鬧的地方是好一些的。

過了不久，忽然就有人來向她下手了。

兩個男人分從兩個方向走近她，看他們的來勢，芬妮也知道不妙，就連忙快步跳到一座用三合土製成的方形花盆後面。這花盆中是種了兩棵樹的。而芬妮自己亦打開了手袋把槍取出來。

那兩個人果然是來勢洶洶的，他們也立即拔槍。

假如這裏的遊人有機會看到有人拔槍的話，他們是必然會秩序大亂的，但是事情發生得太快了，他們還沒有機會看清楚，也由於此時還是黑夜。

假如他們聽到槍聲，他們亦是會大亂起來的，但是他們也是連槍聲都沒有聽到，這二個持槍的男人假如是打算開槍的話，他們亦是還未有機會，其中一人忽然身子一愰，便軟軟地倒下。另一個則是像被一隻隱形的拳頭擊中了似的，一個翻身，亦倒下來了。

躲在水泥花盤後面的芬妮知道這是裝了滅音器的槍的槍彈射過來而把他們射中的，但是不是她這一類人，則是不明白的。那些閒人祇是看見有兩個人忽然之間跌倒了，不明不白。

有幾個閒人還以爲這兩個人是急病發作，便趕忙走過去要扶，但是他們一看，就覺得情形不大對，因爲這兩個倒下來的人的身邊都是有手槍棄着，而且身下又有血流出來，他們就不敢近前，而且退開了。

一個人叫道：「有槍！快報警！」

這時，就眞正是秩序大亂了。

以芬妮的處境，即使她是一個很有公德心的人，她亦沒有空過去幫忙的，何況，這兩個還是自己的敵人。看情形，很明顯地，這兩個人雖然本來是打算要活捉她，但不成功時就想施辣手把她殺掉了。

芬妮現在就是祇有照顧自己。

她躲着的地方，亦是很可能會有第三個敵人向她放槍的，不過她也是不知向什麼地方逃走或閃避好。不過她知道秩序大亂是對她有利的，而且，有人叫報警，亦是對她有利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她的敵人也是會不敢久留。

她在那裏躲了一陣，便悄悄逃開了。

也沒有人注意她離開，尤其她是一位美女。

她也不知道應該逃到什麼地方去，不過，她相信，巴里摩是應該會來接應的，因爲，剛才放槍把那二個槍手射倒的人，應該就是巴里摩。

然而巴里摩却不見人。芬妮在附近走了幾圈，都不見有人，也看不出巴里摩可能躲在什麼地方，最後，警車聲也自遠遠而來了，芬妮知道她實在不能逗留下去，祇好動身離開，於是她截了一部經過的的士，坐了上去，仍然是隨便講了一個地址，走了再算。

芬妮顯然是相當慌亂了，當的士到了目的地而停下來時她還不知道。的士司機說：「已經到了！」

芬妮說：「哦？這裏？呀，對了，我忘記了，我先要去另一個地方！」她又再講了另一個地址。

司機也沒有所謂，祇是多做一些生意吧了，於是便又再開車把她載去了。

芬妮這一次所講的地址則不是亂講的了。她已經有了一個目的地。的士在這個目的地把她放下，她就步行着隱沒在黑暗之中。

三小時之後，芬妮已經在一間酒店房間裏，躺在床上睡覺。她是在這裏租了一間房間，暫時過夜。在這裏，芬妮認爲她會是安全的，因爲一座城市裏，酒店多的是，即使猜到這人是會住在酒店裏，一時之間也是不容易找遍每一間酒店而找到她的。她祇要不長住，明天再換地方，就可以躲過一時了。

不過，情形却又不如她想像中那麼理想。在朦朧之中，她忽然聽到有異聲。這異聲是來自房門口的。似乎是有人正在弄那門上的鎖。芬妮立刻把槍從枕邊抓了起來，一滾身就伏在床邊的地上，槍咀對着門口。

有人在弄她的門，在目前的環境之下，她是可以肯定，來者的目的就是要偷偷地弄開她的門，而有不詭的圖謀了，因此她就……

但她是正中了聲東擊西之計，因爲當她一伏在地毡上時，背後的露台門外就有一個人跳了進來，一坐坐在她的背上。這使她無法扭轉身去抵抗，而她仍有很敏捷的反應，就是立即

舉起槍來，盡量指高要射這背後的人。

但是這企圖仍是失敗的，背後那人一掌劈在她的手腕上，她就連槍都飛走了。

跟着背後的人低聲說：「是我。」

那是巴里摩的聲音。芬妮舒了一口氣，但隨即又急急地說：「門口！有人在弄！」

「別理他，」巴里摩說，「那是我的人！」

芬妮翻轉過來，看見巴里摩已不再是黑人打扮了，不過仍是有鬍子。她說：「你——有了一個新的幫手？」

「不是，」巴里摩說，「祇是給侍者一些錢，叫他在外面弄弄吧了，」他掏出一枚硬幣，一擲出去，擲在門上，發出「托」的一聲。那硬幣彈回跌在地上，而門鎖上的聲音亦立刻停止了。

大概這是一個暗號，那個侍者弄門，聽到這一聲暗號，知道他的任務已經完成，便停手走掉了。

巴里摩起來坐在床上，摸着鬍子對芬妮微笑：「我又救了妳一次命，假如我是敵人，妳已經死掉了。妳不應該用背對着露台，妳難道不知道露台也是一個入口，別人可以進來的

嗎？」

「你又是怎麼進來的？」芬妮說，「飛天進來的？」

「我租下了妳的隣房，」巴里摩說，「這樣，我就可以從我的露台爬到妳的露台來了！」

「假如我是機警一點的話，」芬妮說，「我就會已經把你一槍打死了。」

「是的，我知道，」巴里摩說，「不過我已經計算過了，我知道妳是沒有這麼本事的！」

「你再試一次！」芬妮顯得很不服氣。

「妳不要再試一次，」巴里摩說，「下一次妳租房間的時候，就不應該租有露台的房間。要揀祇有窗口的，敵人要爬窗進來，那是困難得多的！」

「我還以爲我已經和你失散了，」芬妮說，「原來你是跟着我的！」

「我是早已說過我會跟着妳的呀！」巴里摩說。

「那兩個人是你殺的？」芬妮問。

「難道妳以爲還有別的救星？」巴里摩說。

「但是，」芬妮說，「爲什麼你要把他們殺掉呢？」

「別開玩笑吧，」巴里摩說，「他們是帶着槍的殺手，又不知道有多少人，難道我有辦

法活捉？沒有辦法活捉的，就要殺掉！」

「你爲什麼又不接我走？」芬妮說，「我好像一隻沒有了頭的蒼蠅，也不知道應該爬向哪一個方向。」

「我不知道還有多少人跟着妳，」巴里摩說，「我要肯定呀！」

「唔，我就是魚餌，」芬妮說，「釣魚的人是不怕魚餌給吃掉的，祇要釣到魚就行了？」

「沒有辦法，」巴里摩說，「我找不到別的魚餌！」

芬妮兩手溫柔地搭在他的頸子上，咀唇迎上去，巴里摩亦低下頭去。就在這個時候，芬妮却忽然一發力，巴里摩叫了一聲，就整個人飛離床上，翻了一個跟斗，跌在地毡上。幸而是地毡，跌這一下是不會傷的。

他苦着臉坐起來：「這又算是什麼呢？」

「這是報復你捉弄我！」芬妮說，「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你却跟我開這一個大玩笑。你既然肯在隣房租一間房間，你一定是知道我和我們這裏都是已經安全的了，爲什麼你不敲門或者打個電話上來找我呢？」

巴里摩微笑：「這個妳也是不能怪我的呀！妳並沒有告訴我妳有那一位到火車站去的朋

友，我怎知道妳還有沒有其他的朋友會出現呢？」

「那個也不是我的朋友，」芬妮說，「祇是合作的！」

「妳顯然很信任他了，」巴里摩說，「妳居然肯讓他去拿那隻箱子！」

芬妮聳聳肩：「他祇是一位同事吧了。他拿了箱子是不會逃掉的！」

「交還給妳的保險公司？」巴里摩問。

「是的，芬妮說，「不過他已經死了，我看電視上的新聞報告也看到了，他死在火車上，而那隻箱子並不在他的身邊。」

「我早告訴妳他是凶多吉少的！」巴里摩說。

「你為什麼又不早告訴我你實在是有這隻箱子的呢？」芬妮說，「你早說就不會害了他一命！」

「我怎麼能說呢？」巴里摩說，「我還是不大敢信任妳，而事實也証明了我是不能信任妳的，妳果然有一位朋友接應，妳也不告訴我！」

「現在，」芬妮說，「箱子又不知道給誰拿走了——不過，那不會是眞的箱子吧？假如是眞的，你也不會讓我叫人去拿了！」

「妳以爲呢？」巴里摩說。

「我以爲箱子是眞的，」芬妮說，「不過本來應該在箱子裏的紅寶石，則已經不在箱子裏了。你沒有這樣笨的，你不會不把紅寶石拿出來。你祇是留着空箱，以防萬一有人要拿，就給人家拿走算了！」

「妳現在是在自說自話！」巴里摩微笑着說。

「你那些紅寶石究竟拿到什麼地方去了？」芬妮問。

巴里摩笑起來：「妳的問題可問得太天眞了！」

「唔，」芬妮說，「我知道你是一定不會告訴我的！但，你現在是一個很富有的人了。」

「也許吧，」巴里摩說，「這件事情解決了之後，我就可以和妳一起，享受富貴了——假如妳對我好些！」

芬妮拍拍身邊的床，「你上來吧。」

巴里摩從地上爬起身，到了床上來，芬妮把他抱住，又是兩手搭在他的頸間，輕輕吻他的耳朵。

巴里摩說：「妳保証不會再把我摔下床了嗎？」

「再摔一次，就摔壞了，」芬妮說，「對我有什麼好處呢？你是能保護我的人！」

「妳保証不是爲了那些紅寶石而對我好的了？」巴里摩說道。

芬妮放了他，在床上躺下，負氣地說：「你要我對你好，你却又對我講這些掃興的話！」

巴里摩哈哈笑：「我先此聲明，我根本沒有那些紅寶石，所以，妳對我好，是未必會有收獲的！」

「你得到了那隻箱子，」芬妮說，「你會沒有那些紅寶石嗎？」

「因爲箱子裏根本沒有紅寶石！」巴里摩說。

「你起初又說沒有那隻箱子，」芬妮說，「但是原來你是有那隻箱子的，而現在你又告訴我箱子裏沒有紅寶石，你叫我應該相信什麼呢？」

「我沒有對妳講眞話，一如妳沒有對我講眞話，」巴里摩說，「但現在，我認爲是講眞話的時候了！」

「很好，」芬妮說，「你對我講眞話吧。」

「妳也會對我講眞話？」巴里摩問。

「我也會對你講眞話，」芬妮說，「我可以發誓，雖然，你却是未必肯相信我的發誓

的。」

「我暫且相信妳的發誓吧，」巴里摩說，「坦白講，我們是的確做了這件行劫的案子，也拿走了那隻箱子，但是，箱子裏沒有紅寶石，這是沒有辦法解釋的，而我們事後就知道那是加丁奴的東西，所以，我們祇好分散躲起來了。」

「你的確沒有辦法証明你沒有拿那些紅寶石，」芬妮說，「但爲什麼你要留着箱子呢？假如把箱子毀滅了，你還可以否認呀！」

「那隻箱子根本沒有打開過！」巴里摩說。

「我不明白！」芬妮皺起眉頭，迷惑地看着他。

巴里摩告訴她他們的奇怪經歷。他們七個人，劫了火車之後才發現其內有這隻小小的保險箱。本來他們以爲裏面是祇有鈔票而已，得手之後，他們是要分開逃走的，但是，錢已分了，箱子一時却打不開的，應該由誰帶走呢？幸而那箱子上是有封條的，而祇要不把封條撕下，就証明未開過，所以就決定由巴里摩帶走。

以後，他們會在一個安全的地點會合，才把這隻箱子打開來，平分裏面所有的東西。祇要在會合的時候封條未曾弄破，就是沒有打開過的了。

「其實他們也是信任我的，」巴里摩說，「即使沒有封條，他們還是會選擇由我保管這箱子的，不過有封條則是更好！」

不過，在會合之前，巴里摩已經有了一種預感，就是這箱子的存在太出奇了。在刼案發生了之後，有關方面祇是公佈失去了鈔票，而並沒有提到這箱子。於是，巴里摩把這箱子先拿去用X光照一照，看看裏面究竟有些什麼東西。這是大略可以看到的。

「這箱子裏面是空的！」巴里摩說，「什麼都沒有。一隻空的箱子，却用封條封着而運送，這就不妙了，於是我們都分散躲了起來。我們是無從解釋的。加丁奴那麼大，我們不可能找到他的本人告訴他這件事情，而假如用轉接的方式，則可能中途被人截住，達不到加丁奴！」

「那你還留着箱子幹什麼？」芬妮問。

「我還希望有機會解釋，」巴里摩說，「到時把箱子拿出來，封條還沒有打開……」

「但是現在，」芬妮說，「箱子已經給人拿走了，你更無可解釋了。」

「所以我除了殺死加丁奴之外，又有什麼辦法呢？」巴里摩說，「我不殺他，他就殺我了！」

「那你爲什麼不制止我拿箱子呢？」芬妮問。

「假如妳拿到箱子，箱子也許直接會到達加丁奴之手，」巴里摩說，「但是很可惜，功虧一簣，箱子又給別人搶去了。」

芬妮沉默着。巴里摩說：「現在，輪到妳講眞話了！」

芬妮說：「我是在想，這隻箱子裏本來是應該有紅寶石的，但是裏面沒有，外面却有封條。封條一定是一個加丁奴很信任的人加上去的，而祇有這個人可以把紅寶石偷掉。」

「我也是這樣想的，」巴里摩說，「但是，假如送到了目的地，打開來而找不到紅寶石呢？」

「所以這箱子必須在途中被劫去。」芬妮說。

「怎麼可以肯定有人會劫去呢？」巴里摩問。

「你們之中有一個是內奸，」芬妮說，「提議劫火車的那一個就是。他是受人授意的。」

「唔，」巴里摩說，「那個就是——不過，他已經死了！他們都已經死光了，祇剩下我！」

「爲什麼你又會在那夜總會裏混呢？」芬妮問着，身子向巴里摩貼過來，似乎與他是越

來越親熱了。

巴里摩聳聳肩：「我們這些人，死了一個又一個，我也不想躲下去了，所以故意露面，等兇手出現，好來一次大攤牌！」

「你是一個好手，」芬妮說，「你是會贏的！」

「我是贏定了的人，」巴里摩嘆一口氣，「一走上了這條路的人，就是輸定了的，我是亡命之徒，許多地方的警察要找我，現在再加上加丁奴也要找我，在這樣的夾縫中，是很難過的。」

「你有我，」芬妮輕吻着他，手也在他的身上動着，「你是不會難過的。」

「唏，」巴里摩說，「妳老是在問我問題，却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我已經對妳講了眞話，現在也應該輪到妳對我講眞話了！」

「我的眞話很簡單，」芬妮說，「我並不是什麼保險公司的探員。」

「這一點並不意外，」巴里摩說，「我也猜妳並不是的。妳是加丁奴派來的人？」

「如果這樣就好了，」芬妮說，「我是沙高派來的。沙高就是加丁奴的左右手！」

「差這一點點，就差得太遠了，」巴里摩嘆一口氣，「看來，把紅寶石吞沒的人就是沙

高是嗎？沙高是唯一有權代替加丁奴在那箱子上加封條的人。」

「是的，」芬妮說，「但是，沙高也祇是利用我而已，所以，每一次我查到了你們一個人的所在，沙高就派殺手去殺掉。沙高根本就不想你們活下去。最後一個是你，他派來的殺手，也要把我一起殺掉，因爲你死了之後，就是完全滅口了，我也沒有用處，把我一起殺掉亦沒有關係，所以連我也一直有人追殺！現在，沙高是認爲我和你也都是非死不可的了！」

「這不是好消息，」巴里摩說，「妳爲什麼那樣熱情呢？難道你認爲這是值得慶祝的嗎？」

「有一個好消息，」芬妮說，「接了箱子的薛先生，他也是沙高的人，但是有人把他殺掉，拿走了箱子。」

「唔，」巴里摩說，「很有趣，誰敢這樣做呢？」

「所以我說這是好消息，」芬妮說，「沙高的手下，應該也等於是加丁奴的手下，假如爲了那隻箱子而來的人，就必然知道薛先生是什麼來路了，還有誰敢去碰他呢？」

「除非是加丁奴自己派去的人。」巴里摩說。

「你猜對了，」芬妮說，「祇可能是加丁奴自己派去的人。因此亦即是說，加丁奴已開

始懷疑沙高了。他已另外派人來追究此事。

「因此，」巴里摩說，「那隻箱子，是會到加丁奴本人手中的！」

「是的，」芬妮說，「而且還是連同封條，未有打開過的。你說，這是不是一件值得慶祝的事情？」

「這果然是一件值得慶祝的事情。」巴里摩說。

「那麼，你還不開始慶祝？」芬妮說。

「現在開始了。」巴里摩說。

於是此時，就變成不單是巴里摩主動與芬妮親熱，而是芬妮亦主動起來了。這一次，他們的親熱是熱烈而美滿的，而結束之時，亦是美滿的。

後來，巴里摩嘆一口氣：「寄出去了沒有？」

「寄出了什麼？」芬妮問。

「那張冥王的請柬。」巴里摩說。

「寄出去了，」芬妮說，「後悔嗎？」

「也沒有所謂了。」巴里摩說。

那張請柬果然寄出去了，而加丁奴亦收到了。這張請柬就放在加丁奴的面前，加丁奴用手摸着。加丁奴是一個老人，相信總有七十歲了，也許，一個人老了，他身邊的人總會以爲他是可欺的，就會心懷不軌，也圖謀不軌。但是有時人却不是可以用年紀衡量的，而且年紀老的人經驗豐富，也是特別工於心計的——直至到了返老還童的階段，又會很健忘了。加丁奴則是還未到這個階段，雖然他的頭髮已全部變成了銀白色。

沙高進來了。沙高則是比他年輕二十年，一個自認爲很有謀反資格的人。沙高說：「加丁奴先生，你叫我嗎？」

「是的，」加丁奴遞上那請柬，「你看看這個，是你弄的嗎？」

「是的，」沙高說着接過來看看，「媽的，那傢伙，居然……還寄回來給你！這是挑戰！」

加丁奴格格地笑：「我是冥王嗎？」

沙高也微笑：「這樣做，比較有氣派。沒有人能夠偷加丁奴先生的東西而活下去的。他們等於是與冥王有了約會！」

「對，對，」加丁奴說，「偷我的東西的人，就是等於與冥王有了約會。不過我一直在

奇怪，怎麼你把他們殺了一個又一個，紅寶石却沒有找回來呢？」

「找到了的人，手上沒有紅寶石，就殺掉了，」沙高說着，也不安起來，不過表面上並沒有顯露，「這是必須的。加丁奴先生失去了東西，面子上已經不好過，而這些東西，還是送去給一位生意上的朋友作爲貨欵的，朋友却收不到，這是更加沒有面子的事情。一定要有屍體出現，作爲警誡！」

沙高一面說，一面看着加丁奴的桌子上。那裏放着一件東西，乃是給一塊絨布蓋着的，由於不知道絨布蓋着的究竟是什麼東西，所以沙高極不放心。

加丁奴此時才伸手把絨布一掀掀開了，就像是在表演魔術似的。露出來的就是那隻箱子。沙高一看，就臉都青了，特別是因爲他看到，那隻箱子的封條是完整的。

「我派人把箱子找回來了！」加丁奴勝利地說。

「我……我不明白，」沙高說，「我本來已經派人拿到了這隻箱子，但是有人殺死我的人而奪去了箱子！」

「是我叫人去做的。」加丁奴說。

這一點，沙高大概亦是猜到了，因爲正如芬妮所講的，除了加丁奴親自派去的人之外，

還有誰敢捋虎鬚呢？

加丁奴把箱子拿起來搖一搖，說：「我不覺得這裏面有紅寶石，但是封條是你封的，你打開來看看就知道了！」

「但——」沙高說，「那些人搶去了箱子，沒有可能不打開來的！」

「也許我們碰到的是非常聰明機警的人，」加丁奴說，「打開來吧！」

加丁奴身邊是有保鑣的，而沙高則是一個人進來。加丁奴這樣一講，保鑣就拔出槍來對着沙高。而加丁奴又再度命令，「我說打開來！」

沙高用發顫着的手拿起箱子，一面仍吶吶着說：「也許——這封條是僞造的！」

「我已經驗清楚了，」加丁奴說，「不是僞造的！現在，我最後一次對你說，打開來！」

沙高衹好把封條撕去了，然後扭動箱子的號碼鎖。

他的手發顫得更厲害，但是他不能夠說他不知道開鎖的號碼，因爲這箱子是由他封的，號碼亦是由他定的，本來的計劃就是當對方收到箱子的時候他就把號碼相告，以使對方能夠把箱子打開。

他終於開了鎖，把箱子的蓋掀開了。

箱子的裏面是空的，果然沒有紅寶石。
加丁奴說：「你眞笨！你起碼也應該在裏面放一些假的，或者甚至放幾塊石頭呀！」
「加丁奴先生，你請聽我解釋——」
「也許你是沒有時間，」加丁奴說，「你祇有時間把裏面的東西偸走，而沒有時間在裏面放一些代替的東西！」
「請聽我說，加丁奴先生，」沙高發抖得像站不住脚，隨時要倒下來似的，「我是因爲一時手頭不便，所以——所以——」
「這種事情，是沒有解釋的，」加丁奴嚴肅地說，「事情做了，就是不值得原諒了。任何理由，都是不值得原諒的！」他把箱子的蓋子一蓋蓋上了。
這就是一個暗號，他的保鑣立即放槍，槍彈從兩個方向射進沙高的身體。
由於槍彈是從前面斜斜地射來的，所以撞力就使沙高跌向後面，而因爲槍彈是從左右兩邊來的，他不能跌向左也不能跌向右，身子祇是打轉起來。
在開槍之前沙高是向加丁奴一伸手的，他究竟是要做什麼就不知道了，總之他這隻手就祇是抓着了那隻空箱子。他抓着空箱子打了好幾轉，倒在地上，掙扎了幾下就不動了。他的

手，却還是緊緊抓着那隻空箱子。

加丁奴冷笑道：「使盡詭計，結果還不是祇得到一隻空箱子？你以爲我太老，其實是你太老了，那些紅寶石並沒有在黑市市場上出現，我就已經可以猜到實在是誰偷的了！尤其是你叫人這樣大開殺戒。也許你不知道，那些紅寶石，我已經叫人從你的家裏找回來了！」

加丁奴是說出來了，但是沙高則是仍然不知道，因爲沙高已經死去了。

加丁奴揮揮手，說：「把他帶走，燒掉。這個人不能再存在於世界上，連屍體也不要存在！明白嗎？」

他的其中一個保鑣出去，帶人進來，把沙高的屍體放到一隻布袋上。加丁奴把那張請柬也丟在沙高的身上，說：「這個也燒掉，他去報到，是用得着的！」

那些人也連同那張請柬走了。

加丁奴則拾回那隻箱子，格格地笑着，自言自語地道：「咯！祇用一批紅寶石，就可以試出什麼人是忠於我，而什麼人是不忠於我的了！」

另一方面，三天之後的中午，巴里摩與芬妮又一起在另一間酒店中醒過來。他們是一直都在流動着的，天天都換地方，每間酒店祇過一夜。

巴里摩說：「我看，加丁奴的事情，是也需要有一個了結的了。我們已經等了幾天，我相信，他的內部問題，是應該已經解決了的！」

「是的，」芬妮說，「假如還未解決的話，那麼，他這個人也算是老得昏了！」

「那麼，我們就出動吧。」巴里摩說。

「出動？」芬妮說，「到什麼地方去？」

「今天晚上，」巴里摩說，「加丁奴先生會出席一個慈善時裝表演會，妳知道，他還有一個身份，乃是社會名流，他是慈善家呢！」

「但我們仍是很難接近他的。」芬妮說，「他的身邊有保鏢！」

「我有我的辦法，」巴里摩說，「妳不是說過，我是一個好手嗎？我的確是一個好手。我們需要作好一些準備！」

那天晚上，加丁奴果然出現在那個慈善晚會上。

這是他少有的公衆場所出現，但是他始終是要出現一次的。因爲，假如他永遠隱居起來的話，那他活着也是沒有什麼意義了。

巴里摩也出現在那個地方。芬妮開來了一部車子，他們下車走進去。但是祇是進得停車

場而已，因爲這裏的貴賓都是非富則貴，保安很嚴密，是閒人免進的。

巴里摩和芬妮祇是到達了加丁奴停在停車場中的車子。此時，他們兩個人都是沒有化裝了。

加丁奴的車子亦是有一個保鑣和司機在看守着，普通人也是不容易接近的。

巴里摩走去摸摸車子，那個保鑣立即走過來推開他，說：「唏，別攪！」

「這是一部很美麗的車子，」巴里摩說，「我祇是想裝炸葯把它炸掉！」

「這人喝醉了！」司機說。

巴里摩把手上的一件東西交給那個保鑣，說：「你看看這是什麼？」

那保鑣接過來一看，臉也青了，因爲那是一隻引爆器，假如有炸葯，就可以引起爆炸。他說：「你是瘋的！」

「這個地方已經給我埋下了炸彈，」巴里摩說，「我祇要一按掣，就會炸掉！」

那個保鑣以快如閃電的動作拔出槍來指着巴里摩。巴里摩說：「別開槍，你拉開我的衣服，看看我的身上有什麼？」

那保鑣解開巴里摩的上裝鈕子，看見原來裏面縛着一支一支的炸葯。芬妮在旁邊甜蜜地

微笑道：「假如你開槍，就連你也一起炸掉，亦沒有人能夠制止整座建築物爆炸了！」

「你是瘋的！」那保鑣說，「你究竟想要什麼？」

「我要見加丁奴先生，」巴里摩說，「你叫他出來！」

「沒有人能叫加丁奴先生出來見他的。」保鑣說。

「你想我引爆嗎？」巴里摩說，「你試試進去通傳一聲吧。我叫巴里摩，我相信他會要見我的！」

那個保鑣是聽過巴里摩這個名字的。

他說：「你不要亂來，我進去告訴加丁奴先生！」

「我不會亂來的，」巴里摩說，「我不過是要跟他談談吧了！」

那個保鑣匆匆進去了。裏面正很熱鬧，加丁奴正穿着晚禮服，周旋於賓客之中，看來是一個十足十的善心老紳士。保鑣對加丁奴耳語一番，把情形相告。加丁奴的臉容沒有改變，但是沉默了幾秒鐘，然後說：「叫他等我二十分鐘，我這裏一時走不開！」

這個保鑣出去了，加丁奴則立刻把他的另一個保鑣叫出來，吩咐了一番。這另一個保鑣匆匆從後門出去了。

巴里摩與芬妮就在加丁奴的車子的旁邊等着。他是不喜歡等二十分鐘的，但是似乎沒有其他辦法。

而在二十分鐘之後，加丁奴果然準時出來了。

加丁奴年紀雖大，却仍是很威武的，也許就是因爲他年紀大，所以更有一種威武懾人的力量。

加丁奴說：「巴里摩先生，幾十年來，你是我碰到的第一個最大胆的人！」

「你的左右手沙高又如何呢？」巴里摩問。

「他已離開了我們，所以他祇能排第二！」

「我很高興你解決了這件事情，」巴里摩說，「我猜，你現在知道你的紅寶石不是我偷的了！」

加丁奴說：「你想要什麼？」

「我祇是要來拜見你一次，」巴里摩說，「請原諒我用這樣的方法，但是假如不是這樣，我是見不到你的。而我與你見面，別人沒有機會看到，因此應該也是無損你的聲譽的。」

「你想要什麼？」加丁奴再問一次。

他的保鑣說：「朋友，老板問你問題，你就不要扯東拉西，你直接回答！」

巴里摩說：「我是在想，你現在不需要殺我了！」

加丁奴淡淡地微笑：「你沒有拿走紅寶石，但是那些現欵呢？」

「我分的那一份也不多，」巴里摩說，「我可以分期還給你！」

加丁奴又微笑：「搶別人的來還我？」

巴里摩聳聳肩：「錢總是從一個人的袋裏流到另一個人的袋裏的了，不會是自己印出來的，我能夠交給你，你也不需要研究是什麼來路吧？」

加丁奴仍然微笑着：「你送上門來，我現在就可以把你殺掉！」

「我身上有炸葯！」巴里摩說。

「我才不相信這是眞的炸葯，」加丁奴說，「我活了這許多年，許多詭計都見過了。假如你的身上有眞的炸葯，那你怎麼逃呢？你開車走，我們給你一槍，你就全車炸掉，而那時我也不在你的身邊，不會遭殃。至於在會場裏埋了炸彈，我也不相信。因爲這是不可能的事，這裏早有保安人員查驗過的！」

「你看穿我了，」巴里摩說，「但你不會在這裏殺我吧？有人會看到，而且，加丁奴先

生出現過的地方有人被殺——這是一個上流社會的地方，給人的印象是不會好的！」

「這才是眞正的原因，」加丁奴說，「你知道我是不會在這裏動手的。不過，你的胆子還是眞大！」

「請原諒我，」巴里摩說，「我不想逃亡，不想殺死追來的殺手，到最後我是一定被殺的，所以我希望你能接受我的請求，我會把錢分期還你，這是誠意的！」

加丁奴撫着下頷考慮，而他的保鏢亦不敢參加意見。

後來，加丁奴又微笑，說道：「巴里摩先生，你以前是幹什麼的？」

「做情報工作，」巴里摩說，「不是正式受聘的。」

「怪不得了，」加丁奴說，「你是一個好手。」

「我提出來的條件，你接受嗎？」巴里摩問。

「有一個條件，」加丁奴說，「那些錢，對我來說也不算是什麼大數目，我可以算了，但是，你要爲我工作，我是需要一個好手的。」

「我可以考慮幾天嗎？」巴里摩問。

「唔，」加丁奴說，「這也是一個好手的作風，重要的決定，是不能馬上就作出來的。

考慮一星期夠了嗎？」

「也夠了。」巴里摩說。

加丁奴伸手進袋裏掏出一張名片，說：「一星期之內，打這個電話可以找到我，但是一星期之後就不能了。」

「很好！」巴里摩把名片接了過來。

「還有其他問題嗎？」加丁奴問。

「我祇是有一個小小的請求，」巴里摩說，「呃——我可以跟你握手嗎？」

「很好，」加丁奴伸出手來，與他一握。

「再見，加丁奴先生，」巴里摩說，「我相信我是會打這個電話的。」

他帶着芬妮走了，上了一部車子開走。

加丁奴的一個保鑣說：「唏，他們並不是用他們來時的那部車！」

「我知道，」加丁奴說，「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他早就把一部車子開來，在這裏放下了，然後才開另一部車來，因爲他怕我會在他的車子上做手脚，也眞可惜。」

他們站在那裏，看着巴里摩的車子走遠了。而在車中，芬妮向巴里摩埋怨道：「你怎麼

了？加丁奴向你作這樣的提議，你也說要考慮？」

「是的，」巴里摩說，「因爲我不打算接受！」

「你不打算接受？」芬妮詫異地說。

「妳沒有注意到加丁奴根本沒有提起過妳嗎？」巴里摩說，「他要用我，而不要用妳，那即是說他要殺妳，他要殺妳，也即是要殺我了。假如我答應，他會要我立刻跟着他，那麼我就會落在他的手中，任由魚肉了！」

「那麼，」芬妮說，「我們要繼續逃走了？」

「用不着了，」巴里摩說，「祇要加丁奴一死，就不會有人追我們。」

「你逃走都沒有把握，」芬妮說，「還有本事殺死加丁奴？」

「我已經殺死了他，」巴里摩說，「我的手上是戴了手術手套的，手套上有接觸性的劇毒，所以我要和他握手。他的手上沾了毒葯，他是死定的，假如妳摸摸我的手，妳就也要死了。」

芬妮連忙挪開身子，盡量遠離他。巴里摩又笑起來：「妳放心好了，我是很小心的。我等一會會把這車子開進水裏，我們自己也浸一浸，水把毒葯洗去了，我們就不會有危險了。」

他看看腕錶，又說：「現在，加丁奴大概也要倒下來死掉了！」

他說得沒有錯，這個時候，加丁奴還是與他的二個保鑣和司機一起在車子的旁邊看着，雖然巴里摩已經遠去，不見了。

加丁奴忽然一陣劇烈的抽搐，就站不住而倒下來。他的保鑣連忙把他扶住，另一個則匆匆跑進裏面而去找醫生。這樣一個盛會，賓客之中是必定有醫生的。

加丁奴吶吶着說：「他與我握手……毒葯……他要殺我……」他沒有說完，就不動了。

醫生趕到時，加丁奴就已經死掉了。

加丁奴的一個保鑣望着遠處，低聲說：「他們雖然換了車子，我還是裝了炸彈。這裏的車子都是知名人士的車子，很容易看出哪一部是他們準備換用的。」

果然，就在此時，遠處橙色的光一閃，好像行雷似的爆炸聲傳來。沒有錯，巴里摩與芬妮坐着的車子也爆炸掉了，那爆炸品就是加丁奴吩咐另一個保鑣去裝的，他要二十分鐘才出來，就是要拖夠時間做這件事情。他必須把巴里摩也殺死，不然就不能保持他的聲譽。巴里摩是一個一流的好手，加丁奴有的則是多年的經驗，他們兩個都沒有贏。

那爆炸是非常之强烈的，巴里摩與芬妮及車子都炸得完全不見了，而且路面也炸破了一

大塊。但是很奇怪，有一件東西却是完好的，就是一張紙，在爆炸過後，從空中冉冉飄落下來。這就是巴里摩留起來，準備作紀念品的冥王請柬。他死去了，到冥王那裏去赴約了，却沒有把請柬也帶去。但是那個地方也是不需要請柬的。

（本篇完）

創藝叢書・多采多姿

三個精彩中篇小說

馮嘉先生的奇情小說不用多作介紹，本書收集的三個中篇小說是他近期新作，內容曲折離奇，非看到最後階段難知結局。這三個故事分別是：“**銀狼・屠場醫院・冥王的約會**”，保證你會滿意！

每本港幣十五元